

跋涉者的足迹

■ 六盘水师范学院 编



《跋涉者的足迹》编委会

主 任：周斯弼 何 林

副 主 任：蒋承云 傅亚频 董明建 彭望书 程绪权

黄保红 李 志

责任编辑：费 虹 卢香宇 刘付华 杨永贵 龙尚国 陈开政

发行时间：2018年9月

开 本：(170 x 240 mm) 1/16

印 数：3000册

字 数：160千字

准印证号：(六盘水)字第2018008

印刷单位：六盘水美通彩印有限公司

在历史的浪花中前行

——《跋涉者的足迹》序

■ 周斯弼

40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对个体生命来说，则是人生的大部，是黄金时段。于一所高校来说，40岁却只能算一个正在成长的青春少年。六盘水师范学院1978年开始办学，从大专班到专科学校再到本科院校，从无立锥之地到占地1310亩的“贵州最美大学校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建校到现在，学校累计培养了3万余名毕业生，他们如一粒粒饱满的种子，在乌蒙大地乃至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一代一代师院人的持续奋斗中，

不仅学校的发展渐入佳境，而且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创业者的精彩故事。

正值建校40周年之际，学校决定编辑出版《跋涉者的足迹》，约请曾经或者正在为这所学校添砖加瓦的师生和校友撰写文章，回顾那些艰苦创业的青葱岁月，整理那些难以忘怀的感人故事，目的就是希望记录下全校师生一路跋涉、励精图治的奋进与拼搏，记录下学校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沧桑变化与旧貌新颜，记录下发生在师生之间的那些生动瞬间与感人故事，以从中汲取养分，传承精神。

这一行动得到全校师生和校

友们的积极响应。如今,稿件已经汇集成册。从来稿看,作者中既有还在为学校改革发展献计出力的教职员工,也有为学校建设倾尽心血的离退休人员,更有许多事业有成的优秀校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或回忆一个个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温情故事,或讲述一段段学校建设过程中的生动历史。从《蜕变——六盘水师专诞生记》一路读下去,这些充满温情的文字,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家国情怀,无不体现出我们的师生员工和校友们对学校的理解与包容,热爱与奉献,读来让人感慨万千,心中全是幸福和感动。

宋代诗人黄庭坚有诗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是一部写实散文集,虽然也有记录史料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史料。里面涉及的一些人和事,由于视角不同,加之时过境迁,不一定记得那么清楚明白,可能会与真实情况有些许出入。既然是一本以体现“跋涉者的足迹”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没有必要去考证文本之中的细枝末节,需要我们记住的,应该是作者对逝去岁月的那一份浓浓的情感。

40年来,我们在艰难曲折中前进,在峰回路转中攀登,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流过失意的眼泪,但我们始终不变的,是在奋斗中形成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这本集子当中,并还在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建设区域性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必须大力传承这种精神,弘扬这种精神,践行这种精神。

昨天,一路披荆斩棘走来;今天,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明天,改革发展任务非常繁重。我们不能总是陶醉于过去,而必须以更佳的状态奋力开创未来。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社会各界的热情相助,有广大师生的群策群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六盘水师范学院一定能够越办越好,一定能够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征程中,还会激荡起更多豪情飞溅的浪花,还会有不少生动的故事发生,而这一切,都是值得珍视和珍藏的。

让我们扬起远航的风帆,向着既定的目标继续前行!

【作者简介】周斯弼,男,六盘水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踏石留印

我想,虽然我们难得有闲暇时光聚在一起去回顾那条共同走过的路,但在内心深处,一定有某些共同的时刻,以一种珍视的心情,轻轻抚摸那段往事,因为在那里藏着我们美好单纯的企望,藏着一段美丽的青春岁月。

——费虹《往事并不如烟》

蜕变

——六盘水师专诞生记

■ 王文楷

裸身三载

有人曾用筚路蓝缕来形容六盘水师专办学情况,并不太确切。筚路蓝缕,是指穿着破旧衣服拉着柴车前行,形容创业的艰辛。创业虽艰辛,但还有破旧衣服穿,还有劳作的工具柴车。而六盘水师专诞生三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更无自己的教职工,裸身三载,才有立足之地。

1964年国家“三线建设”,六盘水要建煤炭基地,以保障西南“三线建设”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能源需要,国务院将煤炭资源富集的贵州省安顺地区的六枝、兴义地区

的盘县、毕节地区的水城划出,成立六盘水地区,建设以煤炭开采为主,钢铁等建材为辅的能源原材料基地。1978年12月1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六盘水市,为贵州第二个省辖市。虽为省辖市,但下辖三县都是此前三个地区的边缘县,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总量和质量都不高。教育更是全国和全省的后进地区。

鉴于多年来中学教师缺额较多,1977年恢复高考,中央决定兴办一批师专,实行二年学制,“短平快”培养中学教师。当时,贵州省中学教师缺额更多。《贵州省教育志》记载,1977年全省有初中1404

所,仅有教师9646人,每所初中平均不到7人。全省有初中在校生1140540人,每个教师平均学生数为118人。六盘水地区中学教师缺额更大,而且学历达标率低。1978年统计,六盘水有初中教师2636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仅235人,只占8.9%,高等学校肄业的42人,占2%;高中、中专毕业的1272人,占48.3%。中专、高中肄业的1087人,占41.3%,就连当时即将成为省重点中学的水城特区一中(今六盘水市一中),部分教师还是当时两年制本校高中毕业后留校和从小学选拔的。

1977年11月全省科技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为尽快解决初中教师的缺口问题,各地区(市、州)筹建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先以贵阳师范学院戴帽大专班的名义进行招生,再逐步向教育部申请批准建立师范专科学校。

这一喜讯,让六盘水人无比兴奋。但兴奋之后,面对落后的教育基础设施,一些人又感到茫然。要在六盘水大地上办师专,在何处办?校园、房屋、教师在何处?六盘水地委、地革委拍板:“办,坚决办!不能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

遇!”当时说服人们的话是:省里决定,我们要坚决服从,六盘水不能老落后于别的地区。流行的口号是:有条件要办,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办。有领导还提出要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精神来办。地革委同意地区教育局的方案,选择三个特区(含厂矿)中办学条件相对较好的中等学校分别招收三个班的学生进校学习。经过比较,按省科教办下发的1977年大专班招收计划,分别在盘县特区师范学校、六枝特区师范学校、六枝矿务局中学招收了中文、数学、物理三个专业135名学生,并按国家要求于1978年3月准时入学。这批学生称77级,是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六盘水师专前身)的首届学生。经过一年半紧张学习,1979年秋毕业。这是六盘水市自己培养的首届大学毕业生,市里对他们的分配很重视,多数都分配到全市急需的中学任教,且多数安置在县城和厂矿企业的中学。

按国家招生政策和省里下达的招生计划,1978年秋,学校继续在盘江矿务局高级中学招收了数学班和物理班,在水城矿务局中学

招收了化学班,在六枝矿务局中学招收了英语班;1979年,又在六盘水市第一中学和六枝矿务局中学各招收了一个中文班,在六枝矿务局中学招收了物理班,在六枝特区师范学校招收了数学班,在水城钢铁厂技工学校招收了化学班,在盘县特区一中招收了英语班。学制都是两年制,三年共招收了604名学生。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从1966年停止高等学校通过文化考试招生之后,中学也因“文化大革命”停止办学,大批高中和初中学生先后“上山下乡”,成为“知青”,史称“老三届”的初中、高中生在农村参加劳动的很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大约在1700万人左右。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中央在恢复高考以后,在报考年龄上放宽,在学历上允许高中同等学历的人报考,在政审时主要看本人的表现。录取时先要达到文化考试的录取分数再根据情况择优录取。因而这时六盘水师范专科班的学生年龄在17至35岁之间,学生入学前的身份也较复杂,有“文化大革命”前“老三届”的高中、初中生,也有中、小学代课教师,还有工人、

干部、农民和社会青年。据统计,六盘水师范专科班1977级的学生中,有50%是中、小学代课教师。

六盘水师范专科班尽管是裸身办学,但承担了办学任务的各学校,都很重视这次办学的机遇,拿出了浑身解数,创造条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这些学校在研究任课教师时,都是从学校现有的教师中反复比较,选择相对能胜任大专教学工作的教师担任各专业的教学任务。从全省比较,担任大专班教学任务的许多教师也是上乘的。比如,在六枝矿务局中学开办的1977级物理班,任教的三名教师,都是在六盘水市内物理学科上的顶尖人物,在省内物理学科上也有一席之地:刘纯斗是贵州省特级教师,后为六枝矿务局中学校长;张启元本来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工作,因支援“三线建设”来到六枝矿务局中学,是贵州省特级教师,后为六枝矿务局中学的党总支书记;王宝,在六盘水师范专科班集中办学后,调入六盘水师范专科班任教,1982年被提拔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又如,当时没有教材,承担办学任务的学校便发动教师通过多种渠道找有关书

籍材料,确定教材。有些学校难以找到合适教材时,托人到高校买一套讲义来,用手工刻印发给学生。

当时,六盘水大专班采取的管理模式是:市教育局只保管公章,其它工作都由各承办学校负担。这样,管理模式花样百出,各有自己的战法,各自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分散办学模式,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也留下了后遗症。比如当时发放的毕业证书不按国家规定样式,在市场上随意购置;学生毕业政审鉴定由各学校自行组织进行,加盖的是各中等学校的公章,给一部分毕业生带来了不少麻烦。1987年一位在安徽工作的毕业生学校写信,哭诉他在安徽省申报职称时遇到的麻烦。安徽省在评审职称时认定他的毕业证书是假证件,后又查阅他的档案,发现档案中的审查结论盖的公章是一所中等学校的公章,认为他的大专学历是假的,他讲过了多少次六盘水师范专科班的特殊经历,但别人不相信:哪有中学办大学的道理?他只好向学校求助。时任校长王文楷读到这封信后,淌下了泪水,感到当时裸身办学时的不规范,带给毕业生是何等的后患和痛苦

啊。王校长便亲笔写信安慰他,又以学校名义向安徽省有关部门写信说明了六盘水师专裸身办学的情况,为当时缺乏大学管理经验检讨了在学生鉴定表和发放毕业证书未按国家规定的不足。随后,叫学生科及时换发了六盘水师专按国家规定制作的毕业证书。对以后出现的类似情况,都给予换发了符合国家规定的毕业证书。

裸身三载办大学,在贵州省是独此一家。就全国来说,也没有听说过。六盘水师专的领导在参加全国师专的有关会议时,与会领导、专家对六盘水师专的办学情况很惊讶,世上竟有如此办大学的事儿。在贵州师专开会交流时,一些师专的领导听到六盘水师专如此介绍,开玩笑式地戏称:六盘水师专这样裸身办大学,是该颁发解放思想、艰苦创业奖章才对啊!

集中办学

在六盘水专科班裸身办学的三年里,贵州省其他八个地州市的师范专科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在校园建设、硬件设施、师资配备、学生管理等方面都补齐

了“短板”，大步向前发展，或创造条件争取早日“脱帽”，或在“脱帽”后再上台阶。1978年4月26日，教育部明确了贵州省恢复和增设遵义师范专科学校、黔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兴义师范专科学校、铜仁师范专科学校、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以贵阳师范学院专科班名义办学的安顺、贵阳、毕节，也都在加快步伐，争取早日“脱帽”。之后省里专门成立了高教办公室，管理高等学校。在分配物资、经费时，连校址都没有的六盘水师范专科班常被排之于外，再不努力就有停止招生的可能。严峻的形势迫使六盘水市坐立不安。1979年12月5日，市教育局根据贵州省教育部门关于六盘水师范专科班从速创造条件集中办学的要求，向六盘水市委、市政府提出，把裸身办学的六盘水师范专科班集中办学。当时的设想是，集中在市中心西南明湖村对面办学，请求将原修建于水城河边的六盘水地区师范学校（后被地革委征用为招待所）校园和教学楼退还市教育局，作为六盘水师范专科班集中办学校舍。市政府很快同意，房屋清退移交工作很快完成。

1980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任命李超为六盘水市委第一书记。李超在黔南任职时，经历了黔南民族师专创造条件、奋斗拼搏的“摘帽”过程，深感六盘水高等教育与省内各地、州、市的差距太大，下决心尽快集中办学，并在干部配备、师资选拔上要尽量给予照顾。1980年6月17日，六盘水市政府明确1980年11月15日至17日将六枝特区师范学校代办的数学班、水城特区一中代办的中文班集中到明湖村对面的水城河边办学。六盘水师范专科班集中办学的筹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向前推进。1980年7月，六盘水市教育局成立六盘水师范专科班集中办学筹备小组，从市教育局抽调5人，陈厚恩为筹备组长。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还在筹备小组里建了临时党支部，由陈厚恩任临时党支部书记。

这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大学，终于有了自己的校园。

1980年10月，市委任命原盘县特区一中副校长谷平为六盘水师范专科班校长，又陆续调入教职工25人，其中专任教师8人。同年11月17日，原分散在六盘水市一中的1979级中文班、六枝特区师

范学校的1979级教学班和1980年秋新录取的1980级中文班和物理班学生高高兴兴来到于明湖村北面的水城河边校区学习。这一天,水城河边六盘水师范专科班的校园里张灯结彩,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新旧大学生们都喜气洋洋,互相问候祝贺,有的还兴奋地到自己的教室里坐在座位上感受一番。校长谷平乐呵呵地忙得满头大汗,一会招呼市里的客人,一会叫教职工安排好学生的生活。这时,校园只有3450平方米(约合5亩),一幢才2100平方米的教学楼,既是教室、学生寝室,还是行政办公室和教师办公室,有一个748平方米的食堂(连厨房),一个在河边的20平米的简易厕所,一个篮球场,门边有数间油毛毡和石棉瓦盖顶的几间干打磊房,当作门卫室和单身教职工宿舍。弹丸大小的校园,陈旧的房屋,插上了几杆红旗,贴上几幅标语后,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处处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毕竟这里是六盘水第一所高等学府。教职工们更是异常兴奋,他们乐在心里:大学不再乎有没有高楼,而在乎有没有大师。有的人还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例子来自我

安慰。

集中办学后,六盘水师范专科班变化不断。

一是市委高度重视集中办学后学校领导班子的建设,很快配齐领导人员。1981年2月14日和23日市委连发两个文件,抽调长期担任过水城县中学和水城特区二中校长的李应华担任第一副校长,任命王正国和董赘立为副校长(后又于1982年明确王宝为副校长)。同年3月20日,中共六盘水市直属机关委员会行文同意建立中共六盘水师范专科班支部。

二是省高教办承认了这所学校的存在,立上了“户口”,享受着和其他地州市师专的同等待遇。1981年秋,省高教办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听到学校汇报后,看到学生宿舍和教室就在一栋楼里,教师还住石棉瓦和牛毛毡盖顶的简易工棚。回到贵阳后立即向高教办主任耿万青同志作了汇报。耿万青原在六盘水地委书记,排位在第一书记贾林放之后,他了解六盘水的情况,当即从省高教办高等教育经费中拨出10万元,六盘水市政府配套了17万元,共27万元购买了原婆婆桥边市农业局的办

公用房和职工宿舍,作为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

三是市政府对师专经费上给予了一定的倾斜。市政府拨出专款,为学校购置了一台贵州产的面包车,作为教职工上下班和学校公务用车;为了保障学生食堂的正常运转,又购置了一台解放牌大卡车,作为食堂生活用车。一个两百名学生的学校能有两台车,在当时六盘水教育界还是首屈一指的,许多学校都异常羡慕。当时已列为省级重点中学的享受县团级待遇的六盘水市一中也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接送家住在黄土坡的校长到水城老城边上马鞍山脚的校园上班。

四是省、市都重视学校教职工的配备。在听取了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汇报后,除从省里大学毕业生中直接分配给学校教师外,又从市里有关学校和机关抽调了部分人员充实教职工队伍。到1983年,教师就从1980年的8名增加到42名,职工也从17人增加到40人。对少数课程缺额教师,市教育局、学校领导出面从机关大学毕业生中借用。比如当时紧缺英语教师,市教育局局长王文楷到处打

听,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得知水城矿务局大河边煤矿家属区有一位专门人才,就亲自找到这人询问情况。了解到该同志在解放前曾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代表团赴美谈判的翻译,还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官员,解放前起义后失去联系,难以找到证明人,现在家赋闲。但这人年纪大,经过多次动员后,该同志表示愿意在年迈之年作些力所能及的教学工作。王文楷便找市委市政府领导反映,得到市委书记谢养惠的大力支持后,便请求市政府将此人录用到师范大专班教英语。1983年冬,王文楷在师专调研时,尽管大雪纷飞,这位教师虽年迈,一进教室,就脱了大衣,摘下帽子,一板一眼地教学。经了解,全校师生都称赞这位教师教学负责,赞扬他在讲课时注重礼仪的文化素养。

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校长李应华发现,有两名年纪较大的教师,都是他在任中学校长时执行“左”的路线,直接处理过的人员,互相之间有较深的鸿沟,结下了积怨。一位是因出身不好,“反右倾”时作为“拔白旗”的对象,由他主持进行过多次批判。附后,他多次找这位

教师谈心,很快消除了隔阂,这位教师愉快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后来,这位教师被中共贵州省委授予先进个人称号,被提拔为教务处副处长。另一位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中学任教时,李应华任校长,李执行县委的有关“左”的指示,把这位教师划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出狱安排到师范专科班任教。李应华知道这位教师学识丰富,也多次主动找其谈心,检讨过去“左”的错误,这位教师深受感动。他讲授的音韵学方面的知识,让学生大开眼界。

在集中办学初期,学校离市中心区黄土坡有2公里多,离六盘水火车站也有不近的距离。每有新教师分来,学校都热情接待,尽量安排好食宿。如时任总务科长的王珍荣亲自雇马车去火车站为新教师运输行李。学校设法在学生食堂里,专门为教师炒可口的小菜,让教师围桌就餐,吃得开心。

在1983年之前,学校经费拮据,无钱购买理化实验仪器,物理班和化学班的实验课无法在学校开设。学校便通过各种渠道,与设有理化实验室的毕节师范专科学校和水城钢铁集团公司技工学校

联系,由理化老师带队到这些学校上理化实验课。学生们常说:“我们这些‘游击战’的实验教学,也同样使我们学到了知识。”

获批立校

1978年在各地州市纷纷设置师专或贵阳师院专科班时,贵州省委就明确各地州市师专或贵阳师院专科班管理体制为省地共管、以地州市为主,学校干部按省二级局配备。六盘水由于是分散办学,对这一问题也就没有认真研究贯彻。1980年各地州市师专(专科班)老是在管理体制和干部配备上有些关系纠缠,1980年10月1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在批转贵州省高教办、教育厅《关于将全省师专(专科班)由高教办统一管理的请示报告》中,正式明确各地师专(专科班)实行省高教办和各地、州、市双重领导,明确了职责。1981年10月,中共贵州省委在批转省委组织部、文教办《关于我省各师范专科学校领导干部的管理和隶属关系的请示报告》,对省内各师范专科学校领导干部的配置、管理和机构设置又提出明确要求。六盘水师

范专科班由于还是“戴帽”办学,且又才从“裸身”到集中办学,六盘水市也就没有认真去研究贯彻。

1983年秋,省里对六盘水市党政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调整。省冶金厅厅长谢养惠调任六盘水市任市委书记,水城矿务局总工程师杨志鹗调任中共六盘水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新的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认为发展六盘水市经济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把六盘水师范专科班“摘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84年3月20日,贵州省委办公厅《转发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改变各地、州、市师范专科学校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通知》再次明确,师专仍由省地共管,省管教学科研等业务工作,其余的均由各地、州、市管理;师专相当于省厅局的二级局,领导干部配置要按“四化”方针执行,党政正职各地州市考核后要报省委宣传部审批;师专机构设置要按精简原则,干部要按“四化”标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李鹤泉批示,六盘水师范专科班班子按此文件办理。继后,市委专门讨论了六盘水师范专科班的设校问题。并于4月26日,调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

副校长田普雨任六盘水师范专科班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同年7月17日,行文成立中共六盘水师范专科班委员会,并明确按省文件要求,六盘水师范专班由市委宣传部管理,再后又明确王宝、孙国祥为副校长。

市委、市政府针对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师资薄弱等问题,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把原六盘水地革委所在地的房地产大部划拨给专科班,土地约90亩;二是把在地革委旧址正在修建的六盘水市师范学校的教学楼(由省拨款,面积2690平方米),划拨给师范专科班,作为教学楼;三是将六盘水市教师进修学校合并到六盘水师范专科班,教师进修学校的11名教师及部分职工转到师范专科班;四是在招聘教师上为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大开绿灯,优先按许诺的招聘条件,满足招聘教师。据统计,到1984年底,共招聘各学科教师60人,其中讲师7名,中教五级以上人员25人,同时在校内安排招聘教师的家属或子女工作十多人。这年底,全校教职工总数达到188人。

1984年暑假,六盘水师范专科班开始从5亩多地的校区迁到

朝阳新村原地革委(市政府)机关所在地。

1984年下半年,为了专科班“脱帽”,省教育厅钟天生处长多次到学校调研,为“脱帽”出谋划策。

1984年底,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专题研究了六盘水师范专科班摘帽问题,形成《关于成立六盘水市教育学院、六盘水市师范专科学校的请示》。时任六盘水师范专科班党委副书记的田普雨,认为通过邮送渠道,文件运转太慢,便拿着市政府的请示,冒着严寒,跑到贵阳,到省教育厅找厅长任吉麟。当天任吉麟正在花溪开会,这位老头又马不停蹄赶到花溪会场,找到任吉麟,说了来意。任吉麟早就为六盘水师范专班“摘帽”犯愁,曾多次催促六盘水要抓紧解决贵州省最后一所师范专科班的“摘帽”问题。见到田普雨送来的请示,立即拔出插在中山装上衣口袋上的钢笔,签上同意两字,署上大名。田普雨又疾步赶回中山西路的省教育厅,在下班之前,盖上了省教育厅的公章。此时已经华灯初上。田普雨把盖上大印的请示折迭整齐,装进挎包,扣上,检查了两遍,觉得牢实后才乐呵呵地对驾驶员

说:“走,吃饭去,庆贺一下”。

当夜,田普雨在旅社里兴奋得无法安睡,他脑海里全是明天上午到省政府办公厅如何应对,省政府批准后学校又该如何发展。第二天早上,他驱车直奔贵北京路八角岩省政府大院。到了省政府大院才发现离上班还有半个多小时。大楼外显得有几分冷清。他索性就坐在省政府办公厅大楼门口的台阶上等待。突然,来上班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怀德发现了田普雨坐在台阶上,便跑上去握着田普雨的双手,说:“老田,你在这儿坐着多冷,走,到办公室去。”这两位从北方南下解放贵州的老战友,见面后格外高兴,好像有好多话说不完。坐定后,田普雨把要求省政府行文批准办师专的事简单叙述了一遍。刘怀德说:“这事教育厅有意见,好办,你交给我,我给你办。你就不要等了,贵阳冬天挺冷的。晚上我请你喝二两。”田普雨从挎包里摸出请示交给了刘怀德,说:“老刘,拜托了,我今天就赶回六盘水,学校还有好多事要办哩!至于喝酒,改天再陪了。”两位老战友寒暄几句后,田普雨当天赶回到水城。

1985年1月26日,省政府以(1985)黔府函34号文件下达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的批复》,同意在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师范专科班的基础上,成立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文件明确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设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史专业,学校规模为八百人,其中师专部四百五十人,学制三年,面向社会招生;教师培训部三百五十人,学制二年,培训对象主要是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的中学在职教师。两部招收

的新生,须分别参加全省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毕业考试合格颁发专科文凭。教师培训部按国家计划录取学生,不得再收取培训费。两部的基建、设备和事业费等由你市解决。”读着省政府的批文,田普雨流下了热泪。

六盘水市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就这样诞生了。

【作者简介】王文楷,男,曾任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六盘水文学院名誉院长。

往事并不如烟

——五年制小学教育办学历程纪事

■ 费虹

在六盘水师范学院办学历史上,曾经开办过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教育。这段历史时间不长,但在我心中,却是一段记忆深刻的往事。

2002年初学校筹建小学教育系,拟招收五年制专科小学教育专业,由当时在教务处任副处长的我和化学系的张凌峰老师负责具体组建工作。当时我和张凌峰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工作充满热情,感到不能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也不能辜负即将在这里度过5年时光的孩子们。我们在学校的领导下,查阅研究资料,向其他已开办五年制教育的高校学习,用心

谋划,遵照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根据五年制学生是初中毕业生,年龄小、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学制长、所学课程繁多等特点,结合高校和中学的管理模式,制定了一套严格而又不失人文关怀的管理制度。向学校汇报后,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肯定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学校将原归属数学系的三年制2000级、2001级小学教育理科班划归到小学教育系。当年考察接收了从六枝特区第四中学过来的地理老师刘兴荣,贵州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张华伟、张艳蓉和贵州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的龙剑,算是搭建起了一个基本的班子。我

因为在教务处还分管着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因此并不在小教系坐班,有事就过去办理。平时是张凌峰带着几位老师在进行日常管理。

2002年招收的五年制有小教理科、美术和体育三个班,分别由刘兴荣、龙剑任小教理科和美术班班主任,又请体育系支持,借用莫琰到小教系担任体育班班主任。通常大学的班级管理是学生自治式管理,比较宽松,班主任老师主要进行宏观调控,平时不坐班。为了加强对五年制学生的管理,我们要求班主任坐班,像中学一样管理班级,每天要到教室检查学生出勤和上课纪律,全面了解学生情况,及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刘兴荣性格沉稳,温和内敛。她是体育系邓杨老师的妻子,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调到了小教系;张华伟和张艳蓉原是我校数学教育专科班同学,专升本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后再次成为同学,并一道回到学校任教。张华伟性格比较活泼,快人快语;张艳蓉性格细腻,脾气较直率;龙剑温柔平和,说话轻言慢语;莫琰具有体育老师那种豪爽豁达与快意,也不失一位女教师的温柔善良,考虑请她来做班主任更

能镇得住体育专业的学生。我给莫琰一说,她就很痛快地说:“费老师,感谢您和张老师的信任,我愿意到小教系来当班主任。但要请您给付光黔主任说一声,只要他同意了,就没有问题。”于是我将小教系教师不够,要请体育系帮忙派莫琰任体育班班主任的想法给付老师说了,付老师当即表示支持。就这样,莫琰成了小教系的一名编外人员,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小教系进行班级管理。小教系的这些年轻人,刚一进来,就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他们性格各异,但团结友爱,有一股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热情和干劲,做人做事都十分认真,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对学生做到了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很快就掌握了班主任工作要领,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班级管理步入了正轨。2003年又招收了小教文科、小教理科、美术、体育、英语(放在外语系)五个班级。西南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范丽萍进入小教系任教。这一年,张凌峰、张华伟、易晓浪(艺术系美术教师)、张艳蓉都分别当了新生班班主任。

五年制专业杂,开设课程多,

其中语文、数学、英语是贯穿前三年的主要课程,其他课程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课以及各专业课程,仅凭小教系的几个教师是远远不够的。学校领导对五年制教育很重视,要求各系积极支持小教系工作,派出优秀教师承担小教系的课程教学。在小教系的办学历程中,各系对小教系给予了大力支持,派出的教师几乎都是精兵强将。教师们教学态度认真,教学能力强,热爱关心学生,重视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第一学期五年制各科理论课实行月考制,从第二学期开始改为期中和期末考试,任课老师比其他层次班级的教师要多出几份卷子;学生素质参差不齐,教学难度大,上课还要管纪律。教师工作难度和强度要比本科班和三年制专科班任课教师要大不少。但是老师们不抱怨,不推诿,而是想方设法地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有时,在走廊上见到刚下课的教英语的马青青老师,我向她询问学生的学习情况,她会很认真地谈到学生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在一起探讨如何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王薇老师在谈到她任教的

2002级小教理科班时,常常情不自禁、眉飞色舞地夸奖:“这次语文考试,罗春勇又是全班第一名。哎呀,尤其是他的作文,立意总是比其他同学的更成熟更有高度,思路开阔,语言十分老练,行文常常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唉,要是有更多的同学像他一样就好了!”在美术班那间不大的画室里,易晓浪老师正在专心致志地指导学生绘画,一会儿指点学生要注意光线与色彩的对比,一会儿又在黑板上画画进行示范和讲解……还有许许多多这样优秀的老师,他们那种饱满而快乐的工作热情,那种兢兢业业、爱生重教的教学态度,到今天回想起来依然让我感到由衷的感动与敬佩。

上午7:20-7:50是早自习,无论寒暑阴晴,值班教师早早地就来到教室,指导和督促学生朗读英语和普通话。每天清晨,第二教学楼(现乐学楼)各间教室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交织成校园里令人振奋令人欣悦的交响曲。当温柔明丽的初阳斜斜投射过来,给教学楼和后院的树林抹上了柔和的淡金色光芒,在和煦的晨风中,每一位师生的脸上都透射出青春闪烁的光亮。

小教系实行晚自习和查夜制度。为保证晚自习秩序和学习效果,从周日到周四晚上,小教系老师轮流值班,每组2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干部,每个老师每周几乎都有两晚轮值,我和张凌峰分别带着一个老师值班。值班工作主要是查考勤,督促学生安静学习,进行课业辅导,或根据需要找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五年制学生单纯朴实,天真可爱,对老师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感。但相当一部分学习存在困难,上课跟不走,不时有逃课行为。个别同学还存在着一些不大好的行为习惯。这样就需要经常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一般情况下,思想工作由班主任来做,如班主任棘手的问题就反映到系负责人那里,由系负责人帮助处理。渐渐地,我和张凌峰值班的晚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有一个装扮奇异的女孩,经常逃课。班主任多次与她谈话,并与她的母亲沟通过,但她还是积习不改。了解这个情况后,一天晚上,我将她叫到了教室外面的走廊

上。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瘦瘦的女孩,眉目清秀,一头烫得蓬乱的褐红色短发,两只耳朵各挂着5-6个耳钉。她看着我,有些忐忑,也有些许的桀骜不驯。我和颜悦色地问她:“你知道我找你来是因为你缺旷太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想上课呢?”女孩噤若寒蝉,终究没说话。我又问:“那你愿不愿意告诉我,你逃课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是快乐的?还是惴惴不安?”她这才小声地说:“其实我逃课是因为听不懂。在教室里越听越无聊,越听越心烦,但逃课后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很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反反复复,心里很矛盾。”我接着说:“是呀,你是知道逃课是不对的,所以你也难受,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着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呢?你看,你已落下了这么多课,如果再不上课,就彻底听不懂了。可不可以这样:你答应费老师,以后的课尽量不要逃,课下将教材前面的内容系统复习一遍,不懂之处就问老师,老师是很喜欢学生请教问题的。”女孩点了点头,说:“好的,老师,我不敢答应你,但我试试看。”我接着又说:“我看到你的两

只耳朵打了许多眼儿,你可能觉得这样好看,但你知不知道,耳朵有许多穴位,打这么多眼儿对身体是不好的。”

之后我了解到,该生逃学的情況有了一些好转,但仍不时有旷课行为。我后来又与她沟通过两次,告诉她老师在期待着她的变化,不要再缺旷,不要再在耳朵上挂上那么多耳钉,如果还是很喜欢耳钉,每只耳朵上最多戴两个耳钉,就会更美。这个学生是比较懂道理的,没过几天,她耳朵上的耳钉就只剩下了两个。几个星期后,晚自习时我又把她叫了出来,与她聊了一会儿天,“你很爱美,这很好,但要多读书,读的书多了,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美的了。”她显得有些高兴:“老师这么关心我,我会改的。”此后这个学生就基本没再旷过课,学习成绩也逐渐有了进步。一二个星期后,我查晚自习,走到女孩旁边,她睁大眼睛笑着得意地对我甩甩头,我看到她的头发已剪成了短短的运动头,显得更加清纯可爱了。

晚自习之后约半个小时就开始查夜,一个老师带一个组,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挨着查。大多数

女生寝室都较好,干净整洁,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女孩子们基本都能按时回寝室洗漱休息。有的同学作业晚自习做不完,就回寝室接着做。检查到男生寝室,有的同学下晚自习后会去打球、宵夜或会友,在寝室的同学往往没有女生多,有的寝室卫生还较差,于是就要求整改,而男生打扫卫生的方式往往是提几桶水来把地下冲一遍,边冲再边扫,这样总是把地板弄得湿淋淋的,真让人哭笑不得。有时会在床板下面查出管制刀具,一番询问后,或说是其他人寄放在这里的,或说那不是管制刀具,只是一般的防身用具。没收后免不了让其写检查并于第二天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

查完夜,一般是11点左右,回到家已是深夜。当时小教系是学校唯一上晚自习的教学系,学校办公室先后派靳世祥和黄体蔚(东校区时期)开车接送值班老师,今天回想起来,两位师傅也真是够辛苦的。

在当时师专管理比较松弛的时期,小教系因为对教师要求高,对学生要求严而闻名于全校。确实,每一个教师都在高强度地工

作,任课教师不但要上好课,还要配合班主任教育学生;班主任严格进行班级管理,对每个学生情况都比较了解,关心学生的成长,语重心长地做思想工作,存在问题就及时疏导解决;重视考风学风建设,同时又重视开展文体活动,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因此绝大部分学生学习成绩都有较明显的进步,也越来越自信开朗。少数学生在中学期间打架斗殴已形成习惯,连家长都管不了,但在班主任、系领导、任课教师的共同教育下,在保卫科余征科长和其他同志的密切配合下,除了有一个学生因为屡次打架导致后果严重被开除外,基本上都改变了用打架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成熟起来,学习也渐渐跟上,最后顺利完成了学业。

为了强化小教系文化建设,进一步改善学风,小教系成立了“夜郎谷”文学社,刊印《夜郎谷》小报,先后请杨永贵、范丽萍任指导教师。鼓励学生在刊物上投稿,并举行了多次征文比赛和文艺晚会,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并在全校学生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2003年12月,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并入六盘水师专。2005年8月,按照学校部署,原师范学校各部门与师专各部门实质性合并,搬到校本部;小教系、艺术系与历史系从学校本部搬到了称为东校区的师范学校原址,学校明确曹阳副书记作为东校区联系领导。原师范学校的语文老师一部分并入中文系,一部分并入了小教系;教育心理学教研室全体教师以及数学老师卯时英、杨磊也都并入了小教系,加上这一年4月录用的数学老师陶中莉,体量从过去的7人增加到40多人。又接管了原东校区三个年级的五年制小教文科班及两个年级的普师班,小教系突然间成为学校规模最大的教学单位,学生达到800余人。

经过这样的调整,在东校区的就只有小教系、艺术系和历史系三个教学部门,以及保卫科留守东校区的两三个工作人员。

小教系由过去的内设机构改为编制机构,更名教育系。我被任命为教育系主任,离开了教务处。张凌峰被任命为副主任。2005年9月-2006年6月,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访学进修,张凌峰主持教育系

工作。2006年6月我回到教育系上班时,发现又增加了杨毅、谢春、王露三个刚大学毕业的专职辅导员(2005年下半年后学校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不再称班主任)和体校并入的数学老师何丽。这几位辅导员或性格活泼干练,或沉着稳健,或温和含蓄,他们和张华伟、陶中莉等一样,都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做学生工作细致入微,行动力强,工作效率很高。

2006年9月,我们招收了第一届高中起点的三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并从这一年开始,没有再招收五年制学生。2006级学前教育只有31名学生,我们对这一届学生寄予了厚望。在所有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班级形成了勤奋好学、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为三年制学前教育良好学风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

东校区处于中心城区,与钟山区五中毗邻,两所学校的部分学生与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常发生冲突,打架斗殴事件比在本部时发生得更多。东校区只有两三个保卫人员,且性格温和,不像余征科长擅长软硬兼施,因此,在平息纠纷方面系领导、各辅导员和保卫人员

一道花费了更多心血,但仍不能完全禁止打架事件的发生。为此,我们多次给曹阳副书记反映,希望学校早日将东校区三个系搬回校本部。

2007年7月,学校通知我们三个系搬回校本部,于是教育系又重新回到第二教学楼。回到本部后,由于脱离了不利的外部环境,加强了校园管理,五年制学生就很少再发生打架事件。

2007年,中文系梁占先老师因为年龄原因,不再任系主任。同年9月,我被调回中文系任主任,就这样离开了教育系。

在(小学)教育系的那几年,是我十分难忘的时光。虽然工作繁忙,但觉得十分充实;虽然要花费很多精力来教育学生,但却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今年7月21日,小教文科班2003级40人(该班毕业时51人,张凌峰任班主任)来到母校,举行毕业10周年聚会。当他们将鲜花捧到我面前,亲热地拥抱着我,当注视着这一个个笑靥如花的已有十年没有见面的学生,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内心充满了幸福的喜悦。

岁月渐渐远去,但往事并不如

烟。如今,在建校四十周年之际,我细细回顾那些过往,稠密的旧时光纷至沓来,遂想起那些忙碌与激情并存,操劳与快乐相伴的日日夜夜,想起响水河岸樱花树洒下的缤纷花雨和静夜里袭来的月季花香,想起那些或淘气或乖巧的淳朴的孩子们,想起办公室同事间面授机宜的投契和相互调侃的欢声笑语,想起而今散布在学校各个部门或已离开校园的旧日同伴们。我想,

虽然我们难得有闲暇时光聚在一起去回顾那条共同走过的路,但在内心深处,一定有某些共同的时刻,以一种珍视的心情,轻轻抚摸那段往事,因为在那里藏着我们美好单纯的企望,藏着一段美丽的青春岁月。

【作者简介】费虹,女,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院长。

永恒的记忆

■ 陈开政

六盘水市师范学校1984年秋天在原市教师进修学校、市机关子弟学校的校址上开始招生办学，1991年搬到松坪南路现在市实验二中（师院附中）所在地，直到2003年底合并入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后刚好20年的时间。学校的建立，是为了整合当时分散在六枝、水城、盘县三所规模较小的中等师范学校的办学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学校的撤销合并，则是适应“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发展的时代要求、发展六盘水本科教育的需要。

与其他几所中等专业学校一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对于曾经在

这里工作、学习过的老师和学生来说，学校留下的记忆应该是永恒的、深刻的。

—

市师范学校占地90多亩，后来建设南环路、改造响水河（水城河）占用了学校不少土地，校园面积不断减少。建校之初，学校领导就非常重视绿化工作，对整个校园进行了绿化规划，种植了樱花、月季、侧柏、雪松等近60多种花木，在各种花木上悬挂木牌，上面书写有该花木的中、英文名称及其所属的生物学科目种类、分布地区、主要习性等内容。学校将所有的绿化区域分包到各个班级，各班负责

对自己的绿化区域进行培土浇水、清理垃圾等管理工作,有时教师党支部的活动也安排清除杂草、绿化环境等劳动,使学校变成了六盘水市最漂亮的花园式学校,1996年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部门造林绿化400佳”单位。每到樱花盛开的季节,很多人专门前来观赏。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实现“两基”目标的需要为中等师范学校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仅贵州省就增加到30余所中师学校。但有的学校规模较小、办学条件不足。省政府决定通过开展评估促进各地中等师范学校改善条件、提高质量,但当时全国各类学校都没有开展过任何评估工作,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就以六盘水市师范学校等几所学校为基础拟定评估的“基本标准”,经过多次研讨后确定了评估指标,随后展开了全省师范学校评估工作。六盘水市师范学校1996年首先接受了此次评估,教育厅及省内各地专家进校时的主要活动有:听取工作汇报、察看基本设施、

深入课堂听课、召开师生座谈会、观看学生基本功表演、参加专场文艺会演、召开反馈会议等,两天时间十分紧凑,学校被评为“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双合格”的中等师范学校。贵州省组织的这次评估在全国开了对学校进行办学状况评估的先例,六盘水市师范学校的迎评准备工作为其他学校的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三

市师范学校为六盘水市实现“两基”目标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作为贵州省“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校长和教师培训项目”培训基地,开展对六枝、水城、钟山三地项目小学校长、教师的培训(盘县的培训由盘县教师进修学校承担)。培训从1998年起每年暑期进行,共实行了三年。学校为参加培训学习的教师提供统一食宿条件,围绕转变教育观念、自觉实施素质教育精心安排培训内容,除教育基本法规政策外,还有学科基础理论知识、教学技能训练、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等。培训形式也灵活多样,如课堂分组教学、协作学习、讨论试

讲、观看优秀教学录像、到优秀小学参观等。每次培训期间都在橱窗进行“义教工程”宣传,及时组织学员撰写、印刷培训简报,组织篮球比赛、三笔字比赛、晚会等文体活动。整个培训中,学员情绪高涨、虚心求教,教师创新进取、乐于奉献。

四

市师范学校建校之初,并没有科学的严密的教学计划,国家也还没有统一的教学方案,课程安排基本上是参照高中的课程计划:把“语文”分解为“语文基础知识”和“文选和写作”,数理化生政史地等课程难度深度稍减,重视音美体教学,增加心理学、教育学和小学语文教学法、小学数学教学法、见习实习等课程。基础课程选用的教材多数是江苏、安徽等教育发达省份的中师教材,学生学习起来难度不小。1990年起,执行国家教委颁发“三年制中师教学方案”及各门课程教学大纲、使用人教社出版的中师教材。新方案的“四大块”模式比较切合中师生人才培养目标实际:必修课13门基础课程都涉及到小学对应课程的教学教法

研究问题(其中语文、数学分别单列为教材教法课程),选修课的设置要求体现小学教育教学的需要,每类课程至少选修1门,教育实践要求贯穿于三年教学活动始终,课外活动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根据“新方案”,市师范学校开设的很多选修课程或课外活动都是直奔能力培养这个主题,学生在三笔字、普通话、简笔画、微格教学技能训练等方面得到了锻炼,获益较多。

五

市师范学校办学20年,共有多少个专业?不梳理一下还真说不清楚。开始的三四年就只有1个专业:中师,就是中等师范的简称。后来,为了适应小学教育的发展需要,或向某些招生对象倾斜,逐渐新增了一些专业。增加新专业后,原先的中师专业太笼统了,不便与其他专业区分,就把中师改称为普师专业。这些后来不断增加的专业有:

幼师,幼儿师范的简称,专招女生,须进行术科考试,主要培养幼儿园师资。

六

民师,少数民族师范的简称,少数民族才能报考。

边师,边远、不发达乡镇的学生才能报考。

民师,专门招在乡村学校代课的民办教师,有上课经历,年龄一般偏大,在校学习二年。

音乐班,音乐加强班的简称,强化音乐能力培养,须进行术科考试。

美术班,美术加强班的简称,强化美术能力培养,须进行术科考试。

体育班,体育加强班的简称,强化体育能力培养,须进行术科考试。

英语班,英语加强班的简称,强化英语能力培养。

现教班,强化现代教育技术能力的培养。

五年制师范专科班,学制五年,颁发专科学历证书。

五年制英语专科班,学制五年,颁发专科学历证书。

捐资生,捐资助学生的简称,少数学生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捐资获得入学资格,在校学习合格发给与其他同学相同的毕业证书。

为普及义务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中等师范学校已不复存在,但中师生活仍保存在一个特殊人群的美好回忆里。在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教师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暂时无法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师教育的经验又引起了专家的重视。教育家吴大年在谈及师范教育时,有一段话让人深受感动、引人深思:“上世纪90年代后期,江苏中师在高校扩招、合并、升格的大潮中,遭遇到被拆、并、挂靠等令人始料不及的局面,以至于在世纪之交走到了尽头。对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大干快上现象,感叹之余,我只想说:初等教育(包括学前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小学教师(包括幼儿教师)是特殊的专门人才,师范教育是培养这类特殊人才的基地,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它和初等教育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理应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

【作者简介】陈开政,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中师专业1986级学生。曾任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教师,现任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

运动场的挡土墙

■ 邓吉良

如果说明湖湿地公园是一朵美丽的鲜花,六盘水师范学院校舍是鲜花的花瓣和雌蕊,六盘水师范学院的运动场,则是鲜花的雄蕊,雄壮地屹立在鲜花的中央。

运动场地面红、绿、白色镶嵌,标注了运动场的不同区域功能,也增添了运动场的美感。军训检阅,运动会赛场,队队方阵跃然其间,那时它的美丽则更加显露出来。

运动场含足球场、羽毛球、排球场、网球场,有标准的400米跑道,体育课程教学、大型体育赛事、学院每年近3000学生的军事训练都在运动场举行。见过六盘水师院体育场的人,都称它标准、漂亮、壮观,此话并非言过其实。

殊不知漂亮、壮观的运动场的建成,是所有师院人用心血和汗水浇铸出来的,特别是历任领导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专科学校成立时,学校仅有两个篮球场,且有一个处在来往人员较多的过道上。从领导到教师,从职工到学生,想有一个运动场的愿望,就像盼星星,盼月亮。

师专成立之初,现运动场主席台前后是一片斜坡,再往西是一片沼泽,里面长满了水笋、芦苇和杂草。

主席台西南面有小片树林,树林里住着一家村民。食堂旁山脚有多处泉水汇成小溪,溪水潺潺,清澈纯净,长年不涸,一路蜿蜒流

去。田应洲校长发现的第一条水城拟小鲵,就是在这条小溪里抓到的。

当年校园有一条公路,但路面很窄,仅能供一辆大货车通过。公路沿缓坡上行,至办公楼大门前坡度陡然增大,再往上延伸约100米有一个砖厂,公路就没有了,代之以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的背后。公路东侧是学校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以及部分还没搬走的六盘水地委机关职工的住房;公路西侧有电影院、学生食堂、澡堂、篮球场、六盘水地委印刷厂厂房、不知名的砖厂、六盘水地委公安局政治处和明湖村村民。那时的学校,真是一个各方杂处、混乱无序的所在,好在设施基本能满足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需求。

现在东校门通往学生宿舍的宽阔主干道,就是在原公路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这条咽喉大道的改头换面和得以新生,得益于历任领导的不懈努力、师生员工20多年辛勤奉献修建的主席台位置的这一壁挡土墙。

原有公路地基极不稳定,一到雨季,山体下滑严重;重车一过,公路就下塌。为了制服山体滑坡这

匹疯狂的野马,领导们伤透了脑筋,想尽了办法。

机会来了。有了大学,要建实验大楼。领导们在建实验大楼(现在的笃行楼)上打起了主意:拆掉实验大楼位置的这栋2层小楼,把基础尽量挖深,使基础低于公路平面再建实验大楼,这样可以一举三得:一是修建了实验大楼,增加了实验大楼的牢固性;二是阻挡了实验大楼前后山体的下滑;三是保证了坎下咽喉要道的正常通行。实验大楼建好以后,实验大楼前后位置山体下滑得到一定控制,前面公路路面不再塌陷。

无奈,修好后的实验大楼离学校办公楼(现在的后勤处办公楼)还有较长一段距离,修好后的实验大楼挡住的部分雨水又集中从这段空隙中渗透,山体下滑这匹疯狂的野马,每年又趁着雨势,朝着实验大楼与办公楼之间的空隙狂奔起来,而且次数更多更频繁,危害力更强大,公路损坏比原来更加严重,车辆在实验大楼与办公楼之间公路段已无法运行。为了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领导们采取了权宜之计,从实验大楼正前面紧靠实验大楼保坎,开挖一条小支路斜

抵办公楼。

又过了好些年,机会来了。学校要修建图书楼,拆掉韵学楼位置的2层小楼修建图书楼。领导们也曾经想过:基础再挖深一些,堵住实验大楼与办公楼之间的空隙,从根本上制服山体下滑这个顽疾。可是,基础挖至和公路持平甚至以下,还不能灌水泥砂浆,因为基础深挖遇到的是溶洞和泥沙,野马没有制服,图书楼的造价翻了两三倍。

开办大学,没有运动场,学生们德智体美得不到全面发展,领导们心急如焚:马不停蹄,上报不断。

不久,国家教委师范司金长泽司长、省教委李兴国副主任和市人民政府管彦鹤市长现场开会讨论,金司长提出:三家各出资40万元,在现运动场位置征地40亩(因边角问题,实征42亩),着手修建8跑道、400米运动场。

这个位置东高西低,必须把东边的泥土推往西边,挖低东边,填高西边。东边的斜坡是惹不得的:你不动它,雨季它都要下滑崩塌,你在它的脚底下刨根,等于去捅马蜂窝。

在这个位置(通过讨论多次,

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位置)修建运动场,仅能在42亩的范围内修建,不挖主席台位置的山底又不够修建面积,因此必须挖主席台位置的山底,确保运动场的需用面积。

开始未动山底,施工还算顺利。开挖山底,那就不得了了:山底挖出一小块,山上涌来一大片,山体下滑时刻威胁着施工人员;施工缓慢推进,实验大楼与办公楼之间下部的山体下塌越来越严重,公路彻底断行,上部山体产生的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并逐步延伸至办公楼北侧墙脚,过往行人提心吊胆。

施工困难逐级反映,引起了省政府管教育的龚贤永副省长的重视,他带了10多个人的考察团亲临现场察看。看到正在施工的现场情况,他表态由明湖路(现学院西大门处)修一条公路经明湖村后沿对面山脚转回学生食堂,在对面山脚的适当位置,修支路斜向上山至印刷厂、砖厂、公安局政治处。

若能实现龚副省长的想法,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一是可以减少校外因素对教学的影响,二是可以减少重车对校园公路的损坏,三是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四是可以减少车

辆在校园内穿梭运行对学生造成的干扰。

但这个想法后来因种种原因没得到实现。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工程老板亲自上阵。只见他袖子撸着,裤管卷着,来回指挥,不时亲自抡大锤、打木桩、插钢筋、架钢管、绑铁架、灌水泥,身上是泥,有时连头发上也有泥,真正展现了今天讲的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

施工采取加固一点,再挖一点,工程修修停停,缓慢推进,不知用去多少木料,不知埋下多少钢材,不知浇灌多少水泥,不知修建了多少时间,总算平整了土地。工程队从水钢拉来了炉渣,沿跑道位置铺上,400米跑道展现雏形。但刚修成的挡山墙,根本不是山体下滑的对手:过不了多久,挡土墙断裂,主席台破碎,墙上公路塌陷。

过了几年,运动场的挡山墙问题汇报到了市政府那里,市长调来了筑路工程队,采用修铁路的施工方法,不惜当时钢筋、水泥的昂贵代价,筑起了又一代钢筋水泥挡山墙。

可是,好景不长,山体还是会

下滑,挡土墙与公路面开始形成裂缝,并且裂缝越来越大,挡土墙中部墙体慢慢向前突出,逐步形成如弥勒佛般的大肚皮。

新任领导到位后,新一轮的大整修又开始了,直至修成今天的这般模样。这一壁用钢筋水泥浇铸的挡土墙,恰似一尊威力无比的巨人。你看它向两边甩开那有力的双臂,向两端撑开那15条钢铁般的肋骨(15级台阶),用它那宽大、宏浑的后背,挡住了后山年年任意下滑的这匹狂奔的野马。

挡土墙虽然使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但它现在已是学校的功臣。挡土墙上可以写上:我是一处靓丽的观景台,可使校园风光、明湖美景、梅花山脉尽收眼底;我是一名保卫战士,守卫着运动场的壮观、美丽和安然无恙;我是一道钢铁长城,保证公路畅通,保证笃行楼、韵学楼傲然屹立。

【作者简介】邓吉良,男,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成人教育生物化学专业1985级学生。曾任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长。

往事难忘(外一篇)

——怀念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那段日子

■ 卢香宇

2006年5月10日,贵州省教育厅同意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与贵州大学联合组建贵州大学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贵州大学的普通二级学院)。当年9月,2006级采矿工程、安全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管理工程等4个本科专业187名学生按时入学,填补了我市无工学类本科专业的空白,也使我有机会参与、见证能源矿业学院的发展和建设。

2006年8月,学校党委书记李培仁、校长田应洲找我谈话,由我牵头,和李枝维、谌曦、杨友联等组建一个团队,具体负责能源矿业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可以说,我没

有任何思想准备,对我来说,任务艰巨,困难重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因为在此之前,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的筹备工作,都是由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负责的,而且2006级新生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寄发给考生,报到地点明确在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突如其来的任务让我“压力山大”,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办学地点的突然改变,必然会使学生产生疑虑,当务之急是报到时将学生从车站接到六盘水师专,把已到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报到的学生,引导到六盘水师专,并对学生做好解释和安顿工作。为了使这批学生安心下来,学校在极其

困难的条件下,专门将4号学生宿舍粉刷、修缮一新,努力改善生活条件。事实证明,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到位、关心关爱到位,首批187名学生安心学习、用功学习。为什么办学地点会临时变更呢?市里认为,六盘水师专办学历史较长、有与贵州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本科专业的经验,能够承担本科教学的部分公共基础课程,对于专业课程,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请求贵州大学支持,另一方面可以抓紧引进人才,逐渐组建自己的师资队伍。我们是这样分工的:我负总责并分管实习实训工作,李枝维分管教学工作、谌曦负责党支部工作(兼辅导员),杨友联为辅导员,吴红负责团的工作。后来,李志、汪丽、韩国栋、邓梦君、郭琳、胡江良、艾德春、陈才贤、苏静、连明磊、袁勤、邱燕、甄洪、谢大平、付国政、龚盛、陈舰等加入这个团队,增强了实力、动力与活力。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办好学校的基础和关键。学校广纳天下贤才,用心用情千方百计吸纳人才留住人才,做到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艾德春是学校引进的第一个工学博士,学校按规定兑现了承诺,但

是由于人生地不熟,小孩上学的问题困扰着他,我就找到时任水城矿务局一中校长李桂尚请求予关心解决。学校盼才、惜才、爱才的情怀,让艾德春博士安下心静下心来工作。陈才贤和苏静夫妻二人到学校时,住的是水城河边上学校医务室的病房,现在依然记得是病房三,屋里陈设“寒碜”得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一张凳子。我就安慰他们“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后来,他们搬到了条件较好的“企管处”,再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新房,在六盘水结婚生子,安居乐业。现在,他们已成长为学校学科专业的骨干,成长为令人羡慕的教授。当时,能源矿业学院来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虽然有的因为各种原因调走了,但是他们为能源矿业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办学之初,条件极其简陋,连工科学生最基本的“车、钳、铣、刨、焊”实训设备都没有,更谈不上数控设备,可谓艰苦办学,被人称为“延安抗大”。但是,学校得到了水城矿业集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总队、贵州黔桂天能焦化有限公司等

企业的大力支持,并与水城矿业集团机械制造分公司、水城矿业集团汪家寨煤矿、贵州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总队、水钢技校等单位共建“贵州大学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实习实训基地”,这应该是学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开始。在与企业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令人难忘和感动的事历历在目:记得第一次到汪家寨煤矿联系学生下井实习事宜,由于井下实习风险性大、危险性高、存在安全隐患又影响安全生产,企业一般是不愿意接收实习生的。当我们说明来意后,时任汪家寨煤矿办公室主任的李良涛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亲自与工区协调、调整生产空窗期、做好安全防护,尽可能满足学生实习的需要,让学生有机会下到采煤工作面,亲身体验采煤工艺流程,与煤矿工人亲密接触,感受煤矿工人的艰辛与付出,培养学生的师徒感情和主人翁意识。记得有一次到汪家寨煤矿实习,由于学生较多,升井时间较晚,矿上挽留我们吃饭,我们婉言谢绝过矿上的好意,当载着学生的10台中巴车在夕阳西下蜿蜒的公路上从汪家寨返回学校,我和枝维同志一前一后护送学生安全抵达

学校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舟车劳顿的辛苦顿时荡然无存。因为我们明白,责任重于泰山,安全责任大于天。

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共招收两届学生,2007级采矿工程、安全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等4个专业207名学生全是男生,这给管理带来了难度,我们就安排郭琳、汪丽、邓梦君3位女老师作辅导员,这样学生就会收敛言行管好自己,实践证明是有效的。2010年,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首届毕业生供不应求,成为各大企业的抢手货,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刘美、冯树涛、李峰、李伟等9名同学分别考取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大连交通大学、三峡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2011年2月5日,贵州日报头版以《工业人才尤其煤矿技术人才供不应求 能源矿业学院毕业生成“香饽饽”》为题,报道了能源矿业学院的办学成果。

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的日子已渐行渐远,但那段日子已成为我人生一段难于忘怀的美好记忆。

感谢我的同仁们,感谢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

期 盼

2009年3月26日,国家教育部致函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在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建立六盘水师范学院”,标志着中国凉都·六盘水第一所本科院校正式诞生。回眸申办六盘水师范学院的艰辛历程,真是感慨万千。

期 待

在六盘水创办一所本科院校,是300多万六盘水各族人民的期盼。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煤炭部、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就准备筹建六盘水工业大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未能如愿。2000年3月,当贵州省第一所师专——黔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功升格为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后,学校申办本科院校的愿望就愈加强烈,也从此开始了漫漫的申本之路:2000年9月,组建六盘水师范学院可行性论证会召开;2001年起,大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对口帮扶我校;这一年,我校与贵州师范大学联合办学,成立贵州师范大学六盘水学院,开始招收本科学生;2003年六盘水市师范学校、2006年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先后并入我校;2006年,与贵州大学联合办学,成立贵州大学六盘水能源矿业学院。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达到5000人。

按照国家教育部本科院校设置标准,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对学校的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图书馆、教学楼、学生公寓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至2008年12月,校园占地面积673亩,校舍建筑面积13.15万平方米,教授职称教师18人,研究生学历教师83人,图书馆藏书52万册,生均图书105册,期刊906种,各项指标基本达到本科院校设置标准,我们满怀信心期待国家教育部专家组的到来。

冲刺

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2008年是学校升本迎评工作最忙最苦最累的一年。在迎接国家教育部专家组评估的日子里,人人都是参与者,没有谁是旁观者、清谈者、酣睡者。全校师生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困了就在办公室里打个盹,饿了泡一盒方便面……大家相互鼓励、互相加油,高效率、快节奏地辛勤工作,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创建六盘水第一所本科院校。

上下同欲者胜。升本工作千头万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就拿在升本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申办报告来说。从初稿到定稿的过程中,申办报告的内容安排、图片选择、纸张颜色、装帧设计等,都要反复斟酌,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从每一个细节上,仔细推敲。申办报告作为申办本科院校最重要的文件,凝聚着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的智慧和汗水,凝聚着申办学校的庄严承诺。

15分钟的升本电视专题片

——《期盼》的拍摄制作,使大家领悟了“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谛。《期盼》先后进行了7次修改,可谓是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力求达到内容、配音与画面的完美结合。记得最后一次修改是在“冬至”晚上,距离专家组到来只有1天。当人们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享用美餐的时候,我们却身居陋室,挑灯夜战,聚精会神为《期盼》作最后的冲刺。当走出陋室,天边已渐渐泛起鱼肚白,走在行人稀少的钟山大街上,迎接我们的是——冬夜凛冽的寒风和东方的黎明。

圆梦

天道酬勤。2008年12月23日,国家教育部评估专家组如期而至,他们观看了升本电视专题片《期盼》,考察了实验室、图书馆、校园规划沙盘模型、动植物标本展厅,查阅了资料,参观了校园等,对学校的升本迎评工作给予了积极中肯的评价,并建议我校升本目标分两步走:先申办六盘水师范学院,待条件成熟再申办贵州理工学院。

2009年1月15日,国家教育部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五届三次会议,48位专家对申办学校进行投票表决。上午10:08,期盼已久、令人激动而又兴奋的信息终于传来:“祝贺”“成功”“心想事成”。我想这或许是最精练简洁的对联了:上联——祝贺;下联——成功;横批——心想事成。梦想终

于变成了现实,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

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新的责任、新的使命。未来之路,任重道远。衷心祝愿:六盘水师范学院的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简介】卢香宇,男,六盘水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授,学校党政办公室主任。

走进校史馆

■ 曾 杨

六盘水师范学院校史馆位于美丽的国家明湖湿地公园湖畔,背倚天然胜境“一线天”,以历史与自然为主题诉说着建校办学40年来的艰辛历程和辉煌。

1978年,伴随着祖国大西南重要的能源材料工业城市——六盘水撤“地”建“市”,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应运而生。一路走来,2003年,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并入;2006年市体育运动学校并入;2009年,学校迎来全面升本;2015年,学校通过本科办学合格评估。40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几代师院人不懈奋斗,学校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培养了大量人才。

为了记录学校每一个难以忘却的发展历程,展望美好的未来,2015年6月,学校党委决定在市美术馆一隅筹建六盘水师范学院校史馆。

品读校史馆大厅前镌刻的《明湖赋》,师生勤勉向善、远志可骋的风貌,班子运筹帷幄、共计丕业的风采,略略淋漓尽致,恰同学少年的情愫不禁油然而升腾于心头,舒展于眉间。校史馆主题背景墙,没有一个元素不在那里默默讲述与这个城市同时代的故事!齿轮,代表着学院文理结合的办学架构;学院标志性建筑跃然于醒目的中轴处;那屹立的铁塔正是凉都的地标建筑代表;火车拉来的城市又怎能不让人

忆“三线”精神？最是画龙点睛处，当属右上角的浮雕人物的情怀：立足六盘水、心怀贵州、放眼世界！

整个展馆布展面积920平方米，五个展厅将学院“薪火相传史韵铿锵”、“高标致远 共谱华章”、“誉满黔中 英才辈出”、“嘉言激勉 励德厚流光”、“蓝图畅想响遏行云”、“抱成守真大爱无言”六个主题以史为证，在现代科技手段的演绎下生动呈献给每一位参观者。2015年，开馆至今，校史馆以开放自信的姿态，迎来全国各地包括祖国台湾地区二百多个团体五万多人次参观。寒来暑往中，校史馆参

观者们抒发着不同的情怀：很多那段岁月的亲历者，沉浸在历史的场景中流下幸福的泪水；有多少外来游客参观后，感慨毓秀青山绿水中，终究是书卷气息最为灵动；更有不少院校同行们，赞叹学院传承创造，风帆正举，恰旭日东升。

岁月无声，历史有痕。六盘水师范学院校史馆，承载着师院人的情怀，蕴含着师院人的梦想！愿学校继往开来、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曾杨，男，六盘水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干部。

评建办杂忆

■ 戴永恒

2015年11月,教育部专家组到六盘水师范学院开展本科教学合格评估。2017年2月,评估结果公布,我校通过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成为了一所合格的本科院校。

2015年底,学校由专科升本科7年,我进入学校4年。这4年时间,正好是学校全力迎评的4年。在评估总结会上,评建办公室的驻办人员一一发言,好几位同志热泪盈眶,那是胜利后幸福的泪水,是对一段坎坷跋涉后的感慨万千。

如今,迎接评估工作已经过去了2年多,当时的辛苦、激动、紧张、喜悦等等情绪早已平复。评建办撤销了,驻办人员或是回到原岗

位,或是到了新岗位。正如苏轼《定风波》的词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但那个特殊的时期,已成为一段辉煌的过往,铭记于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中,值得去回味和感悟。

评估结束时,就有人提议写一篇关于评估的文章。在评建办驻办人员中,我来得最晚,经历得最短,对于评建工作的认识和感受自然也不如其他同事深刻,因此我不是最适合执笔的人。但那半年多的时间,能够在学校全局的层面上参与评建工作,与评建办的同事们同甘共苦,最后不辱使命,对我的人生而言,确实是非常可贵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便想写这

篇文章,回忆在评建工作中自己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初来乍到

评建工作关乎学校生死存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是每一个师院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在中文系时虽然也参与评建工作。但老实说,来到评建办公室之前,我只是把评建工作作为一项任务,而不是一份事业。2015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整理201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档案,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是带着西北口音的普通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一下。我不知道是谁,便问:“请问您的办公室在哪?”他说:“在行政楼5楼。”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应该是张德恩副校长。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又问到了承担的工作和科研的情况。正疑惑校领导怎么会对一个普通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如此关心,张校长说出了找我的目的:“现在是学校评建工作非常紧要的关头,我们需要愿意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的人,你是否愿意

到评建办来?”我承认,刚开始我并不太愿意。我家里孩子才1岁多,自己在系上既有教学工作,还兼任着辅导员,工作也不轻松。但最后我还是答应了,因为张校长的眼睛里满是殷切的期望。

几天后,我处理完系上工作,来评建办报到。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评建办。评建办在学校行政楼3楼紧邻教务处的两间办公室,除常务主任张德恩副校长外,共有9人,王薇和张龙是驻办的副主任,但我们一般都不喊职务,只称“薇姐”和“龙哥”。我们7个驻办工作人员,自称“7个葫芦娃”。不错,评建办就像一个大家庭,虽然非常辛苦,但办公室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这种紧张又融洽的氛围,从我走进评建办的那一刻便深深感染了我。看到我进来,大家都非常热情。薇姐起身走过来,和我紧紧地握手,用热情而有力度的语调说:“欢迎加入!”让我有一种抗战片中欢迎革命同志的感觉。

通过几天的适应,我知道了评建办的工作职责,对同一个战壕的兄弟姐妹们也有些了解。我们7个人是按照评估指标体系的7个一级指标来设定的,各负责所属指

标的评建督查、学校评估档案建设、动态数据采集等任务。同时,我们7个人又各有不同的长处和特点。蔡小雄一丝不苟,张伟军低调踏实,管迪头脑机灵,唐治梅处事利落,张瑾充满热情,彭鸿做事稳重,他们或擅长日常管理、或擅长沟通协调、或擅长谋划,而我擅长写作。这些不同的特点往往能够在工作中形成互补,让我们拧成一股绳。我们的分工也充分考虑到了各自的性格特点和长处。因为学风建设与学生指导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提炼出学校的特色和成效,有许多文字性表述的内容,便由我来负责。

平时工作很苦很累,因此我们常说“一人评建深似海”。但细想,不来又怎能体会到这份重责带来的苦与乐、收获与成长。干事创业有时是需要一点无所畏惧的心态和精神的。因此,我为自己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和学校同呼吸共进退而深感自豪。

评估支撑材料

完成学校的评估支撑材料,是评建办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在我

来评建办之前,同事们已经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印发了《评估支撑材料建档指南》。但那份指南只是指导各系各部门按照指标体系要求,完成相关支撑材料建档的指导性纲目。学校层面的支撑材料还需要结合各系各部门的档案进行筛选、归纳、综合、提炼,然后形成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能够充分体现学校各项工作成效和特色的档案资料。

我到评建办时,距离专家组进校评估只有半年时间。但各系各部门的评估支撑材料普遍质量较差,散乱不成体系,内容单薄,更不用说能够提炼出特色了。可以说,这半年,支撑材料的建立和完善一直是最重要的工作。首先是支撑材料目录的确定。在分别对接相关部门、大致掌握材料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制定了各部分的支撑材料目录。然后,张校长组织我们召开了多次会议,对材料目录一一进行审定。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大家都认真地提出一些意见。

支撑材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系统,为了达到既符合指标要求,又体现学校特色,我们可谓煞费苦

心。在材料规范方面,我们制作了各类表格模板、综述模板。本想着目录制定后,各部门只要按照目录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给我们提供材料就行。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收到提交的材料后大家几近绝望的神情。这个时候,是张校长重树了我们的信心。他说,要看到大家的努力,肯定别人的成绩,不能只是看到不足和差距。为了提高支撑材料整改完善的针对性,龙哥和我们7个同事商量后,制作了反馈表。在每份材料上都附了反馈表,写着详细的完善意见。

就这样,在后面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反馈了又反馈,各部门改了又改,但总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我负责的指标材料,总是显得太过单调,没有将学生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和取得的育人效果展现出来。时间越来越紧,我非常着急,感觉不能再这样低效率地在反馈和修改中循环下去。于是我同样主要和学生处、团委、招就中心打交道的张瑾商量,决定直接把工作的地点放到牵头部门去,和部门主要负责支撑材料收集的同志一起想办法。也就是这个

急中生智的措施,在评建工作冲刺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各部门提供的材料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特别是通过与大家沟通,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作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的一些建议也能够更好地被大家所吸纳和接受。经过很多个白天和黑夜,在定稿之前,我终于备齐了大致能够让我满意的材料。

正式评估开始前的那个月,评建办基本上都是凌晨一、两点才下班,明湖恍若辰星的灯火是我们最常见到的风景。最后的那个星期,我基本住在学校,材料一份一份地改,综述基本都是重写;校园文化活动那些散落的材料和图片,我一张一张地选,然后重新组织,丰富文字,凝练特色。其他的同事也非常辛苦,疲惫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开来。平时有说有笑的我们长时间地沉默着,只有鼠标键盘的敲击声和打印机的声音响成一片。灯光将我们和窗外的风雪夜分割开来,划出冷暖的界线。最后连一向精力充沛的张校长都扛不住生病了,但第二天他又来到学校,只是有些憔悴。

终于,在专家组进校评估前几天,支撑材料完备了。经过校领导的审定,材料开始排印。当数十册支撑材料排放在我们面前时,真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心情特别激动。

指挥部

专家组开始进校评估。龙哥和我们评建办的7个人都没在学校,我们在专家入驻的明湖花园酒店会议中心一楼的“指挥部”里。评估期间我们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专家组要求抽调的材料信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到相关教学系,并认真核对各系送来的材料,确保材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准确地送到专家房间。

为了提高效率,我们7个人每人对接2个系。因为我是从中文系抽调的,对人文学科比较熟悉,就对接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一天晚上非常紧张,校领导们都围坐在指挥部里,和我们一起等着专家组会议后开出的第一批抽调档案清单。学校各系的领导和负责联络的同志们,想必也是万分紧张地等待着。

清单出来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晚。单子过来后,龙哥按照系别分给我们对应的人员。我们随即通过QQ渠道发送到联络员。半年时间并肩作战,给了这个团队一种默契。按照事先约定的方法,甚至没有一点纰漏和延迟,这是事前连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当天晚上,所有的材料都在半小时内顺利地送进了专家的房间。凌晨一点半后,指挥部下达了休息的指令。第一天如此顺利,我们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

在专家组开展评估的这几天,我们都待在明湖花园酒店的指挥部里。校内的情况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但凡听到哪位专家对某位老师上课给与肯定和赞扬,我们都会感到激动和高兴。专家在第一天集中抽调了教学档案后,此后只零星抽调过两次。这是一个很好的讯号,表示专家对学校教学档案的规范性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没有抽调更多的档案来印证。

当我们从明湖花园酒店回到行政楼3楼办公室,学校为之奋斗了4年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终于结束了,我们的使命也结束了。尽管最后的成绩还不知道,但我们都

很乐观。因为临近评估和评估期间的这段时间,让我们感受到了全校职工的责任感和凝聚力。当整艘船上的水手们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的时候,这艘船怎么可能不达彼岸?

站在新的起点上

教育部下文通知评估结果的那天晚上,校园里燃放了半小时的烟花。绚烂的烟花在明湖的夜空

绽放,让我想起了多少个夜晚陪伴着我们的明湖灯火。六盘水师范学院合上了7年矢志不渝、艰苦奋斗的书页,站在了建设区域性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新起点上。而我,回到暂时告别了半年的讲台,又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科研处,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

【作者简介】戴永恒,男,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科研处干部。

“黑马夹”诞生记

■ 龙尚国

2015年10月底,我调入六盘水师范学院宣传部任副部长。不久,部长办公会议明确我分管宣传科和院报编辑部。校宣传科两人,承担工作之一是更新学校官网;院报编辑部一人,具体负责院报编辑。

随后的工作中,我感觉到官网和院报主要问题是缺少稿源。而其它高校网站,有时一天更新多篇稿子。“主要是各部门和各系没有写稿积极性,校广播台虽然也在写,但没有素材。”同事说。我想,要调动积极性,无外乎两种办法,一是抽鞭子,一是给糖吃。对来稿量暂时不可能纳入考核,鞭子抽不

成;暂时也不可能提高稿费标准,糖也给不成。怎么办?必须找一条出路,解决稿荒问题。

能不能继续加大力度,从学生身上想办法?同事担心:老师的稿子都没写好,学生能行吗?你没见他们写的,修改起来好难啊!是啊,一段时间来,修改稿子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稍微疏忽就出问题,标点符号使用、逻辑语法等错误不少。可是,不从学生身上想办法,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当时,学校网站发布新闻稿的流程大致是,校广播台接到采访任务,派出新闻部的同学去采写,稿件出来,交给新闻部部长审改,送

广播台台长审改,报校宣传部宣传科审改,再报部领导审改,才能在学校网站上发布。我感觉这流程有点繁琐,新闻讲究的是新鲜和快速,这流程没几天走不下来,如果部领导有事没在办公室,拖的时间将会更长。但是,作为学校,要提升同学们的文字能力,这样的流程似乎又很有必要。

再难,也要从学生身上挖潜力。2016年新学期开学,我把将校广播台新闻部独立出来,直接受宣传科领导的想法给部长作了汇报,部长很赞同,并放手让我办理。于是,我与宣传科同事们商量具体的措施办法。按照惯例,校广播台一般在每年3月底换届,能够在换届前将机构独立出来最好。统一了思想认识,我们找广播台的领导班子谈心,他们虽然表态支持,但给我的直觉,他们心底并不十分情愿。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成立30多年的校广播台,新闻部在他们手里分开单干,他们暂时还接受不了。

自然不由他们说了算。3月底校广播台换届,王大学同学当选台长,谌晗同学当选新闻部部长。宣传部明确由刚调入宣传科不久

的陈挺老师具体负责指导,由谌晗具体负责起草大学生记者团章程、管理办法,酝酿大学生记者团部门设置及部门职能等事宜。当时在机构名称上,我觉得可以用“大学生记者团”,长远看,还可以一步到位,用“全媒体中心”或者“校新闻中心”“明湖新闻传媒中心”这类名称。反复征求筹备组的同学们的意见,他们主张用“大学生记者团”名称,说这与其它高校新闻组织的名称一样,可申请参加贵州省高校传媒联盟。我同意了他们的想法。名称不是第一,第一位的,是写出好稿子拿出好作品来。基本有个框架后,4月初,我牵头召集宣传部部分同事和记者团筹备组的同学们,对大学生记者团的部门设置、主要职能等进行了充分讨论,确定设置综合策划部、编辑部、新闻部。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一个什么内容的会议,我已经记不清。是在博学楼117召开的。部门领导们在前排就座,部长有事让我代会,自然我就在部长的位置坐下。按照惯例,校广播台安排了新闻部的同学去采访报道的。校广播台30多位同学,除了

台长王大学和新闻部部长湛晗,其他人我仅仅是面熟。

当晚报道出来,好像是在台长王大学同学的QQ空间见到。一读就觉得不对劲,与实际出入太大。我留言,大意是,这篇报道与实际不符,校长没有讲话,讲话的是副校长。第二天,台长王大学进了办公室,说是根据领导要求,对涉事的小记者进行了严肃处理。我接过他递过来的校广播台的红头文件。文件表述十分正规,对此次采访报道的记者给予了记大过处分。校广播台有比较成熟的管理办法。手持这份所谓的红头文件,我感觉有些沉重。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大学说,我也想不通,人在现场都要写错,确实应该处理。我说,把当事人找来,我先了解一下再说。一会,当事的同学来了,叫虎尊显,墩实的身坯,红着脸,低着头。我问,会议召开以后,你离开了会场吗?他说,我一直在会场的。我有些生气,问,是哪个领导讲话你不清楚?他说,我坐在会场的最后面,没看清楚。又问,那你怎么写是校长讲话呢?他说,我是按照会议日程来写的。我又问,你为什么不到

前面去呢?他说,前面没位置,也不敢在会场走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给部长请示,说这事能否由我全权处理?部长自然同意。大学生记者团还在筹备中,目前仍是广播台新闻部。我让台长王大学召集广播台全体会议,我要参加。会上,虎尊显同学将当时会场现场采访的情况进行了复述,我引导同学们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大家都认为,主要是采访的同学在会场不敢随意走动,写稿时又没想到要找办会的部门核实情况。针对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了采访和写稿中的一些基本技巧和知识。最后,我提出了不处分、不检讨、下不为例的“三不”处理意见,即广播台收回文件不给予虎尊显同学处分,虎尊显同学亦不再作检讨,但是要求类似的错误,自此下不为例。我担心的是:学生们凭着兴趣爱好干活,如果打击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于他们个人来说,最多就是退出团队,但长远看,这不利于今后记者团甚至广播台这两个团队整体实力的提升。作为团队上层领导,调动全体成员的兴趣爱好,激发他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永远是第

一位的。

4月中旬, 谌晗、虎尊显、陈鹏鹏、向秋樾、李庆云等五名新闻部的同学, 以大学生记者团筹备组的名义开始纳新。他们双管齐下, 一是在学校人流量密集处设点填写报名表, 二是通过扫描二维码报名、邮箱报名等方式进行。与此同时, 我们以校宣传部的名义, 下发了筹建记者团的文件至各教学系, 请各系推荐一至两名学生参加记者团选拔。这次纳新共有57人报名, 4月下旬面试, 我召集宣传部部分同事和记者团筹备组一起, 侧重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面试通过进入考察期的有26人。

在陈挺的具体策划下, 5月上旬, 大学生记者团召开了第一次例会, 提出记者团工作设想, 根据宣传部意见, 暂定谌晗为记者团负责人, 开始策划专题报道——校运会专题。5月中旬, 校运会专题报道形成初稿15篇, 先由记者团集体修改, 陈挺把关, 由我终审后发布, 最后学校校报以通版形式刊发了9篇文章。

30多人的大学生记者团, 与校宣传部宣传科挤在一起, 在勤勉楼三楼307室办公。至此, 记者团

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 摇摇晃晃, 跌跌撞撞, 艰难上路。

6月19日, 大学生记者团召开了第一届选举大会, 选举产生了团长和各部部长, 第一届记者团管理团队就此正式组建。6月20日, 大学生记者团自己的新媒体平台“明湖青年传媒”正式上线运营, 学校官方微信平台“六盘水师范学院”也由陈挺与大学生记者团一起, 开始试运行。这段时间, 记者团的小伙伴们劲头十足。暑假前, 不少同学纷纷表示不回家, 想找新闻单位实习, 进一步提升新闻从业水平。我利用与市内各媒体的关系, 将他们送往贵州日报驻六盘水记者站、六盘水日报、乌蒙新报等媒体单位实习。

校大学生记者团从筹备到上路这段时间, 花费大量时间的是同事陈挺。陈挺学的是社会学, 由保卫处调入宣传部宣传科不久, 新闻和摄影不是他的专长。但是, 他勤奋好学, 很快就掌握了摄影技巧, 新闻稿件质量提升也很快。许多时候, 他与小伙伴们一起, 策划宣传报道的内容, 组织学习写作新闻稿件。小伙伴们采写的稿子, 经过陈挺的审改后再给我审改, 我返回

给陈挺,陈挺又召集起小伙伴们,一起研究讨论我修改的稿件。这些工作,多是在放学以后或者晚上的时间进行,我经常见到,三楼宣传科的灯,一直亮到很晚很晚。

2016年8底,新学年开学,记者团提出,为了采访方便,借鉴相关媒体的做法,建议制作团服。宣传部很快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充分尊重他们的设计理念。团服为黑色马夹,正面胸前为校徽和“明湖青年传媒”字样,背面为弧形“六盘水师范学院”下连直线“大学生记者团”字样。在颜色选取上,黑色沉稳大气、低调内敛,与白色的字体黑白分明,有隐喻记者追求事实真相之意。

9月初新生入学,记者团开始了秋季大规模纳新,共计报名300余人,经笔试、面试后进入试用的20人。为了尽快提升全体成员采写新闻稿件的能力素质,由校宣传部出面,邀请了六盘水日报、乌蒙新报、六盘水电视台等新闻部门的老师们到校,利用晚上的时间,分别进行新闻采写、新闻摄影等内容的培训讲座,学生们受益匪浅,采写新闻稿件和拍摄新闻图片等,质量提升较快。

记者团虽然基本上路了,但还没有召开过正式成立的大会。应他们要求,宣传部决定在11月8日记者节当天召开庆祝记者节暨校大学生记者团成立大会。学校党委分管领导傅亚频副书记出席了会议,听取记者团工作汇报后发表了讲话,对记者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表态解决。随后,他协调资金,为记者团购买了3台照相机。

2017年6月,宣传科与记者团分别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记者团从勤勉楼307搬到了707。同时,傅亚频副书记又为记者团添置了1台相机,同时配备了办公桌椅、电脑等物品。这一年,大学生记者团的黑色马夹,在明湖校园,开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记者团领导团队的一些同学,成了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贵州片区的成员或联盟负责人,2017年度贵州省高校校报评比,我校第一次斩获“优秀编辑”“优秀学生记者”“优秀新闻作品”等多个奖项。

【作者简介】龙尚国,男,六盘水师范学院宣传部副部长。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写在“拐点石”落成之际

■ 白平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你们是母校首届毕业生，六盘水师院的校史里，应留下你们多彩的情影！”

当校领导这一动人心魄的提议，传到1977级中文专科班同学中时，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班顿时沸腾了！

“能为母校做什么？怎样为校史增辉添彩？什么最美、最有价值、最能展现我们这代人的特点？”

一场“大讨论”在同学中悄然兴起。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像一群远方的游子，终于找到家了！”情到深处，有人热泪盈眶。

“我们要尽绵薄之力，感恩母校！”放飞心语，有人豪情万丈。

大家纷纷将自己精心收藏的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和学生证、课本以及毕业证、校园照，全都无偿地捐给了母校。

学子之心啊，魂牵母校，情系师院！

不过，最让人感叹的莫过于：“树碑立传”。这一念头一起，同学们的举动如同“井喷”！

有同学，专门兴致勃勃地跑到外地，去寻石、找石，想把美的风采、石的韵味、形的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非同寻常。于是，一块高1.65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的“黔太湖石”，被发现、挖掘出来了。

有同学从材质选料、基石色调、外观形状、雕刻制作等方面，对“奇石”的底座，精心设计，数易其稿。

有同学认为这“奇石”，曲折斑驳、鬼斧神工、出神入化；

有同学觉得这“奇石”，雄壮挺拔、气度不凡，让人荡气回肠！

有同学形容这“奇石”是“书博会友”。称它宽衣长袖、古风雅韵，拟在拜师……

有同学为它取名“吉羊报恩”、“吉羊谢师”。寓为一九七九年，大家毕业离校，正是羊年。况且，那年还有个“春天的故事”……

但最终，大多同学还是青睐这情深意长的神圣称谓：“拐点石”！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这“拐点石”，它不仅象征着我们这代人命运的“拐点”，更演绎着举国复兴的“拐点”！

为了“立传”，同学们更是煞费苦心，费尽心思。从题材立意到表现形式，从捉摸一句话到推敲一个词，无不张扬着个性和风格。关注度、参与率，空前！

于是，这才有了横空出世的几个“版本”。于是，这才有了盖棺定

论的“铭记”！

当然，这里面自然少不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倾情相助，一片苦心。

在此，怎一个“谢”字了得！

碑 铭

序文

文革终结，高考恢复。有为青年，大学圆梦。励精治学，各有所成。2016年8月，1977级中文学子相约母校，回眸历史拐点，感恩邓公伟略；放歌校园风采，寄情师院未来。勒此碑铭，以为纪念。

铭 文

杏坛鸣磬，革故鼎新。
首届学子，大潮奔竞。
邃密群科，咀华含英。
花至荼靡，馥郁臻臻。
寸草春晖，纪石永铭。

【作者简介】白平，男，贵州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中文班1977级学生。

厉害了，我的校

■ 张贵州

1992年9月，我从六枝矿务局最偏远的木岗矿考入六盘水师专。那时，在六枝人的口里，师专的名字叫“盘师大”，学校虽是专科，但名字听着很舒服。不曾想，现在确实离师大只有一步之遥，学校升本马上十年，弹指一挥间，如白驹过隙，催生诸多华发！

记得作为新生到了六盘水火车站的时候，一下车，就有哥哥姐姐们帮忙拿行李，搬箱子。问学什么，哪个班，非常热情，心里觉得暖暖的。从火车站到学校，还要经过一个收费站，就在现在的自来水公司那儿。到了学校，也意味着出城了。“我们的学校在乡下，没在城里”，成了当时我们进校的第一感

觉。因为那时要到黄土坡，是坐人力三轮车的，现在想想，其实也是一道风景线。

进校慢慢熟悉以后，才知道，接我们的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师兄师姐，是生物1990级的哥哥姐姐们，我们化学专业那时没有在校生，有个成人班全部毕业了。也才知道，有些专业是隔年招生的，我们的迎新晚会都是在生物1990级的带领下，和生物1992级混搭搞的。记得那年有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学校组织我们在大礼堂看电视，应该是开幕式。当有一队人马走过时，师兄师姐们沸腾了，“王校长、王校长”，指着屏幕里那挺着肚子走过的人狂喊，我们新生明白

了，“哦，那是我们的校长啊！”怪不得开会时没看见校长呢，当领队去了！后来知道得更多一些了，那一年六盘水师专羽毛球队是代表贵州省参加的，学校的荣誉已上升到贵州省的荣誉。当年的一个种子选手现在和我同事，看到当年的小鲜肉照片，和现在油腻大叔形象相比，简直惨不忍睹。

那时的我们，学习、生活很有规律。早上7点还要做广播体操，晚上还得上自习。查操的一个中文1990级师兄，现在已是六盘水市某局局长。记忆深刻的是门卫大爷每一天的那很有特色的催促声，一边用锁敲着铁门，一边高喊：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赶紧起来，要锁门了！在记忆里，学生科的老师非常敬业，查早操、查自习，管学生纪律。尤其是晚自习，学校书记、校长带头值班，全校职能部门都参与，有值班表，每个教室都查到，看学生到位情况。那时全校学生也才几百人，一幢楼就全部容纳。现在一个二级学院就有几百人，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的运动设施也不太健全，连足球场都没有，只有篮球场和排球场。住的是干打垒的房子，上厕

所要到楼房尽头的公厕。尤其是冬天，从热被窝里出来上厕所，就是一种折磨，所以大家基本练就一晚不上厕所的硬功夫。但也有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出门就嘘嘘了。所以，有时会闻着一些异味，就多冲几盆水解决。

那时的我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学校活动却不少，有在食堂的，有在大礼堂的。好多老师都参与其中。尤其大礼堂的晚会，老师节目精彩纷呈：小提琴、二胡、扬琴、吉他，都让我们瞠目结舌，感觉老师们好牛！因为那时学校没有什么艺术系，好多表演的老师都是业余的，现在想想，用多才多艺形容当时的老师们，一点不为过。

随着招生人数的慢慢增加，学校把干打垒的房子逐渐装修出来，给学生住宿。从开始的六栋楼，逐渐扩展到十一栋楼。而且，那时的学校，就在思考拓展办学的问题，招了煤化工、电气技术等专业。这些专业让我们嫉妒了一把。同样是专科，他们非师范，只读两年，而我们却要读三年，心里有些忿忿不平。不过，幸亏那时读书费用低，不但不交学费，每月还有补助，好像是五十一块。在九十年代，对学

生而言，也算一笔巨款。要知道，在高中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三十元，读师专不交钱还倒拿钱，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家里也给一些生活费，所以，就觉得生活还是很滋润的。那时在师专比较出名的有周老板，有几个样板菜：回锅肉、麻婆豆腐、洋芋丝，这是同学们改善生活必须点的菜。还有就是牛干巴，因为贵，点的次数不多，除非有吃大户的时候，才奢侈一回。

慢慢地，时光流逝，我们也读到了95年。这一年开始改革，要交一些费用了。我记着交了五百多，为这事，老师还专门解释了很久。我们班也比较特殊，读了三年，换了三个班主任。我们班主任对我们都很好，那时，还没有辅导员这种说法，班主任就是全职。我们的系主任对我们也非常好，现在我们都记着他的名字：杜宝明，只是后来他调到广东去了，就再也没见过。

非常幸运，95年，我留校了，当了一名教师。在学校就读的三年里，学校也在发展，修了图书馆、田径场，只是速度比较慢。以后逐渐地知道一些，才明白校领导去争取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的艰辛，可以

说是忍辱负重。那时的校园，被一条通往公安培训处的公路隔开。学校迫于无奈，为便于管理，只好在校园内部建了一座天桥，从公路上跨过，那座桥横亘了几年。

从1999年开始，全国高校逐年扩招，师专也扩大了办学规模。学生人数增加，办学资源也出现了短缺，学校因此得过教育厅的黄牌，限制招生。后来修了主教学楼，也就是现在的博学楼。启用博学楼，学生学习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道路环境却依然是“晴天一身灰、雨天满脚泥”。有外省考生进校后，看到这种现状，就产生了要退学的念头，多亏老师的开导和劝解，才坚持就读。

这种跌跌撞撞的发展，凝聚了几代师专人的心血，是大家精诚团结，艰苦奋斗，才让学校逐步地壮大，一点一滴地进步！

2009年3月，学校升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让大家有目共睹的是，近五年的发展，校园面积的扩大、建筑面积的增长、校园环境的美化，我联想到“脱胎换骨”这个词语。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受益人，我确实心潮澎湃！曾经泥泞的校园，现在是“贵州最美

大学校园”；原来干打垒六人、八人的住宿，现在是标准四人间，并且冬天供暖，这对于有凝冻的凉都，就是一个大大的福利！在路上或街上碰到熟人，很多人都是用一种羡慕嫉妒的口气说话：你们学校太漂亮喽，天天在公园上班！其实，这一切变化，倾注了所有师院人的心血，是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无私奉献精神堆砌出来的。如同我经常给别人说的：我对学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感情，已流淌在我的

血液里，无法割舍！我比母校只大四岁，但我相信，她会发展得越来越好，而且一直延续。我目前暂时找不到形容她的词语，观看了记录片《厉害了我的国》，片名六个字，也是我发自肺腑的对学校的赞叹：厉害了，我的校！

【作者简介】张贵州，男，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化学专业1992级学生。现任六盘水师范学院学生处处长。

我的中文系(外一篇)

■ 陈小江

一

很多时候,我为自己今生能成为中文系的一员而自豪。2008年9月,我和大多数学子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自己的大学之路。

在许多村里人眼里,我不是去读三年的书而是去混三年,浪费父母三年的血汗钱。三年之后,一样回到这个落后的小村子里,要不接过父母手中的镰刀锄头,要不出门打工。专科对于人们来说就是失业,就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收容所,更何况我读的是六盘水师专。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村里人说学

校时故意拖长的语气。在村里人和亲戚面前,因为我读六盘水师专,就多少有点低人一等,这让原本内向的我更加自卑,郁郁寡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我读六盘水师专两年半,就踏上了工作岗位。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见闻。往后对于他们子女选择在本地读大学,多少还是有些启示作用!

收到通知书时,父母极力劝我复读,甚至还请平日和我关系较好的朋友亲戚,做我的工作。一位姓彭的叔叔更是帮我找了全市最好的高三补习班,只要我点头,复读的费用他借给我,等我工作以后再

还。父母见我不愿补习，撂下一句“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的话，就开始为我置办读书所需的生活用品。

在当时农村，很多人家孩子读书，无论学校好与坏都要宴请亲戚朋友，这是村里流行的风俗。父母本来就不愿让我读专科，好像在他们心里我就是读一本二本的料，是他们出人头地的希望。现在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对于宴请之类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母亲坐车晕车，但她坚持送我上学，这是2008年9月留给我最温暖的记忆。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迷蒙的脸上看不见任何表情，丢给我一句“在外万事小心，没钱打电话给我”，就转身回屋。母亲扛着行李，不让我拿任何东西。从村子到汽车站，有一段2公里小路，路旁杂草丛生，露水打湿了母亲的裤脚。我默默地走在母亲身后。现在想起来，那是我成长过程中走过最长和最艰难的路。

二

在师兄们帮助下，我很快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学费缓交，顺利完成

新生注册，住进中文系男生宿舍10号楼201。第一晚我失眠了。那一晚我想明白一件事：读专科不等于失业，专科学校毕业不等于就要回家种地抑或出门打工，尤其是读六盘水师专。我决定要通过自己三年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中文系学习期间，钟敏教授现当代文学史，她的课堂旁征博引，善于用故事穿插讲解深奥的文学史，令人印象深刻。在讲解沈从文的《边城》时，她留给学生的课后作业是续写翠翠的故事。同学中大多数都写翠翠和傩送后来怎样怎样，我却突发奇想，想用诗歌来表达对他们爱情的惋惜之情，我写道：

一条江涌动千年
你站在故事里
等待爱情
那个人去了远方
不留一点音讯

这么多年
时光改变了一切
唯一不能改变的
是他在你心里的样子

三

也许他也曾像你一般

思念你

这些对于你来说已经

不那么重要了

那么对你来说重要的

又是什么呢

其实,在你心里

也没有答案

你守着涌动的江水

默默无言

也许明天,也许永远

你的期待和他的期待一样

同饮一江水,共赏一片月

才是这世上最完美的结局

把作业交上去,我是有着被批评的心里准备的。可是,钟老师并没有批评我,还说别出心裁,交出了能让她眼前一亮的作业,并且当着全班的同学,深情并茂地读。在今天看来,这根本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就是因为钟老师的这次鼓励,点燃了我心中的文学梦。她的鼓励式教学,确切切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

那以后,我不断地学习和写作,竟然懵懵懂懂加入贵州省作家协会,成为别人眼中所谓的“作家”。中文系老师们教给学生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教给学生脚踏实地做人的道理。大三的下半学期,学校招生就业中心发布了威宁县招聘教师的消息。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却把它当作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当宿舍里同学还在睡觉时,我便悄悄出门到学校的操场上,学习教师招聘考试过程中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答题技巧,通过自己先人一步的努力,我以笔试第二名的好成绩,获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威宁县的这所小学要求我提前到岗承担教学任务,但当时自己还是在校生还有一些课程未完成学业。我也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这一情况向辅导员高洁老师和系主任费虹老师反映,费老师向学校反映,最后学校同意我以见习的身份参加工作,工作期间自学,毕业前夕回校参加考试。我以学生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同时承担了最后半学期的学业和工作。通过

努力我也顺利通过学校期末考核，拿到了毕业证。

在别人还在兵荒马乱地进行备考和找工作时，我已经有了先就业再择业的权利。当我以提前半学期的时间，以学生的身份参加工作的消息，在村里传开时，原先对读专科就等于失业、对读专科抱有偏见的村民，也逐渐转变了自己的认识，不由得说有出息不再于在什么地方读大学，关键是怎样去读，怎么读这才是求学的根本。

四

2016年我通过成人高考，再次进入六盘水师院函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学院的巨大变化。原先的中文系升格成现在的文学与新闻学院，无论是师资还是办学条件，都有了长足发展。通过函授的学习，让我再一次聆听了老师们的教诲。

曾在我进校时，同专业的师兄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位外省的女生来学校读书，站在校门口就不愿进去了，因为学校办学条件等原因，这位女生最终拖着行李哭着回去了。这个故事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学校曾经的艰苦历程。我庆幸的是我选择了中文系，同时我也热爱我的学校，我以自己是学校中文系毕业而自豪。我在想，如果有机会，我想请那位当年哭着回去的女生，再来学校看看，感受学校独特的文化气息，和如今风景如画的校园环境。我想她一定会后悔当时她的轻易决定。我想起了叶芝《当你老了》中的诗句：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我想我之于学校之于中文系，我有这样深沉的爱恋和虔诚之心。

祝你一路顺风

你挥挥手,转身消失在毕业的队伍中。10号楼最后一次听见你并不完美的歌喉,这次没有人责怪和埋怨。三年里你唱过无数的歌,唯独这次你唱得真情实意。你把一千多个日夜,打包带走。月光照在操场上,你和室友终于逛了一次椭圆。说好了不许哭,六个大男生还是抱在一起悄悄抽噎。

你路过曾经抱怨过无数次的食堂,你想起二号餐厅老板的势利。一锅素菜吃到变味,一碗饭做两碗饭炒,在油里加水。虽然两块八一餐你只能吃个半饱,但是这次想起你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看着大一大二的师弟师妹下晚自习回来,边笑边啃面包。多熟悉的日程安排,你忽然好想再上一次晚自习,然后回宿舍睡觉。室友说了句“走吧,不然会误了车了。”

你想起了三号楼五层靠左的第二个窗口,你偷偷喜欢了三年的那个女孩就住在里面。你拿出手

机下意识地拨了那个熟悉而有些陌生的号码,接通了传来的依然是女孩甜甜的声音,不过这次你终于说了一句再见,然后挂断轻轻删除。学校在建设中,条件不免艰苦,过了十二点,楼下的厕所便成为男生的澡堂,吼几首变调的老歌,混着水流拍打在身体上,成为一天最后的总结。

一起挑灯夜战的室友,一个个离去。你家最近,你也不知道送完老四,谁来送你。你不知道你偷偷喜欢的那个女孩也曾打听过你的行程;你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在你生日点歌给你;你不知道开水房的开水,为什么不能泡方便面;你不知道爱踢被子的你,今后会不会有人像小曾那样,半夜起来为你盖被子;你更不知道明天的你,将去何方。就像你不知道,刚进校时一起住的这间宿舍,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你带着一千多个日夜,锁上门转身走了。当有人再开启的时候,又是一年开学时,那时没有人会知道你们的故事。

你茫然地走过那个每次期末考试都赚你无数钱的复印店,走过第一次约女孩子时买过瓜子的水果摊,走过失眠时打过牌的操场,走过为送女孩子翻过的围墙。这一切都将在今天后从熟悉到陌

生。还有陪伴了你三年的“高原风”文学社,给你家人一般的温暖。还记得青涩地站在招聘台上演讲,焦急而惶恐地等待招聘结果。没有想到一转眼,师弟、师妹就在欢送座谈会上为你准备礼物。接过礼物的刹那,你就知道离毕业的那一天已经很近。你想起了出报纸和申请大学生优秀社团时点蜡烛整理材料的艰辛。听着他们的工作计划,和迎新任务安排,你觉得这一切都那么熟悉,只是去做的人不再是你。

你想起了陪你三年的中文系,和蔼又略显严肃的系主任,当代文学课上的旁征博引,让你一次次打消了上课睡觉的念头。上课基本上用吼的吴老师,像母亲一样的刘老师……

一转眼你就站在综合楼,照毕业照的人群里。路过的师弟师妹,偶尔投来的羡慕眼光。让你想起三年那是多么长的时光,为什么转眼就到。在一声“茄子”声中,你将告别校园,告别围床夜话的哥儿们,告别那些迷茫且执着的青葱岁月。

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那些争抢“打双升”的时光,那些写诗发表领稿酬,偷偷喝酒违反学校管理规定的怦然心跳伴着一千多个日夜,

在一声再见中,就这样被时间塞进脑海,变成你一个人独有的秘密。

你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再相见,你没有勇气给谁说一声再见。提着几包牵挂和祝福走了,出了宿舍向左转五十步,向前走五百米,就是十一路公交车站。

下一站,你不知道到哪里,其实三年前你就知道的,不是吗?三年前父母送你来,三年后你一个人回去。三年来的幸福快乐,都只是黄粱一梦,梦醒了还得一个人走。

你忽然想到这样几句歌词,“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你背上行囊,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我最亲密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是的,我们无法选择不毕业,但是我们可以用三年学到的知识选择一个想要的未来。

下一站是社会,是家庭和幸福。下一站,我希望还能遇见你们。再见我的兄弟,再见我的同学,再见我的母校,再见我生活了三年的凉都。亲爱的同学们,祝你们一路顺风。

【作者简介】陈小江,男,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文教育专业2008级学生。

再进明湖

■ 王国宁

岁月如白驹过隙。回眸三十四年前,大学毕业的我,怀着希望与忐忑、兴奋与惶恐、期待与担忧的复杂心情,怀揣大红烫金的毕业证书,与许多青涩的学子来到了当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三不要”的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六盘水,开始了我一生的追求。上班后,每到下班时分,办公室的阿姨们就会慌忙收拾东西,还相互照应“快点,晚了就赶不上回朝阳沟的班车了。”朝阳沟,也就是现在的明湖,曾经勾起了我的好奇和向往。

经过同事们介绍,才知道朝阳沟是“三线建设”时期,由六枝大华农场迁往原水城特区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也就是新成立的六盘

水市委、市政府前身六盘水地区革委会所在地。经过参与整理档案资料,不仅对“三线建设”的辉煌历史有了初步了解,而且还得知彭德怀元帅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老革命”在这里指挥“大三线”建设。这里,也是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前身——新建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大专班落脚之地,心中不免产生了一股敬仰般的冲动,心想一定找个时间到此一游。

春夏之交的一个周末,天气乍暖还寒。我们几个单身汉从黄土坡出发,沿两水线公路步行约两公里的沙石路面,来到了心目中的“圣地”,此情此景难免有些失落。走过极为简单的水城河桥,只见几

栋低矮的平房散落在一条窄窄的水泥路两旁。沿途而上,就见到了与其他矿区一样的“干打垒”,完全是“靠山隐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风格,连学校的影子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高等学府。带着这样的失望,我们硬着头皮沿小河而上,冒险穿越了还未开发的“一线天”,从上游马落箐出来,看看一个个象“落汤鸡”的样子,引来一阵阵开怀大笑,将这次“豪华之旅”的疲惫和失落抛之脑后。倒是水城河边福建人开的理发店,当时爱“臭美”的我们,隔三差五跑过来打理一下发型。到市纪委工作后,也因为检查考核或参加师专党委民主生活会来过几次,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更谈不上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转瞬之间,来到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年近半百的我作为最早“享受”升本成果之一的成员,经市委提名任命来到了师院担任组织部长和人事处长,钻进朝阳沟,再进明湖,一干就已七年。虽然级别提高了,但身份、角色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从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到事业单位的管理职员,从市纪委监察局的领导班子

成员到高校的中层干部,从监督者到被监督者,从服务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到服务高校师生员工,一下“蒙圈”而不知所措。尽管如此,还在时任校长郁钟铭、党委副书记蒋承云等领导主持的欢迎会上信誓旦旦表白:既然来师院,就是师院人,就要服务好师院人,为师院的发展出力!但心里确实没有足够的底气。看到雨迹斑斑简陋的办公室,看到每天从办公室清扫出去半撮箕泥巴,看到从原单位搬来的昙花没等到一现就被冻成稀烂,再看到送新生入学的家长环顾校园后扭头把子女带走的情景,不免心里感到无奈和惆怅。唯有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当时,整个明湖还是一个在建的大工地,只见沟壑不见湖。此时的师院可谓百废待兴。由于升本后近两年半,新的校领导班子尚未建立,干部人事冻结,尤其是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干部队伍建设成为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的头等大事。在“要让大家享受升本成果”的感召下,经过争取上级领导机关的同意和支持,在

全校开展了公开竞聘处级干部工作,这是一项时间紧、任务重、程序多、要求高和政策性强的工作。最为要命的是,当时熟悉组织人事工作的同志都因参加竞聘而回避,作为新手的我只好带着八、九个“小年轻”加班加点,边学边干。为鼓舞士气,常常讲一些诸如“人生的体积是可以计算的,因为年龄是人生的长度,工龄是人生的宽度,而经历则是人生的高度,人生体积的大小是由一个人的经历决定的。因此,经历过与不经历过就是不一样,兴许参与这次竞聘工作后,你的人生就会发生改变。”直到今天,有些已提拔的年轻干部还津津乐道笑谈此事。经过短短三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公开竞聘的68名处级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随后又在全校范围内公开选拔90名科级干部上岗,基本解决了无人干事的问题。

干部问题解决了,人才问题又浮了上来。当时,全校有500余名教职工,不仅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学缘结构不合理,而且学历学位普遍偏低,难以满足即将迎来的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有关要求。新的人才难以引进,而数量

极为有限的硕士以上研究生还难以稳定,80余名研究生没有按政策规定落实新入职人员试用期满分别享受副高职称或中级职称的待遇,有的已拖了四、五年。为破解这一困局,我不惜发挥刚离开市机关的“余热”,四处奔走“攻关”,最终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与此同时,学校作出了主动出击引进人才决定。为此,我多次策划参与赴省外引才工作,每次出去七、八天,有时一天要赶两个省会城市,多数时间是一半睡在火车上、一半睡在宾馆里。为了增加引才宣传的说服力吸引力,还与同行的同事将存在手机里的杂乱无章的校园照片拼凑成“广告片”,在招聘现场播放,到处宣传“我们学校虽然现在艰苦,但是正在大规模加快建设,如果能亲力亲为见证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校园拔地而起,且不愧为人生一大幸事。”为认真解答研究生的各种咨询,仅2012年下半年购机预存话费,不知不觉就打掉了近3千元。天道酬勤,在市里提高引进人才门槛时,我校就引进近200名硕士以上研究生,博士也由原来的凤毛麟角达到了近20名,教职工队伍结构发生根本性转

变,为顺利完成迎评促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再进朝阳沟,才深深知道这里是整天洒满金色阳光的宝地;再进明湖,才深深感到这里也有别样的人生体验。短短几年,我亲历了前三十年想干而没有干成的大事,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后的“凤凰涅槃”,“贵州最美大学校园”是对“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师院人最大的

褒奖。而今,属牛的我深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真谛,我将珍惜十分有限的工作时间,只争朝夕,奋力拼搏,为早日建成内外兼修、实至名归的“贵州最美大学”而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王国宁,男,六盘水师范学院组织部部长。

您在我的青春回忆里

■ 匡其羽

那一年，您二十八岁，我才十八岁。

我们相识在金黄色的秋天里，我和家父长途跋涉只为见您。我和我的同窗踏步在那协调又美丽的军姿里，我要在您这儿圆自己高中时的一个梦——大学梦。

那一年，我们彼此了解。我记得您那时容颜憔悴，像极了一个打拼路上的年轻人。正如我现在一样，因此，由衷地喜欢您，渴望与您共成长，因为我知道，我将在您这儿开始我美好的青春。

又一年，我十九岁，您二十九岁。

我们成长在奔跑的步伐里，大二那时的我和我的同窗们跑在那自由又欢快的足球场，安坐于

略显破旧的教室里。

那一年，我们彼此相惜，我记得虽然那时您并不像现在这么柔美，全是沙石和泥。却有着山岳般的质朴和厚重，因此。我更加喜欢您，因为我知道，您将在不远的将来化蛹成蝶。

再一年，您已而立之年，我也二十。

我们奋斗在相依相偎的怀抱里，我和我的同窗走进那宽大但稍显古老的图书馆，我们走到密林深处野外实习，采集标本，认识大自然，认识我们自己。

那一年，我们彼此奋斗，都相信自己。我记得那一年您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修公寓、建主教和图

书馆。您那一年也换了名字,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改成了六盘水师范学院。

时间匆匆啊!

这么快,来到了我们相识的第四年,也就是我们彼此分开的一年,事实上,是我要离开您。因为我们相识的四年,您给了我想要的东西。

就在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你不曾怪我。

你不但不怪我,还给我送来一份不错的大礼。我拿着您给我的礼物,去了一个高中时就向往的地方,开启了我人生的另一征程。

在那些年里,我不曾忘记您,反而愈加想你。有的时候我从您门前路过,就是为了悄悄来看您。您越变越成熟,越变越美丽。

时间匆匆啊!

就在我离开您的第三年里,我也即将走出另一个校园。心里愈发控制不了自己。有很多夜里梦到您,梦到我回到您的怀抱里。

就在我们认识的第七年里,我决心回来找您。不管未来怎样,我就想和您好好在一起。

可您是否已经把我忘记,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您并没有我想的那

么好,任我自由飞翔在你的怀里。有好几个夜晚,我又想离您而去。

后来,想明白了。因为在我们离开的三年里,您也加快了步伐,您人才济济,我不能轻易靠近您。但我并不怨您,反而更加努力。就在我借您的平台努力奋斗的时候,您也越来越努力。

就在我们认识的第十年,我有了一点点进步,您前进了一大步。我只是您的一员,您却通过国家级的评估。

时间匆匆啊!就在今年,您已经四十了,而我也而立之年。

和您认识的十二年光阴里,您给予我青春美好的回忆。您还在我的青春里。

如今的您,越来越美丽,我有时候感觉配不上你。

如果有一天,我选择离您而去,这并不怪您。这是我想更好地贴近您。

您就是我的母校,学子因您而光荣;我就是您的学子,母校是否会因我而骄傲呢?

【作者简介】匡其羽,男,贵州师范大学六盘水学院生物科学专业2006级学生。现任六盘水师范学院科研处项目管理科科长。

我来大学两年半

■ 李津津

2015年8月28日,我从中原出发,跋涉千里,踏入凉都这个城如其名的地方。

记得那天似乎下着雨,很冷,让我这个还没有从夏日中醒来的中原女子瞬间如入冷窖。凉,便是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坐校车一路走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路边树上挂的红灯笼,当时感觉这里还挺有品位,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马拉松而挂的。

进入校门,第一感觉是学姐好热情,好像瞬间便驱散了那初来乍到的一份凉意。虽然如今已记不清那位学姐的样子,但那份温暖始终被记在心底,而且这温暖也一直被传承着。

还记得报到那天和我爸聊飞碟体育馆,还记得军训时主教和飞碟体育馆之间的挡板。那时候只有飞碟体育馆初具形状,奥学楼、翰学楼、勤学楼和艺林馆都还是一片狼藉的施工现场。那时候拍张照片晒空间都会被取笑说暴露了施工现场。转瞬间,飞碟体育馆已经成为室内羽毛球馆很久,勤学楼、奥学楼、翰学楼也相继投入使用,我们也早已不是初来乍到的青涩,变成了当初入学时口中的学姐学长。

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两轮夏秋冬春,如今是在这里的第三个寒冬,今年似乎格外冷,但是看着学校这两年多的变化,心理却莫名有

些暖意。

我们来时,还没有羽毛球场;现在,飞碟体育馆、风雨操场已经成为了羽毛球爱好者整日聚集的地方,甚至还吸引了许多校外的羽毛球爱好者。我们来时,后山是一片荒芜,只有些许小路可以通上去;如今,各条盘山步道已经成为了山上学子与山下学子沟通的桥梁。我们来时,龙山上是几座施工住房;如今,已是人来人往的龙山校区。我们来时,明湖菖蒲花开正盛;如今,明湖已入萧萧瑟冬。我们来时,明湖只是一个闲时闲逛地;如今,明湖已经是一个体育公园。我们来时,学校的迎新晚会是在露天的知行广场举行的,如今,学校的迎新晚会、艺术节闭幕式、新年晚会、毕业晚会等大型晚会都是在体育馆内举行。我们来时,是初出茅庐的青涩少年;如今,我们是开始思考与规划未来的青年。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一本书,一盏茶,静坐湖边,看着水波绽绽,飞鸟俯冲,水鸭潜水,晒着暖洋洋的阳光,与两三好友,谈笑风生,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吧!

如今的我们谈论起学校的变

化来如数家珍,谈起自己的成长也是津津乐道。大一时,我们懵懵懂懂,不知专业为何物,努力奔波于社团组织,跑腿当苦力,或是锻炼提升自己。大二时,在社团里基本都混得风生水起,开始指导小学弟小学妹,并开始独立筹划一些活动了。大三时,便开始着重培养接班人,退居二线了。大四时,又不知该为何奔忙了。

而我却好似把这个进程按了加速键。大一时,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社团;大二时,我又把时间花在了大学生记者团;大三了,我却潇洒地退了所有的组织,开始独自一人的思索,思索未来该去向何方,思索未来的路又该如何走,我开始仔细地翻看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儒家的《中庸》,开始翻看一些以前不太愿意触碰的专业书籍,开始为了什么而奔波,而不再是纯粹的为了忙碌而忙碌,却不知自己所求为何。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学校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也在一步步地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大一时,我们班同学讨论得最多的是我们又如何被当小白鼠实验了,我们这个专业如何不伦不

类,如何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开始讨论证券考试、银行考试、会计考试等等是什么时候,如何备考,买什么资料,我们开始讨论这次二级考试有没有备考,备考如何,能不能过,我们开始讨论未来我们该走向何方,考研or就业。

学校在变,我们也在变。我们是这个专业的第一届,那又如何,既然是第一届,就该有第一届的风采,就该有第一届的担当,或许学校提供的平台没有很多高校优异,但这只是一个跳板而已,又不是人生的终点。被当作试验品又如何,谁说试验品就一定要按照实验步骤走了,路有千千条,但最终都通向死亡,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景便选

择什么样的路途,或许你会偶尔遇到几个同行者,但最终,这条路还是要你一个人来走。孤独不是颓废,是成长所必经的蜕变。

八百多天,足以让一个人经历很多事,看清很多事,想清很多事。八百多天,足以完成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

八百多天,两年半,我来到这里也已经很久了,但我的未来会更久,这个学校的未来会比我的未来更加久远,久到不知何时,远到不知何年。

【作者简介】李津津,女,六盘水师范学院经济统计学2015级学生。

往事如風

……他们的故事,就像阳光下的梧桐树影那样斑驳鲜活,像山野里的鲜花那样异彩纷呈,但又像过路的风和阳光那样,温馨亲切,而又不留痕迹。

——高守亚《往事》

想起主编《掬水朝阳》的事

■ 袁仁庆

2003年3月6日,我从遵义医学院宣传部部长任上调六盘水师专任党委书记。身为贵州省作协会员、写作协会会员和全国科技写作学会理事的我,在当时,迸发的热情至今看来是那么可贵,不失为真实而有生机。那时,六盘水市委书记是辛维光,他行事沉稳,具有大将风度。到六盘水师专考察,对我加深了了解,说我适合于六盘水市的领导工作。2006年下半年,我兼任了六盘水市常委、宣传部部长。2007年,我调任六盘水市委宣传部部长,不再任六盘水师专党委书记,就离开了六盘水师专。

六盘水师专升格为六盘水师范学院后,2011年7月,组织安排,

我又调六盘水师院任党委书记。因生病的原因,2015年5月,我才调至贵州省电视大学任正厅级党委副书记。我之所以这样叙述,那是因为六盘水师院给了我忘不了的一切。

其中忘不了的,是主编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校园文学丛书《掬水朝阳》,在这本集子中我的作品,都是公开发表过的,其中,有在《人民文学》《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贵州日报》《贵州大学学报》《花溪》等刊物上发表的,而其他中文系老师的作品,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我曾这样说过:“《掬水朝阳》的问世,实在是地处磅礴乌蒙的贵州六盘水师专校园

文化透出的第一抹鲜亮的色彩和东风款款的信息。”那清新的空气，睡美人般连绵的群山，以及清澈透底的明湖，赋予作者以丰沛的灵感。面对朝阳，掬捧经过漫长岁月磨砺和孕育的湖水，透出银般的汪亮，是师生们向生活捧出的思索、体验、心智和营养，像一盏温馨和生机蓬勃的灯，闪烁着连绵的追求和向往。可以说，在平均海拔近2000米的喀斯特地貌上发出别有韵味和情致的诗歌、散文、小说和论文，如酒一般浓烈，月光一样清纯，读它，就是在读一个闪着乌蒙山雄浑光芒和古夜郎神秘色彩的陌生世界，实际上也在读六盘水师专的曲折、温馨和发展。

这时候，忽然想起了我曾在《贵州日报》上发过的一首诗：

国庆吾身总相逢，弹指已届中年颂。

多情风雨沐旧岁，无尽感思萦新梦。

喜有金樽逞胸臆，愧无建树立苍穹。

人生常叹路遥远，励志可酬是英雄。

如今，我已退休，多以散步的方式休养生息。每每在生机盎然的绿色环境中漫步，就会常常想起六盘水师范学院美丽的校园风景。那些自然的风景、人文的风景，是自然创造和人类创造的结果。而这些成果，也曾经有自己努力的一部分。想起那些奋斗的日子，心情还是无比激动，也感到十分欣慰。我想，只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往事都堪回首！

【作者简介】袁仁庆，男，曾任六盘水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中文系教授。

清凉地往事

■ 陈平

走遍千山万水，沿途多少风光！只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气候凉爽而让我时时想念的，那就是中国凉都——六盘水。当然说到底它是我家乡，客居广东的我和所有游子一样，念及父老乡亲同学故交发小时，心底永远深藏一份剪不断的乡情。但别人问我家乡的特点时，还是要说到它无与伦比的凉爽。

凉都三池三湖各有千秋，但最美是明湖。明湖湿地公园，既是六盘水人休闲游览的公园，同时也是六盘水师范学院的“豪华”校园：碧水青山，小桥流水，白鹭亮翅，彩虹卧波。波斯菊的清香从风中飘来，清泉从石上流过，湖边有学子读书，明湖的秀美宁静中还多了些书

院般的文化气息。

今天的校区越是美丽，越是挡不住回忆的思绪。

或许，那个在湖边背诵诗文的文学院女生无法想象明湖边的这所学校曾经的样子。作为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曾经的师专老师，往事并不如烟。自从得知这个城市被权威机构命名为“凉都”的那一刻起，我惊异这个“凉”字怎么像点中了任督二脉那样，把我多年不经意的许多回忆都联通起来。而我所有凉爽的回忆几乎都离不开这所学校，这一片青山，这一弯明湖，总觉得，这里是凉都最清凉之地了：清凉的环境、清凉的工作氛围、清凉的心境……用“清凉”一词怎

了得!

关于这片清凉地最早的记忆大约是1983年夏天。那时我大学三年级,受差遣从贵阳师院送函授试卷来六盘水大专班给函授生考试,第一次踏足这个叫朝阳沟的地方。顺斜坡一条路上去,路边几间参差凌乱的低矮平房,过后看到唯一一栋稍气派些的三层大楼立于山坡上,好像还是招待所,因为我和同来的伙伴还住在其中一个房间(后来这栋楼成为师专的主要办公楼)。周围有一些很破旧的叫不出名的建筑,完全不是学校的概念,从窗口望出去,层层石阶堡坎之下紧接着农田,所以我们住的房间里仿佛都弥漫着山野气息的清凉的空气,很感性很文艺的伙伴蕾蕾从嘈杂繁华的贵阳城出来,一下子看到了尽在咫尺的农田和田埂上茂盛的野花野草,一路惊叫着飞奔下去采摘了满满一大捧紫色的野雏菊回到房间,开心得流下泪水。难怪她要惊叫流泪,因为贵阳市区是没有这样寂静的学校,没有这样清新的空气,也没有这样靠近真正原生态田野的住所。与贵阳的暑热相比,这里真是太凉爽了!如果不加一件外套甚至有点冷。

我很清醒地知道,这种野花在田埂上自生自灭的环境,除了清凉,一定还有偏僻、荒凉、简陋带来的寂静与冷清。

再次来到师专已是1984年8月了。又是夏天,但这次来是我毕业了,分配到师专中文科当老师。在原来那栋三层楼的左后方已经增加了一栋更加高大而崭新的教学楼。虽然学生宿舍还是原来的一些旧房子,不过立在斜坡上的办公楼和教学楼当时看来已经足够高大上了,我和同年毕业分配来的十几个年轻老师开始了快乐的教师生涯。大多数年轻老师都散居在那些低矮的旧平房里,而我和另外7个年轻女孩子却似乎得到了优待:住在新宿舍里——一幢二层的单身教师宿舍楼的一侧又延伸出来增建了上下8间新宿舍,宿舍在小桥边,小桥下流过的就是明湖的水,虽然去到办公楼和去教学楼上课,尤其是去最靠近朝阳沟里面的饭堂吃饭要爬坡、转弯,走较长的一段路,但每每站在小楼的楼梯口眺望波光粼粼的明湖水,还是清凉惬意,什么艰苦都不在话下。事实上我们8个不识愁滋味的女孩子住在这里,那感觉和读大学住的女

生宿舍没什么区别,工作之余,整天飘出飘进,笑声不断,分享美食、共赏音乐、神聊乱侃到深夜……特别是个性十足的谭老师虽是教生物的却比中文专业的人还健谈。一次兴头烘烘说是要去山上打几只麻雀来改善伙食,带着一两个助手转一圈“扛”回来一只一个小手掌就能盖住的超小麻雀,交给我说要煮美味的麻雀汤给8个人喝,那不就像把一个鸡蛋打进长江里喝蛋汤吗?我自然是依靠加多两瓢水和大量的味精、葱花应付这无米之炊了。结果大家喝了啧啧称赞说美味无比。还有一次似乎是数学的黄老师,带着邻家熊师傅的10岁女孩,天黑时说是要去捉田鸡来吃,她们一路上热烈地谈着捉到田鸡后谁分前腿,谁吃后腿,正分着,突然听见粗重的蛙鸣声,电筒照着它不动,用铁钳夹了回来,说是抓回一直很肥大的,放到明亮灯光下仔细看,谭老师用专业的眼光研判:那是一只癞蛤蟆。不能吃,放生了之。还有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因为同庚决议操办一个较大的生日聚会,但跑遍了整个六盘水的点心店铺买不到生日蛋糕,一直跑到水钢深处的一家店买到了大

而圆最本色的金黄蛋糕,没有奶油巧克力水果装点的裸款蛋糕,买回来自己用五色的果脯和水果点缀,插上生日蜡烛,加上鲜花和红酒,邀请了小楼上能请到的所有姑娘和小伙来参加,竟然过了一个较为豪华的有些情调的富有仪式感的生日。非常满足!诸如此类。现在想起来都是快乐事。

如今的物质条件,手机网购,已是应有尽有,但却再没有那时的快乐。我觉得那时的我们身心不躁,什么困难都不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什么事情都全心全意去做,全心全意去欣赏每一份自己拥有的幸福与快乐,那时的清凉是清新的空气,是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更是一种心境,一种因为年轻而无忧无虑的天然的惬意和自足的快乐心境。

我们的小楼上更多的时间是极为安静的,你以为大家都上街去购物了,等到你敲门时,全都开了门出来,原来全都在认真地备课。虽然我们年轻无忧,但对教学工作的认真和勤勉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知道那时姑娘们在自己的科系里也都是小字辈,但她们对于专业

知识的一丝不苟和教学上深入钻研,从来不会敷衍了事。那些年,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先是一心考研(那时候大多数研究生专业招生全国1-2人,考研似乎比今天考博的成功率还低),两考未果后便去了东北辽大研究生院办的助教进修班学习文艺美学,外出学习,视野开阔,结交了很多同行和导师,感觉到文艺学、美学、哲学、文学各门课程之间可以融会贯通,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牢固和丰富,专业成长突飞猛进。我要求自己每年写一篇学术论文,而且一定要做一个学生喜欢来听课的老师。我想我基本做到,其他姑娘们也都大体如此。如今在师院,她们都是自己院系的骨干和领导,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她们的青春没有虚度。当初我们这样的沉浸于工作的那种沉静状态,也是一种清凉,这清凉来自内心的知性、理性和平静,来自对教学、教研、学术领域的潜心钻研,是思想智慧的深邃与宁静。

我印象中,那时我们年轻老师之间的聚会与讨论很少怨天尤人。就算有满腹牢骚也总是化为一种自嘲调侃最终自我超越。生活中的烦恼、工作中的压力、感情

上的纠结和今天的年轻人是一样的,但是几乎很少有什么人崩溃啊跳楼啊抑郁啊看心理医生啊等等。或许是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我们不宅,我们非常看重表达与交流,我们在表达与交流中修正自己的生活态度,我们在困难中找到希望,我们在挫折和打击中超越自我。最会自我调侃的除了我们这小楼上的这几个叽叽咋咋嘻嘻哈哈的姑娘,我熟知的,还有彭望书老师,数学老师的聪明智慧在她那里随时转化成机敏睿智的想法和活泼幽默的语言,体育老师讲解羽毛球比赛对手之间的如何推、拉、挡、扣、杀的种种对抗,在她那里通俗直白简洁形象地概括为“互相折磨”。还有很多不计其数的机智幽默的谈话如今很难还原了,但那份开心愉快却刻骨铭心。其实还有体育系任三三老师和数学系的王崇正老师,在文艺节目和体育比赛中快乐多多自不必说,就算是什么活动也没有,他们也能活出很多快乐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段子”太多。王老师在教数学之余还有一个琴棋书画的世界,吸引他自己和同事们一起沉醉,如今他已不在人世,但按照他的性格在天堂也必定

是个快乐天使。而任老师作为体育老师,谈话热情、幽默,做事高效敏捷,性格豁达,心态和他的笑容一样阳光灿烂。就连没有担任教学工作的龙昶,有一次在小桥上碰见我,情不自禁地指着从远处流来的明湖水说这也有“衔远山,吞长江”的气势吧,我接着说那我们岂不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了?然后我们都开心地笑起来。其实当时的明湖不过是稍微宽大一点的河水而已,绝不像现在这般宽阔壮观。然而龙昶不经意的一次诗意感触,让我立刻觉得那小桥不是普通的小桥,在桥头望明湖水竟然有范仲淹登岳阳楼的气概。其实我们那时工资100多元,没车没房没有华服美食,但是每个人的内心是强大的,精神是富足的。那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清凉,这清凉便是超脱,是一种超越庸俗现实的人生态度。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一个皈依佛法的在家居士,称颂清凉地菩萨(地藏菩萨)时,对清凉二字有异样的亲切感,当我了解佛教描述所谓清凉世界、清凉地就如同基督教中的天堂一般完美,了解其“清凉”的含义包括三方面:一是快乐(佛语常作“欢喜”)除却烦恼心垢

的“热毒”,就会在“清凉世界”中感到快乐欢喜;二是智慧(佛语常作“光明”),消除烦恼借助的是充满光明智慧的“清凉言辞”,清凉代表着一种理性与智慧;三是超脱(佛语常作“涅槃”)即摆脱俗世烦恼而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涅槃”,即超凡脱俗,亦可到达“真解脱”的“清凉世界”。当我了解“清凉”的这三个含义,我震惊了!回眸一望,我们那些朴素清静岁月里的快乐、智慧、超脱,从佛法看来也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清凉境界!

难得! 难得! 在我还不知佛法时,佛法已在人间,已在我走过的岁月中了!

如今凉都的凉让我倍感明湖的清凉有了时代含义和更深的精神寄托。明湖,师院,好一片清凉地! 师院校徽上蓝白色象征水天自然,学校秉承“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人文观念,仿佛是受到神的启迪,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拥抱中的师院,选择了这个清凉、优美的环境。我仿佛看到,这片秀美清凉地,它从遥远的有点荒僻那个山谷走来,走过它渐渐成熟的日子,走过它一天天强壮深沉的日子,走到繁

荣的春天,走向日趋从容淡定的超越,最后走进今天繁花如梦和碧水青山……最后回归自然,回到初心。

我眷念那份清凉,时光荏苒,什么都在变,不变的是那份凉爽,风凉水凉,朝霞与斜晖都是凉爽的。这片清凉地什么都是清凉的,但唯独人不凉,故友至交,无论分别多久只要一见面内心马上热起来,暖起来。或者咖啡红酒,或者麻辣烙锅,那些似乎远去的往事再

次跳动在麻辣的舌尖时,心情明亮而温暖。然而这份自在与真诚,这份开朗与坦荡,这份淳朴与天真,正是精神上的宁静,是灵魂的清凉。

好一片清凉地,我的明湖!

【作者简介】陈平,女,曾任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

真情难忘

——追忆原艺术系主任王星治二三事

■ 苏士奇

按语：王星治，六盘水师范学院副教授。历任六盘水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书记、教育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正县级）。兼任六盘水市音乐家协会主席、贵州省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等职。现已离世。

和王主任相识于2009年4月。那时我研究生毕业，满怀期待，希望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接到了王主任的电话，话语间透露出的温和、热情与求“贤”若渴，让我一下子就和他拉近了距离……一周后我们如约相见，一番交流，甚是投缘。晚间，凤池畔品尝烙锅。四月的水城凉

风习习，时至傍晚倍感寒冷，从春城昆明来到中国凉都，只穿了一件衬衣的我不时哆嗦。王主任看到我的不适，脱下外衣，翻好衣领，轻轻地披在我的肩上，这是初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2009年8月28日，从郑州出发到六盘水师院报到。王主任得知行程，再三叮嘱，路上注意安全，盼尽快相见。8月29日上午10:00抵达师院，远远看到王主任早已在学院门口相迎。一把从我手中抢过大皮箱，紧紧抱住我的肩膀，激动地说：“终于把你盼来了，走，送你去住处……”路上遇到熟人还热情地说：“我们系的研究生来了！”其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一路爬坡上坎,王主任健步如飞,拎着箱子一口气把我送到住处。推开房门,屋内床铺王主任早已替我整好,迫不及待地问:“小苏,满意吗?还有什么需要我替你做的?”看到这些,哪还有什么太多的苛求,连声说:“王主任,很好,我很满意!”新的学期正式开始,一切进展顺利。转眼已至中秋,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异乡,对家的温暖更加渴求,和另一同事曹英杰兄(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商量如何过节。正在此时一个熟悉的电话打来,王主任在电话那头像兄长一样轻声地说:“小苏,你和英杰怎么过节?我和肖老师(王星治爱人)已经准备好了明天的饭菜,想邀请你们到我家共度中秋,你们有时间吗?”听后,心底一股暖流顿时升起,仿佛一下找到了家的温暖!我和英杰兄第二天准时到了王主任家,过了我们在六盘水的第一个难忘的中秋节!至今仍记忆犹新……

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着……由于在校园里居住,王主任工作间隙就会经常到住处嘘寒问暖,同时系上的一些事务也会经常让我分担,因此就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每次在一起处理行政事务,王主任总会提前给我泡好一杯茶、放好一支烟,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我兄弟般地交流。哪怕我的想法会有学生生气、甚至偏激,王主任总会以一种委婉的口吻谈出他的想法,并会说:“小苏,你感觉这样行吗?”其平易近人、视同事如兄弟姊妹的处事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2年,我搬出学校居住,和王主任接触的机会少了。但是经常会有电话联系,大事小情、谈天论地、无话不谈。此后,我的家人、小孩纷纷定居六盘水,特别是二宝的出生以及科研项目的增多,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和王主任的联系就更少了。但是每次在办公室见面,依然会泡上一杯茶水、递上一支香烟,大事小情问一遍。父母咋样?孩子咋样?科研是否顺利?对工作有什么想法?2017年11月2日约王主任吃饭谈论三线建设时期音乐方面的事情。他说:“小苏,实在不好意思,这几天身体很不舒服,回头再聚。”16日,忽然特别想王主任,就打电话询问近况,他说腰椎间盘突出,腰痛,要去市医院住院。24日下午2:40分去市医院看望王主任,平时精神矍铄的他显

得特别疲惫，勉强要从病床坐起，被我劝阻。躺在病床上，忽然感觉他老了许多，顿时心里一阵疼痛……那天，我们整整聊了一下午。临别紧紧抱在一起，互道珍重，并约定几天后出院请他吃饭。12月4日上午12:05分，打电话询问病情，看是否出院，准备约王主任小聚，谁知依然住院。他的声音显得更加无力并略带沙哑，在他得知我获批市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的时候，声音一下洪亮了，并显得很激动，急促地说：“小苏，祝贺你，真的为你高兴，这都是你多年努力的结果，我的病情你不用操心，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注意自己的身体，出院第一时间通知你，咱们再聚……”

2017年12月20日，一声惊雷，让大家无法相信的事实发生了——王主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顿时，消息快速传播，哭声四起。应往届的学生、同事哭成一片，大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一个视学生如子女，待同事似姊妹的好领导、好老师、好朋友为何会走得这么突然……远在万里以外莫斯科留学的师弟李建富老师(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博士在读)得到消息之

后打电话给我，电话的那头早已泣不成声！师弟说：“王书记是我最挂念的领导、朋友，我要回家看他……”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王主任的好我们牢记于心！

2017年12月22日上午9:20分，王主任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成都市殡仪馆举行。昔日的老同事、老朋友有的坐飞机，有的坐火车，有的开车，疾行千余里悉数赶到，来送我们的好领导、好同事、好兄长最后一程。他的面貌依然慈祥，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喊我小苏，顿时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2017年12月22日9:40分，再深情地看最后一眼我尊敬的领导、兄长。仰望天空，西边升起一缕青烟……在冬至成都灿烂的阳光下，一个好人就此和我们道别，希望天国的路不再坎坷，星治老兄一路走好……

【作者简介】苏士奇，男，六盘水师范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教师。

龙山絮语

■ 梁占先

吉祥龙山

九七秋,我调来本校,年届知天命。手续办讫,对校园概貌已经了然。与我所知省内同类学校相比,属袖珍型。小不足虑,堵心的是,房屋建筑都拥挤在龙山北麓小丘边上,品不出一布局设计的味道(也难怪,十年前学校甫建,用的是大三线建设时期六盘水地革委旧址,后插空地也略有增建,风水不错,但显得局促)。最不堪的,是一条通向山丘顶上庄户人家的断头乡村公路,把校园拦腰分割。路上面几米高是教学区,路下面丈余处是运动场,绾结教学区与运动场的,全凭一座约三、四米宽的水泥天桥。每临此景,心中便会生出莫

名其妙的忿愠,竟致冒出几句打油:

路是戳心箭,桥如骨鲠喉。

我若白衣使,执刀除此疣。

语虽画饼,也算稍稍出了些许无名气。不过,真正让情绪平复的,是抬眼即见的龙山。它苍翠、沉稳、大气,有雍容的长者风,能消解庸人自扰的浮躁。凭直觉,我以为学校一如龙山,时下正处于困顿状态,只要保持龙山情怀,一定会有升腾的机遇。果然不几年,学校毕竟要发展,挠心的二疣被剪除,校园总算有了个规整的样子。

我与搭档

我所在的中文系,主任是高守

亚,不久我成了他的副手。他虽比我年轻七八岁,我一直称呼他老高。老高性格内敛,气韵淡泊,讷于多言。但他文思敏捷,写文章来得快,执写作课牛耳。也许是专注于读和写,对读写之外的事就不太在意。我们搭档的时间不长,两年左右,他调去学报当主编,我副职转正。一次课余闲聊,杨笛老师说,大家私底下议论,觉得我俩的名字有点好笑,一个占先,一个守亚。听后让人不觉哑然失笑,对此,我从来并未想到过。所幸老高去学报是才尽其用,是当一把手,不然我就有克星之嫌!

其后七八年时间,与我搭档的是王晓瑜和肖永凤。晓瑜教唐宋文学,是上课的一把好手。肖永凤是早年北大读本科北师大攻硕士的才女。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教书是本分,搞行政是副业。因此,做系上教学管理工作,大家配合得很默契。老师们也都支持工作,基本上顺风顺水。这得益于系上始终坚持执行量化管理的《教师职责规范》,平时各尽其职,各奋其智,年终考核评优,全由量化分说话,瞄一眼积分排名表便出结果。我们三搭档,可以创造争分条件而

不为,记忆中几乎都只是良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校并没有明确要求系行政坐班,我们三人几乎都在自行坐班。下午下班,肖老师家离校远,大多赶校车回家,我和晓瑜十有八九因事未了,常常步行丈量道路。学校没有明确要求每周必须开系务会,我们却立为定制一直不变,偶或听到些外来的带刺嘲讽,亦充耳不闻。一路走下来,感觉并无什么不妥,反而行之有效。王、肖二位都是踏踏实实干事、无意职务升迁之人,我们携手合作,愉快无隙。都说相遇是有缘,能一起兢兢业业地融洽共事多年,更是大缘分,自感幸甚!后来他们先后辞任、不竞聘,我在惋惜之余心生歉疚,个中缘由我也说不清楚。

校领导们

我在系上工作十余年,历事三任校领导。先是王文楷校长和母光宇书记。王校长天生一副笑脸,体富态,眉宇带英气,健谈。接触年浅,有两件事于我印象却很深。一是上午第一节课前,屡见他站在教学楼门口,查看学生出勤情况;

二是经常在学报上看到他的撰文。别人怎么看不知道,窃以为这两件事的意义在于引领性。言倡十不及躬行一,若能把持好“度”,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母书记管党务,接触更少,只是在大学生口才对抗赛校队获奖总结会上,听过他的主导性发言,不久他就调职入筑了。

第二任领导是李茂贤校长和陈月枢书记。李校长性耿直,有廉洁的好口碑。开初,我们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后来,处理一件学生打坏宣传橱窗玻璃之事,因意见分歧太大,在他主持的中层干部会上我们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事后我被冷淡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本属正常,不可理喻的是,有那么一些人,原与我关系不坏,却刻意回避我。不想李校长并非因公隙挟私愤之人,虽因工作与我呕气,却在主政时期凭工作表现,将我评为市级先进。母书记调走后,书记一职一直空缺,陈月枢书记姗姗来迟。陈书记有文才,从政而不时有诗文见诸报刊杂志。中文系有学生文学社团“高原风”,每年出几期小报,一直苦于申请经费无门,都是办报学生奔跑于市内

各中学卖报积资,艰难支撑。陈书记来后,他们第一次申请到五百元钱,喜不自胜。到系调研,陈书记是我接待的第一位校领导,因为同好文学,我们交谈话题甚广。对我的论文《儒家“仁”的核心》,他给予足够的肯定,认为是能“沉得下去”的力作。言及他的最大心愿是努力使学校升为本科,我由衷赞成,表示尽全力支持。他身材高挑而瘦,左偏分头,额高近半秃顶,说话中气欠足。耳闻他有胃部沉疴,问知他的年龄,我说有缘陪他工作到退休,很幸运。他听后不语,神色黯然。过后不多久,忽然传来他在医院病逝的噩耗,我心下一沉;又闻他在弥留之际的“师专不升本,死不瞑目”的遗音,悲从中来,怅然唏嘘。

第三任领导是田应洲校长和袁仁庆、李培仁先后相继任书记。田校长是中等身材的标准帅哥,有点影视演员周润发的味道。他爱开玩笑,就拉近了与人的距离。在非正规场合,他的让细民解颐的玩笑,庶几乎产生活跃气氛的作用。私底下我呼他老田,有些时候,工作意见、建议的交流,就在称兄道老的闲聊中完成。他最引人注目

之处,是始终不脱离教学,每周总挂上几节专业课。他是本校第一个教授,还带出生物系一个教授群体,基于此,我敬重他。有一个假期,我在老家遇到他和左经会老师采集生物标本,亲眼看到他下潭捉什么鲩,不慎溺水,浑身湿透,这足见凡事成功之不易。袁书记来自黔北高校,有外来干部的管理新思路。他长于公关,用力于向省市争取建校发展项目。他做事、说话显得强势而自信。有领导宣传工作的经历,他策划的活动注重张扬气场。有中文的学历背景,无论写与讲,他都斟酌语言的雅致与出彩。他是分工联系我系的校领导,我们接触相对多些。给系上老师印象最深的,是由他主编,出版了系上师生的文学集《掬水朝阳》。他在序里写道:“在清澈纯净的明湖,面对清晨的朝阳,掬捧经过漫长岁月磨砺和孕育的湖水,透出银般的汪亮,是师生们向生活捧出的思索、体验、心智和营养,它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反映时代的斑斓,体现掬水朝阳那朴素而刚健鲜美的剪影和意象。那晶莹地折射着太阳的光珠,象一盏温馨和生机蓬勃的灯,闪着连绵的追求和向往。”袁书

记后来调市委当宣传部长,其它事或许渐渐淡去,此事此文,我始终记得。接任的李书记,性格相当温和,从不见也没听说他会动气。温和不易动气最能养颜,所以快奔六十的他,看上去年轻十来岁。和他交谈,只要心里对各自身份有数,会谈得轻松,如与朋友叙家常。这一任党政一把手性格趋同,这种搭档的优点,是容易形成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局面。我退休后,听说他们的确配合得很默契,这无疑大大有利于学校的稳定发展。

小照随想

搞成人教育,我们有可供自由支配的提成资金。系里有不成文的惯例,每学期开学和放假,都要集体吃顿饭,以示善(膳)始善(膳)终。一次会餐前,王薇老师递给我一张四寸黑白照,让我大为惊喜。那是在她们班上课的随堂照,据王薇说,是班上叫毛尖的同学偷拍的(王薇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尖子生,毕业后留校,我们成了同事)。当年我给他们上先秦文学,讲完屈原《离骚》后还有时间,就直行板书《山鬼》让大家自学,相片就是我正

微笑着讲话的瞬间照,随意而自然。我之所以惊喜,是我形体矮而偏瘦,不上像,照过不多的照片,不是生硬就是矫情,总不满意。这张相片正是我想拍却拍不出来的!由此我想到上课和听课。考核和评价一所学校,可以有多种因素,教师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教书育人、德智体美劳,教师几乎可以涵盖其全部。同样,考核和评价一个教师,也可以有多种因素,上课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从上课情况,可以考察教师的学识与品格。学校管理层通常都有相同的认识,也有大体相同的举措,即采取多种形式听课。试讲、随堂、预知、公开等课我都听过,认为其它各类课型都有太多的表演性、偶为性,水分太重;随堂课最真实可靠,是最该下力考察的。而且听随堂课不能偶一为之,需有重复再三的记录,方见真经,方得正果。学生反馈意见是可信的又一途,同理,一届学生意见不足为证,而多届学生意见应属不虚。我这观点,费虹老师在教务处时与她聊过,她也赞同,但苦于人力不足,难以实施。我还想到看人也是这样,不看一时

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和整个过程。哲人早就说过的话,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龙山情怀

我退休近十年,学校建设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闻之振奋,看之欣喜。学校修建公租房,去年夏天,我带着喜悦心情入住。一日启窗,楼下园中火树繁花触怀,即事咏得一首小令《虞美人·移居城郊临窗见灿然杜鹃》:

桃夭梨雪都辞谢,
才把东风借。
无须绿叶衬葱茏,
一任轰轰烈烈晒娇红。

移居闹外图苍翠,
好枕龙山寐。
临窗无意见芳姿,
自忖灵犀通处有新词。

这便是我内心龙山情怀的写照。

【作者简介】梁占先,男,曾任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任。

往事(外一篇)

■ 高守亚

一别师院十余年。回首往事，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一九八四年秋天，冬青树开满了斑驳茫茫白花，粗大的梧桐树伸出繁茂的绿叶，散播着奇妙的光影，这光影漂泊着，流水般摇曳在白亮的水泥人行道上。我怀揣着理想和梦幻，来到了贵州六盘水师专。它就是现在光鲜万分，如云积峰起的六盘水师院的前身。那时它刚呱呱坠地，身形虚怯瘦弱，像一个长满皱纹，哭声响亮的婴儿。校址是当年的六盘水市地革委，有一座三层楼的灰白色办公楼，几排简洁的水泥平房，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朝阳沟。

我到师专的那年，正值六盘水

市大肆招聘人才的好时期。因此，师专也引进了不少人才。当时中文系一下子涌进了云南的、四川的好几位老师。云南的老师有永智、向晰、龙森等人。四川有马经辉、李秀珍等人，贵州各地也引进了周祖庠、汪日新，龙绍安、王建礼等人，加上本地徐元容，邓先甫、谢应钦、廖殿民等人，以及新来的年轻人我、王晓瑜、陈平，真是来自五湖四海，热闹非凡。云南来的老师最有派头。永智老师身高体胖，气宇轩昂，像个大干部，他担任过系主任，开会的时候，就叫系里的老师先挑好自己的课，剩下的由自己上。拿他的话说，就是他什么课都能上得下来。向晰老师见人有点

谦谦君子的样子,讲礼貌,为人谦和,走到哪里都给人一副笑脸。他用浓厚的云南腔普通话上课,专上现代文学课。但是不久,永智不知是何原因,辞掉了系主任职务,返回了云南,向昕老师也跟着返回了云南。系主任由邓先甫老师接任。邓先甫老师一口标准的四川话,上古代汉语课时,声如洪钟,阳气十足。他性格暴烈,干事雷厉风行,说到做到,嫉恶如仇,又爱惜人才,乐于助人,说话喜欢开玩笑,走路也疾如狂风。可惜夫妻两地分居太久,为了家庭的团圆,他调回了六枝一中,继续做他的中学教师。马经辉老师接替邓先甫老师,担任了系主任。他是四川达县人,专攻古代文学,开会时常说,大学老师一定要做学问。我曾编过一本中国古代小说简史,他看了后说,还不错,但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不是神话传说,应当是世说新语,当然这也可以商榷。

我于一九九二年接退休的马经辉老师,担任副系主任,主持中文系工作,一九九三年任系主任,直至2000年才调到学报,担任学报主编工作。在中文系的这段时间,对系里的老师也有了一些了

解。汪日新老师对人和蔼,虚心下问,从不摆老教师架子。他来自遵义,主要教古代文学;他的女儿汪萍,后来也像他一样,进了师专中文系,成了古代文学老师,像他一样,做事认真细心,踏实肯干,成为一位教古代文学的副教授;龙绍安来自黔南,据说教过多年中小学,对人热情,一兴奋起来就手舞足蹈,两眼放光。王建礼老师来自黔西南的望谟县,他曾任过县教育局长,布依族人,他穿着随便,头顶润而发亮,专教文学概论,他的两只眼睛很大很亮,一遇到高兴的事情,就大放异彩。后来他调出了中文系,担任师专图书馆管理员。退休后出版了三本文论著作,有大器晚成之势;钟经邦老师来自安徽,说普通话带安徽口音,他上课比较专注,生怕有一点上不好,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专门上外国文学课,有一次上课回来抱歉地对我说,我刚拔过牙,说话不关风,这节课受到影响。我说这是暂时的,安好牙就好了。他还是抱歉地摇摇头。谢应钦老师是从英语系转过来的,他是云南大学中文系学生,曾被打成右派,几十年颠沛流离,后到师专教务处工作,教过英语,

后来在中文系教现代汉语。他长得瘦高,头顶有白发闪耀。常叹息自己不得意,但做事认真细致,不放过一个微小细节。有时,自己还出去采访,写点小文章。退休后,忽然青春焕发,连续修编了多本地方志,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和散文;王晓瑜和我同时进师专,同分在中文系,他来自遵义,专教古代文学唐宋部分。他的脾气比较好,很少对人发怒,待人谦和,做事公正,有时候像公瑾当年那样,意气风发,在唐诗中追慕李白的浪漫飘逸和杜甫的沉郁顿挫,后来极欣赏庄子的逍遥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退休后,想必在山水间任性逍遥;周祖痒老师是毕节威宁人,祖籍湖北,父亲是老革命,后遭遇诬陷,终身不得志。周老师身材宽厚,勇猛有力,但给人的印象是智慧、憨厚、豁达,穿着整洁,做学问有一股钻劲。主教古代汉语,后因婚姻问题调到湖北职大,这之后又相继到三峡学院、宁夏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闽南师大任教。由于苦钻和勤奋,在国学上著述甚丰;徐元荣老师是由银行转到师专教书的,当时,他可能想不到银行的待遇会发生巨变。到师专后,主教现代文学。他

的脸圆圆的,宽宽的,说话中气十足,喜欢说幽默话,上课时妙语如珠,挥洒自如。有一次开会,他说到猪的人中,大家质疑,认为猪没有人中,只有人有人中,但猪的鼻子下面那一点又叫什么呢?说罢,都笑了起来;陈平老师来自二塘,她是王晓瑜的同学,专教外国文学,开会常发奇想,喜欢浪漫主义。后来招聘到了东莞,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据说她不知为什么研究起了佛学,并有相当功底。退休后,一定在寺庙间游荡,或像王晓瑜那样纵情于山水之间。

费虹老师、肖永凤老师、刘付华老师,都是八十年代末分来的年轻女老师。费虹老师来自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她对人热情、活泼大方,是性格外向的年轻教师。除了做学问,她还乐于为学校义务工作,参加一些校内校外演出。她的普通话讲得好,声音温软清澈,在表演电影《简爱》的对白时,曾博得场下热烈的掌声。她后来成了中文系系主任;肖永凤老师来自六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她话不多,但有独到见解,钻研学问很有一套,极重视治学方法。她的视野广阔,涉猎很广。有一次,她买

了一本《古兰经》，一个人默默地读，不知她能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可见她阅读之广。她后来成了中文系副主任；刘付华老师来自于盘县，个子高高的，和她说话，必须要仰视。她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语速快语音准，一双眼睛亲切地含着笑意。她教现代汉语，对于儿化音、前鼻音、后鼻音扣得特别细心，一旦学生讲错了，她就马上纠正，她后来成了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普通话说得好的，还有王薇老师。王薇来自来自六枝矿务局，原是师专中文系1995级的学生，各科成绩优异，可以直接在二年级时保送师大读本科，她却因为家庭原因，毅然放弃。毕业后留校，获得本科文凭后到中文系教书。她待人热情，虚心好学，上课得到学生好评；杨笛老师个子不高，性格有些内向，但做事认真，踏实，教外国文学，说话流畅，特别讲条理；胡家琼老师来自113地质队，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教写作。她担忧自己写不出一手好文章，常虚心向人请教。有时也胆大，敢冒险。有一次我带学生出去采访，她也跟着去，在南开金盆乡遇到路中一巨石，差点出车祸，她却无丝毫害怕；吕海

华是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来自盘县鸡场坪，性格开朗，为人朴实，说到做到，与学生关系也相当好；吕选周是中文系优秀留校生。当时学校留了三个1993级的中文系学生，一个是雷邦元，留在宣传部，一个是杨永贵，留在学报编辑部，一个是吕选周，留在中文系。吕选周精明能干，想事周到，办事细心，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都喜欢和他交流来往；吕选周、吕华海都先后任过中文系秘书和辅导员，做学生工作，下乡支教，为中文系做了不少事。在吕选周之前，还有一位秘书，也是中文系留校优秀生叫做邹兴跃。他性格强健，活泼好动，工作有股猛劲，后来调到市民政局工作，再后来成了刘付华老师的丈夫。

杨和为和成然老师都是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亲自到贵大招聘过来。他们是同班同学，成然是盘县人，杨和为是铜仁沿河县人。成然老师是中文系女教师中少见的美女，待人热情大方，不仅喜欢做学问，还能写精美的诗和散文。杨和为喜欢与人交谈，一心一意做学问，特别是在哲学上有所钻研，因此喜欢写一些诗意弥漫的哲学短文，断片似的哲学散文诗。

在我的印象中,中文系的这些老师,都是一群普通的中国文化教育传播者。他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他们确实是在凭着良心和社会责任感,认认真真地教书,踏踏实实地做人,都努力想做一个好老师。师专的漫长岁月,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和梦幻,流淌过他们宝贵的生命河流,他们奉献了,就像花开过了,犹有余香盈盈绕动,挥之不去。他们的故事,就像阳光下的梧桐树影那样斑驳鲜活,像山野里的鲜花那样异彩纷

呈,但又像过路的风和阳光那样,温馨亲切,而又不留痕迹。往事是难以忘怀的,鲜活在往事中的中文系老教师,他们现在还在吗?他们在哪里呀?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只想做一粒传播文化的种籽。他们默默地散播进大地,让大地的文化种籽,一传十,十传百,终会盛开成浩瀚的花的海洋。是的,只要千千万万的文化种籽不停地散播,生长开花,高原便会变得格外雄浑壮丽。你看,高原已经亮起来了。

远行

1991年夏天,为了强化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我带领六盘水师专北盘江考察队,开始了一次有意义的远行。我们北盘江考察队准确说,都是中文系的。老师只有我一个,其余9个人,都是我教的中文系学生。包括我有10个人,所以,学生付道君说,10个人,正好,大满贯。

北盘江在哪里?北盘江有多远?对我们来说,如雾里看花,白茫茫一片,看不清。我们总的行程,是从六枝牂牁江那儿开始。沿着北盘江,一路穿越晴隆县、关岭县、镇宁县、安顺市、紫云县、望谟县,直至广西与贵州的边境交界地者相镇。行程有千里之远,在六盘水师专大学生社会实践中,是史无

前例的第一次。

考察些什么?怎样去考察?我们的目标是,考察所经历的这些县的风俗民情,欣赏贵州山水,了解北盘江河流的流转变。我们主要靠走路,每天不少于50里路。为了节省时间,除了走路,遇到什么车坐什么车,这样的实践活动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期待和神秘感,诗和远方在向我们亲切而魅力四射地招手。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激情洋溢的远行。我们从水城县坐火车到六枝。在六枝火车站,与那里的考察队员汇集,然后,直接坐公交车到郎岱镇。在郎岱住了一宿,考察了郎岱的东山。郎岱镇的前身是一个古老的县城,原来叫做郎岱厅、郎岱县。传说为古夜郎王的夏宫,它的前面,伸展着辽阔达十万亩的肥沃庄稼地,地势平坦,到处是海洋般汹涌的包谷林。我们在郎岱一条打铁和卖杂货的小街上,饱尝了小街风俗。买了一些雄黄,以防路上被蛇袭击。至于能不能防蛇,我们心中也没有底,好在一路上没有遇到蛇。我们一清早,买了点糍粑吃,说走就走。从郎岱往茅口方向走,茅口又叫毛口,当时

是一个乡,是夜郎王传说极神秘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以夜郎王命名的老王山。在西陵渡口旁边,有牂牁寨和激流奔腾的牂牁江。从郎岱到茅口有60多里路。我们高高兴兴地,用双脚丈量那充满新鲜和神秘感的行程。走过青山绿水,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走过打铁关,领略了打铁关的雄奇关键。我们往一座大山盘旋而上,终于看到了神奇的郎山。它像垂天之云那样神奇地高耸,仿佛半在空中半在云中。月亮洞也隐在茫茫云雾中,把老夜郎王的古墓和爱妃墓,躲藏在海一样汹涌的历史深处。

走路是多么惬意的事。你可以看到,隐在花林中的金色茅草房,听到泉水拨琴,清溪鸣佩,草间虫鸣,空中鸟影和悦耳的鸟音。可以看到,田里坡上,乡村男女劳作的艰辛,听到那些清晰的笑声,以及悠然苍凉、如银丝闪耀的山歌声。

但是,走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走啊,走啊,走完大路,走小路,走完小路走毛路,前面的路,好像是一条无穷无尽的丝线,弯弯曲曲地飘来绕去,它像光线一样闪亮地从丛林间爬出来,又领着你弯过来绕过去地,在山间穿行。走啊走

的,一座山总算走过了,谁知又钻出来另一座更大的山。这些山,都一声不吭,挤眉弄眼地对你笑。你走得浑身是汗,累得不行,腰开始疼起来,脚像灌铅一样地沉重。到后来,每走一步,都是对意志的一种挑战。实在走不动,也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再苦再累,也要笑着往前走。走路,尤其是路漫漫其修远的旅程,更能体会到人生的艰辛和豪爽,更能喷发出生命和青春的光芒。

这个时节,恰逢暴雨如注。河流如野马奔腾,牂牁江汹涌得惊山裂岸。那些美丽的夜郎传说,如江水卷起的千堆雪浪。我们终于明白了,牂牁江就是北盘江。它像变幻无常的神奇江流,满载着落叶般密集的故事,往东一往深情地流淌。直到越过贵州的千山万水,与广州的番禺亲密相会,汇入一碧万顷的大海。

我们忘不了,过晴隆二十四道拐公路的惊心动魄,忘不了江西大坡,从清早6点,走到晚上7点过的艰难行程;忘不了花江大峡谷的炎热和河流般奔流的汗水;忘不了关岭的红崖神秘天书;忘不了安顺王若飞故居的伟人风采;忘不了紫云

的高山深壑；忘不了望谟县城的河流，从城中穿过，一夜梦中都是河流的喧嚣声。

我们坐过公交车、拖拉机、敞篷车。在泥泞的公路上，车子跳上跳下，车行险象环生。倾盆大雨，大幕般降落在我们头上身上。我们浑身湿透，冒着暴雨，在敞篷车里毫无畏惧地向前向前。那些年轻的大学生，在暴雨中愈加意气风发，男女考察队员都在远行的种种考验中，迸发出青春的美丽光影。在远行的艰辛日子里，酿出了自己如霞如火的故事。

远行，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极有意义的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激发自己的志气，锻炼自己的意志，扩展自己的见识，体验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悲

欢。也才能一幅江河入眼底，万家忧乐注心头，为创造美和希望，而不断臻臻向上。

远行，是我最难忘的师专任教经历，也是六盘水师专北盘江考察队全体队员，最难忘的一次人生旅行。现在六盘水师专已褪茧成蝶，成为一座雄踞在凉都六盘水的美丽师院。我真希望，有更多的青春横溢的大学生，正在不断地开始自己的远行。

远行，前面不止有悲欢，还有诗和希望。

【作者简介】高守亚，男，曾任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任，《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报》编辑部主任。

在师专的日子

■ 何爱蓉

很多年以后，我和我的同学们，或是乌蒙高原教育战线三尺讲坛挥洒自如的教育骨干，或是经济主战场领军一方的帅官，或是留校任教看着校园长大的学者教授，或是下海观光上岸看船翻的大小老板。别去经年，这一群CPU奔腾5的男男女女，还会经常一觉醒来，梦里依稀。依稀仿佛的朝阳新村，依稀仿佛的窑上水库，梦不很全、零碎而杂乱无章：和老师较真并讨老师烟抽的政史八八级男生，开展话题辩论时也会拍桌子，振动茶杯并溅出水来的政史八八级女生。是同一个梦，春心萌动的梦，芳华绽放的梦，一定是政教系政史专业八八级的同一首歌。

—

我想唱歌不敢唱，就是哼哼还得东张西望。就读六盘水师专，住校，敞开破嗓唱歌，自己感觉良好，唱投入了竟有丝丝颤音，绵绵情愫悠悠衷肠；初初，寝室同学算给面子，听完干笑调侃：“沙声唱法不时兴呢，比较适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节奏，粗犷、豪爽、气派！”时间长了，我刚扯上嗓门，七八位室友忙叫嚷：“慢着，慢着，惨不忍睹，惨不忍听！”跳床，落荒而逃……次数日累，不敢再“习冲”，自知之明，实在太想孤芳自赏那阵，找处无人烟角落“龙吟”抒怀。

“独唱音乐会”自然流产，连参

与“小合唱”的机缘也极渺茫。展示雄性伟岸展示男子汉风采，“市场”窄吧？流行卡拉OK时，提端话筒，已缩手缩脚，自动放弃，任凭旋律一泻千里不敢唱出。现在落下斯“病根”和寝室同学密切相关，一直未提供洗耳恭听的锻炼场合，水平停滞于“学前班”。因此——唉！

恐怕唱得最痛快、最煽情、最浑圆厚发的，当属学校那次合唱大奖赛，印象特别深。

大赛组委会规定：哪班少人，扣总成绩1分。手心手背都是肉，作评委的老师们打分差距甚微，真正扳赢得靠分数小数点末几位，顺理成章，缺我还想获奖？哼哼！——每天列队排练，积极分子其中之一，有我。吼，震，校园一扫静悄悄。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摸摸烫烫的脸，惬意地摇摇床，甜甜蜜蜜安安逸逸睡着了。比赛晚8点校礼堂举行，遗憾的是，6点3刻，我仍和朋友在附近学校，庆祝好友生日快乐，朋友热情，硬逼着饮酒。头晕目眩，但集体主义思想放出万丈光芒，不管他们怎么留，我偏偏倒倒要走……

急匆匆，历尽苦难方寻着班级，坐下欲准备扎领带，报幕却报

到我们班了，一慌领带扎错，酒微醒身板尚不利朗，一女生（现居美国）让我站好，迎着熏人酒气，三下五除二，按红领巾扎法先套正，至台上又帮我整了整；脸妆恰妙勿须化，脸红彤彤的酒力旺旺，灿烂如樱桃，鲜艳欲滴。随着指挥姿势闪跃，我昂首收腹挺胸，放纵喉咙，与同学们共同谱写了一次辉煌：歌声嘹亮，协调共鸣，婉转绕梁……我班第一名！

闭眼，歌声犹存，欢呼犹存，往昔犹存。

二

到六盘水师专政教系政史专业学习不久，就知道了当时的“师专三怪”，其中“两怪”便在政教系，可见政教系是藏龙卧虎之地。

吴学智老师是政教系其中一“怪”，他教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如果说高中强调的是基础知识的积累，那么到了专业学校，怎样学习知识和运用知识才是需要解决的关键。学智老师讲课比较侧重引导学生这一方面的能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中国国情结合与同期中国革命结合起来讲，声

情并茂,课听起来往往不显得枯燥。

课一般排得比较规律,或两节连着或一上午。吴老师讲课间歇完全和学生们融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他最爱发烟,会吸烟的人他都发,深受穷学生的拥护,“学生嘛”吴老师笑笑,而实际上他自个儿家也并不怎么宽裕。气氛常常相当热烈,群言针砭时弊,言辞恳切,激动当儿,吴老师会挥动手,瘦瘦的身子急速回到黑板处,书写几个字,字大而醒目……

吴老师常戴一副塑料黑边眼镜,眼镜后边眼光清淡,清淡至远;头发微乱,始终一位平凡人的模样,也始终给人很“真”的感觉,半点都不做作。三年级上学期,本系48人到钟山区教场乡搞社会实践,家住该地的学智老师,带着我们走家串户参加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和老百姓一道生产,我们也曾借此机会到了学智老师家。老师家普通,和其人没有两样,在家他抽的是旱烟。

至今我对学智老师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说这话的背景为我们快毕业离校了:“你们到了社会上到了单位,不要想用你的

能力试图改变什么,而是要尽快适应环境,只有到了你有能力改变时才去改变,否则要栽跟斗,大跟斗。……”事实证明,学子们以各自姿态跳进社会染缸,便以各自呛水姿态印证学智老师的忠告。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学智老师属智者。毕业后一直没有遇到过学智老师,——曾有计划去看学智老师的,但却因为这样和那样的事未能成行,结果竟把这愿望变成了绝望。学智老师因为肺气肿并发症意外地永远离开了我们,走得匆忙走得仓促,乃至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一眼。这一噩耗,是留校的同学告诉我的,接完电话,我哽咽了……

三

因了高考发挥失常,就注定成了一名六盘水师专学生。母亲当时问我:还重读一年不?当时邻居也在场,我从来没有留过级,从来也成绩优异,——我清楚地记得18岁的我,当众大哭一顿,是那样的痛快淋漓,是那样的抒情写意。而之后,裹起行装,坐上火车去了“煤都”。

那时候,明湖路不象今天已经高楼林立,房开商竞相打出的“风水楼盘”的字眼。1988年正在改明湖河道,稀泥成堆,路不成其路,一下雨(关键老天又还挺爱下雨),走一趟泥巴要跳到脚弯筋以上乃至屁股部位,所以特别“伤人”。

校园不是特别宽阔,但一个大学的雏形已经出来了。师专的包容性和亲和力,以及火热的校园生活就让我跟别人一样的所有“伤痛”悄然离去。学习与自修,图书馆与小山坡,教室、寝室与食堂,歌咏比赛与文学社活动,山坡上的花草草与清静空明,男生与女生,萌动的朦胧青春情愫,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喜怒哀乐,读书的日子当然是充满想象与憧憬的日子,快乐读书读书快乐。——让我喜爱上了师专。

早操在每天早上7:00进行。还记得师专王文楷老校长为推动该早操方案的执行,早早地来到校园。有那么一天,我伸了个懒腰,才从床上爬出走到寝室外,望着楼房百米外操场上花花绿绿的早操身影,想哥们赢了,也正在此刻,操场上的男同学和女同学一致地望着我惊呼,瞧,是不是“桃花运”,心

思活着呢,猛听邻室传出王老校长生气的声音:“拉肚子?拉肚子还睡起?!去、去医务室……”人家都拉肚子了,我当然不可能“拉肚子”。壮着胆子,侧着身子,我顺过去跑向厕所,捂着鼻子直到广播体操音乐停止,听到早操同学们脚步声,才又侧着身子出来,同学关怀地问:“怎么了?”“拉肚子!”我闷闷地说。——让我至今怀念师专。

毕业后,因了在师专形成的个性与爱好,因了机缘几易工作岗位,多次到师专联系业务或者单纯地看望老师;它的面积更大了,它的建设更现代了,它的师资更强了,它的生源更广了,它的包容性与亲和力更强了,它随着“凉都”的崛起成为了六盘水师范学院。

因了一直在忙的工作岗位,自己也不屑于花几千元赎一个文凭,步入中年,就想法道自然,自然而然,顺其自然,要做就做一辈子的师专生吧。

【作者简介】何爱蓉,男,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政治教育专业1988级学生。

穿越时空的想念

■ 施昱

我的母校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为六盘水的教育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如今,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已于2003年并入六盘水师专,后又发展成为今天的六盘水师范学院。昔日的母校已成为历史,成为我们永恒的回忆。那时六盘水市师范虽然只是培养小学教师,但学校老师高手如林,绝对不逊色于今天某些大学的师资。杨成文老师是师范老师中的佼佼者,全校老师以和他一起工作为豪,学生们更是以得到他的教育为荣……

八十年代末期,我们这些农村学生,成绩虽好,但无缘读高中只能选择师范,主要就是想尽快冲出农

门,吃上商品粮,早一点拿到薪水,减轻家庭负担。

杨成文老师十分了解我们的 心思。他每一次即兴演讲抑或一次交流谈心,既是一篇鼓动檄文,令所有在场学生热血沸腾,又是一次难忘的谆谆教诲。毕业前夕他的临别赠言,更是同学们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动员令。尤其是在学校为中师三年级毕业生组织的简易欢送会上,杨成文老师的即兴讲话,如涓涓细流,汨汨流出,自然天成,感人肺腑。经过三年师范的锤炼,大家的心智都较为成熟,都能切身体会到学校领导如父母一般的艰辛,体会到这个大家庭的不易。杨成文老师声情并茂的演讲

和满含深情的期望,学生们更加深切体会到即将离开母校的依依惜别之情,台下一片低低的啜泣声。三年师范求学的甘苦,和母校恩师深情的祝福与希望,怎能不让大家对他的演讲触景生情,怎能不在我们灵魂深处产生共鸣,感动得泪流满面呢。他的演讲是市师范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没有听到的同学常会在晚自习后,在宿舍寻到聆听者再复述演讲内容与场景。

读到师范二年级时学生对母校的情况熟悉了,与老师的情感加深了,与许多青年教师的相处中,我们感受到,不仅我们内心喜欢敬佩杨成文老师,学校的老师们也很尊敬他。杨成文老师是我们六盘水师范的骄傲,尤其是学生们更是以他为榜样,暗自下决心,在校努力学习,将来走上教育岗位,才可能不愧对母校和恩师。

杨成文大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重点中学任教多年,响应六盘水建市之初招聘人才的号召与夫人一起来到六盘水市。他在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前任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组长,后来任学校副校长。杨成文老师文学基础扎实,学校校歌的歌词就是他亲自撰写的,市师

范学校的师生都十分仰慕他的文学才华。他出口成章,激昂文字,文采飞扬,文化底蕴十分丰厚。我们一群曾在市县报刊上发表点“豆腐块”小文章的学生们,从心底崇拜他,以得到他的教诲为无上光荣,纷纷在课余主动将作文请他指导批改,以他用红色笔修改的作文作为骄傲和谈资,但最自豪的是,经他修改过的作文,寄到报刊杂志社都能得以发表。文学的梦想根植于学生们的心田,大家勤奋学习,努力耕耘,心怀六盘水这片热土。如今,当时的师范生,现在已成为了六盘水文化教育界的中坚力量,成为了六盘水教育文化界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不忘恩师,感恩师范。当时,市师范的《团讯》综合文艺和《响水河》诗报,为推动校园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成为了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两份用钢板刻印的纸质油印刊物,成为全校师生珍爱的抢手货,在当时这类综合文艺刊物十分稀少的情况下,成为广大师范生的良师益友。当时油印的份数很少,一个班只有一份挂在阅读角轮换传阅,在市师范水城河畔美丽的樱花园、雪松廊,校园内

生机勃勃的绿荫草坪、学生住宿楼前的小亭阁中,争相传阅《团讯》和《响水河》诗报,成为师范一道美好的学习风景,令人难以忘怀。这两份报刊,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师范校刊中,为六盘水市师范学校获得了不少殊荣。她也成为培养文学爱好者的沃土,有些同学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选送出去后被省内外的公开刊物转载,激励了广大的师生。即使到了今天,都还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食粮。这要归功于杨成文老师,是他,亲自给办刊者讲授办刊的思想与方法;是他,在倡导全校广大师生,深深扎根师范校园这片沃土,办出六盘水市师范特色,尤其是办出六盘水市师范的作风与气派。他的指导思想,我是不完全理解的。但在当时,师生办刊热情空前高涨,与其他学校校刊共同举办联盟活动,影响了一代学生教育了一代人,影响着六盘水的教育。这些实践,历史早已证明他的价值和作用。

不忘母校,勿忘恩师。我从六盘水市师范毕业时,大河镇大河中

学因缺语文老师,凭借领导的关爱帮助和读市师范时打下的中文基础,我没有被分配到小学上课,而是赶鸭子上架似的直接从事初中语文教学。后来了解到,类似我这种情况到初中任教的还不是少数。二十六年前,当我把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情況写信告诉杨成文老师时,料想不到的是杨老师及时给我回了信,五张信笺纸的回信内容,字字玑珠,饱含母校恩师的赞许和殷殷期望。那时,我曾为自己分到乡镇工作有过些许的失落,但恩师的鼓励与希望跃然纸上,读得我热泪盈眶。我把这份感恩作为一种积极工作和生活的动力源泉,一路奋勇前行,就算我没有令母校恩师满意的成就,也让我有勇气面对无数的困难与挫折。

岁月苍苍,师恩难忘。在此,我想借《跋涉者》一角,祈福所有老师一切安好,祝福母校繁荣发展。

【作者简介】施昱,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中师专业1986级学生。

母校缘

■ 杨高

一

母校,现在已经升级为六盘水师范学院。昔日,她还是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我对她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这种情怀已伴随我走过了十一年的从教生涯。

我与母校的缘分,一言难尽。在盘县一中读高中时,父亲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了家庭贫困。2004年高考后不久,我接到了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我面临着去读书还是外出打工的抉择。

家里实在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我想中断求学路,可妈妈说:“高中都读完了,不读大学,前面十几年的学费都白花了。”死活不愿

让我辍学。父亲住院期间,已经向亲戚家借过钱了,我若继续求学,将面临一场“找钱无门”的困局。

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高中三年,不该沉迷一段情,误了读书最好的年华,辜负了家人的期望。当然,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日夜用汗滴辛勤劳作含辛茹苦供我读书的父母。

爸爸再三恳求,爷爷勉为其难借了200元钱。接着,二叔也借了200元;三叔也借了200元,一共借得600元钱,这显然与新生入学须知规定的1630元相差甚远。父亲借的600元钱,还不够报名交零头。我不知咋整,读也不是,不读也不是。

邻村的胡庭标,我的小学同班

同学,初中、高中的校友。他被六盘水师专政教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与贵州师范大学联合招生)录取,我被数学系数学教育专业(专科)录取。他到我家和我商量,去读书的事情。

他说:“要不咱们就做一辈子的校友,好兄弟,一起去师专读书,好有个伴。”

我说:“爸爸只借来600元钱,不够报名,怎么读?”

他说:“大家相互帮衬,应该可以渡过难关,再说,不是可以贷款吗?”

“对呀!可以助学贷款读书啊,我怎么没想到?”

我们约定:到师专后,如果我报不上名,就把所有的铺盖行李全拿给他用,我只带着父亲借来的600元钱,一个人直奔广州打工。

就这样定了,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胡庭标到大山镇政府打了一个家庭贫困证明,回家打起背包,往师专来了。

二

那时师专的校园,面积不大,校舍比较简陋,稀稀疏疏有几幢

楼,多已陈旧,只有入校门处新建的综合楼,还有点样子,其他的几幢楼,对眼球实在没有什么诱惑。校园周围环境倒还不错,背倚青山,与凤凰山相连,面向明湖河畔;苹果园坐落于不远的后山,有果实的清香,弥散空中;西面是空旷的原野,绿树野花缠绕,明湖村毗邻。一条笔直公路,经过校门口。飞驰的汽车,载着求学者的梦想。心中涌动着希望,对知识的渴求,合成了记忆里弥漫的动画。

2004年8月13日,我第一次走进师专校园,2004级数学班辅导员聂铭老师,带着师哥师姐们在校门口热情地迎接新生,让我内心顿生温暖,没有因为师专陌生而感到无所适从。

我把家庭情况告诉了聂老师,把贫困证明拿给他看。他说:“没事,先读着书,费用等助学贷款办下来再交。”

“师专可以先报名读书,后交钱吗?”我弱弱地问。

“原则上是要先交钱报名后读书,特殊情况也可以先报名读书后交钱。”聂老师笑着回答我。

“太好了。”我绷紧的弦,松了下来。能读书,是我那时最开心的

一件事情了。我不会过多去关注校园环境美不美,只要可以学到知识学到更多做人的道理,师专就是我内心最美丽的校园了。

聂老师耐心地给我解读报名程序。他安排师哥师姐们带我去看宿舍,师哥师姐们也乐意为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师弟排忧解难。

一个师姐对我说:“既来之,则安之。”一位师哥说:“你就放心在这里好好读书吧,学校的政策很好,我当时也是你这样,没有钱报名读书,后来学校帮我办了助学贷款,半年后银行才放款,我拖了半年才补交了学费,才继续读书到现在,才有机会来接你们读书,要不早就飞到省外打工去了。”

听了师姐师哥的话,无疑给我灰暗的心灵,带来了绿意的信息。安顿好后,我感觉读书有了几丝望头。

三

系主任张忠群老师说:“还没有交报名费的同学,赶紧去财务室交报名费,好登记入学籍,不交者,后果自负。”

“完了。”系主任的话音刚落,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怎么办?”我在内心想:“我只有520元钱了,就算全部拿出来,也不够报名费啊!”我又一次忐忑不安起来。

我赶紧去找辅导员聂老师。他说:“没事,我们班123个学生,按银行给的比例分配名额,可以有40名同学享受到国家助学贷款,到时,给你一个名额。”

“谢谢!谢谢聂老师!”我连忙说了谢谢。

机会不巧,不知咋地,军训结束后,我们班的辅导员换成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李伟,李老师是数学系本科班刚毕业的留校生。

我们班是数学系历年来最大的一个专科班,有123名学生,要在阶梯教室上课,才坐得下。第一次坐这么大的教室,内心空旷无比,我不知道需要多少知识,才能将之填满。我想:今后每天上课,就像电视里开重大会议一样。若没有预先确定座次,坐不踏实。此刻,我很像悬崖上的羔羊,上不了岸,随时有跌落的风险,随时有可能被踢出诺大的教室。

李老师站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目光霓虹般闪烁,美丽的双唇轻启,正公布着得到助学贷款的名

字。她动听的声音和美貌,吸引着我的耳朵和眼球。我用力盯着她的眼睛和嘴巴看,笑起来像天边弯弯的新月一样迷人。等她念到合上嘴巴,都没听到自己的名字,我内心一下子慌了起来。

我再没心思看她的长相。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好想大声地问她,为什么没有我的名额?可面对122双陌生的眼睛,我一肚子的苦水,不敢向外倾吐,我按捺住情绪,憋到下课。

李老师走出了教室,我一路跟着她走到了操场边。她发现我一直在跟着,回头问:“有事吗?”

我说:“我带的钱不够报名,家里没有这么多钱供我读书了,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助学贷款的名额?”

李老师说:“这个已经是筛选过的名单,那些得到助学贷款的学生,家庭都非常贫困,都比你更需要这些钱。”

我说:“也许你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吧,如果不给我一个名额,我就读不成书了。”我将随身携带的贫困证明拿给了李老师。

李老师接过证明,问道:“什么情况?”

我把家庭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恳求:“李老师,请给我一次读书的机会。”她说:“我会尽力想办法,至于结果怎么样,就不敢保证了。”

“尽力”而不是“尽量”,让我内心又有了希望。

四

李老师抱着讲义夹来到教室,看到她就像看到了希望。

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你的助学贷款名额,本来是得不了,但我想办法帮你要到了。”

我喜到极点,一下子却说不出感谢的话。好半天,嘴里才蹦出“谢谢!谢谢李老师!”

李老师看着我的表情,笑着说:“没事了,你可以安心好好读书了。”

那刻,她在我内心,不仅是外貌美,还有一种慈母般关心孩子的内在美。她转身离开教室的背影,显得那么美丽。

五

在师专读书,得到国家助学贷款的名额后,除了班会课外,除了

李老师来班上作些学习、生活方面的要求外,就很少见到她了。确切说,身为辅导员,李老师没有我们班的一节课,所谓班会课,是放学后,她增加的一节课,没事情通知的时候,都不上。很长时间,李老师都会像来去无踪的针,转来转去,只在最关键的时刻叫人铭刻。

记得,在我们毕业晚会上,李老师给我们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教书道路上,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把生命奉献给教育,把爱献给学生,要谨记‘厚德博学,范行求真’的校训。”李老师的讲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影响着我一生的教育教学生涯。

六

在母校,除了李老师外,给我影响最深的老师,是在知识方面给予我最大帮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我非常敬爱的空间解析几何老师——郭桂蓉,她是全班公认数学系最漂亮的女老师;另一位是我非常尊重的语文老师——支媛,她只比我大一岁,只上了我们一年的语文课,我和她课外的思想交流,却比

我和其他所有老师交流的思想总和还多。

先来说郭老师。

去年,有一次,我陪妻子和儿子去黄土坡逛商场,在金碧湾十字路口红绿灯处,遇到了郭老师,她正在路口值岗。

她先看到了我,居然还记得我,问我:“你去哪里?”

我看见了大学里我最喜欢的数学老师,她在这里值守,内心充满了不解。顿时停下脚步,走了过去。

她依然风姿绰约,只是熟悉的面孔上,有了丝丝岁月刻下的印痕,生长出了记忆,加重了她在她心目中纯朴的园丁形象。

我像在师专学校读书时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一样,认真回答她:“周末了,放松一下,我带着媳妇和孩子出来到黄土坡商场逛逛。”她指着六岁的儿子问:“你家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说:“是的,郭老师。”我问她:“郭老师怎么会在这里值岗?”

她说:“六盘水师范学院开展‘文明值守’志愿者活动,为了减少‘行人乱穿绿化带、乱闯红灯的现象’,师院所有老师都参与了志愿

者服务活动。”

她问了我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我一直在乡下教书”，我认真地回答了她问的一些问题后，又一个绿灯亮了，我带着妻儿走了。

走开后，我才想：“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毕业十年了，”

记忆中的郭老师，她人长得高，大概1米7吧，穿上高跟鞋就显得更高挑了，加上不胖不瘦的身材，苹果般红润的脸蛋，美极了，我们班的同学听她上课，特别是男同学，总是仰望着她的美丽而入教学情境。

我除了仰视她的美丽外，我更喜欢她上的课，她不快不慢的语速，刻意咬字发出的停顿声，总能让我听得清楚她要讲课的内在逻辑；她精心做的ppt课件，在大屏幕上，魔术般演变出问题的来龙去脉，演绎着数学空间几何与生活密切的联系，总能勾起我学习几何的兴趣；她巧妙设置的情景问题活动，让全班同学像在搞辩论赛一样，在争论中学习知识、掌握知识，成了我回忆精彩的画面。

在2004级数专班，郭老师很关心我的学习，她总爱问我哪个地方学得怎么怎么样了？要怎么怎么学习之类的。

她上的课，总是津津有味，我从没旷过一节课，从没在课上打过瞌睡。每一个知识点，我都力求听懂，听不懂的我总是喜欢和她争论，有时影响了她上课的进度，她并不采取应付的方式敷衍过去，而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就算下课了，她还是会单独给我讲解，直到我听懂了，她才离开，我比较喜欢上她的课。

当然，几何一直都是我喜欢的一门课，记得初中时，几乎所有学生都讨厌学习几何，说“几何几何，叉叉角角，老师难教学生难学”我却独爱学习几何，有时我考得满分，得到老师表扬，我就会欣喜若狂。就算在我对学习最不在意的高中，我不学所有课程都行，就是不能不学几何这门课程。

郭老师上的《空间解析几何》，三年考试我都是班上的第一名，第一年我考了96分，第二年98分，第三年96分。

也许是因为成绩方面的原因，郭老师还记得她的这个学生。时间久了，面对着昔日我最敬爱的数学老师，我有一肚子话想和她说，却不知从何说起，该说些什么。

她们，他们，都还好吗？

走过十字路口，红灯亮起，我转

身看郭老师,看到了路边的行人,都站在她的身旁,等着绿灯亮起。

七

还有一个人,我的语文老师——支媛,让人难忘。

这或许就是“缘分”吧,众多老师中,她成了我的老师;众多学生中,我成了她的学生。她不是我主修专业的老师,而且语文对于学数学的人而言,就是杂食,吃不吃,好像对胃口影响不大;我却想做她所教学科的专业学生,我想写作,我想把所有经历的开心和不快乐都记录一遍,尤其是我那难忘的高中生活。

支老师个子不高,大概1米5几吧,一脸阳光般的笑容,眼睛炯炯有神,眉目清秀,圆圆的脸蛋,后脑扎着一根细长的辫子,像船尾的桨,上课一甩,就能甩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她说:“我读书读得早,毕业也快,我只比你大一岁。”一次我和她单独谈话:“支老师,你应该比我小吧!”我告诉她我的年龄。表面看起来,她比我小很多,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要小很多,但思想方面、内涵方面,是我们望洋兴叹,是我

望尘莫及的。

支老师性格天真活泼、开朗。走路时喜欢在面前挎一个包;上课时,精气神十足、充满活力;课后,热心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惑。

她平时文静,上课却很幽默。她说:“我把进师专的第一次语文授课,献给了你们非文科的2004级数专班,你们在座的123名学生,都没有谁有理由不学好语文哈。”她还会给我们讲一些她的故事,比如成长的故事,也会讲一些有关青春的故事,比如记忆与微笑,眼泪与忧伤。

当同学们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意味着她正式给我们上语文课了。或把同学都逗乐了,或把同学带入到她设置的语境中。上课也好,讲故事也吧,不说创造出课堂神奇,她至少不让课堂枯燥无味。

所以,支老师的每一节课,都会给我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

在一节写作课上,她说:“我在《高原风》报纸上(学校高原风文学社团社报)看到了你的诗歌,写得不错。”她表扬了我,还自贬说:“我都写不出来,你坚持好好写,说不定有天会写出点名堂来。”我说:“我是学数学的,再怎么写,肯定也写不

过文科生,只是写了玩玩而已。”

支老师说:“那不一定,有些学中文的,也不见得写作好到哪去。有些学理科的,同样写作到达了一定的境界。”她如此说,倒让我觉得和她谈话有意思起来,越谈越走心,越谈越停不下来。

我跟支老师谈了内心话,讲了经历的苦痛,她看到的《高原风》报上发表的我的诗歌,就是我内心痛楚的表达。她说:“写作可以帮助一个人走出痛苦的记忆,还能升华为一股力量,你做得对,坚持写吧,与其沉浸在过往中,还不如直接面对现实,就像你写《失落的叶子》一样。”

我跟她说:“其实我很喜欢写作,我内心有太多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可就是找不到好的写作方法,把它艺术地表达出来。”

支老师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读书;最好的技巧,就是坚持写。艺术是在长期写作中产生的,不是说就能够说得清楚的。想写,就用心写吧,不要畏惧什么,时间久了,方法自然有了,技巧也自然出来了。”我和支老师真正的思想交流,就是从这刻开始的。

我非常用心聆听支老师上的每一节课,听她上课,那是一种美的享受。就像看一场演唱会,就像

聆听美妙的音乐,很有画面感;就像看一场电影,下课了,故事没有完全结束,留有许多想象的空间。

记忆里最深的一堂课,是《智取生辰纲》一课,支老师栩栩如生地给我们讲了“杨志押送生辰纲去往东京,在黄泥冈被晁盖吴用等人用计夺取的经过。”她说:“智取生辰纲是起义农民的集体行动,是梁山泊英雄聚义的开始。”她分析了“杨志与士兵矛盾激化构成了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及“老都管,虞侯及众军士之间的心理活动”等各个人物之间的性格作了剖析,杨志与晁盖等人斗智斗勇斗谋,杨志一行人丧失了“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不免失败”。接着,她给我们放映了《智取生辰纲》那个片段,加深了她上课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然后不说话,不表达,她觉得有配音已经足够,自己的语言是多余的。

支老师上的课,我说不出来好在哪儿,但我就是喜欢听。

支老师每次来上课,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请教她给我谈写作方法和技巧,她总会毫不保留的给我讲她认为写作的好方法和好技巧。

一个周末,我和支老师去她家谈论有关写作的话题,她带我去她

的书房,看了她的书柜,书柜里各类书籍都有,她的书房像一个小图书馆,富有丰富的精神食粮。

要说学生和老师间的纯情友谊,支老师算是我内心世界里纯真的一个,大学期间,支老师是唯一一个把我带到家谈论过学习的老师,她也是唯一一个我想说什么话,不用顾忌太多而敢直言不讳的老师。很多时候,我们不像师生,倒像是好朋友。耳边不时传来“杨高在和支老师谈恋爱,搞师生恋”的话语,

我和支老师什么都谈,就是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在“谈恋爱”,我们谈得更多的是写作、还有我生活里遇到的一些事。记忆中,支老师花了很多时间,听我谈了很多不着边际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的话,那时却装满了我的整个头脑,使我无尽地痛苦,我总想要找个地方发泄,可找不到,唯有写作。而遇到了支老师,她鼓励我通过文字发泄了内心的苦痛。很多时候,她是备完课,已经深夜了,还在电话里听我诉说,凡是内心想的,我都想告诉她,而她会耐心地、认真听,然后开导我走出了生活困境。

我猜支老师一定很喜欢读书,

也爱写作,我就忍不住问了她写过什么。她没有过多地说自己。至于写作,她说:“有时间时,我也会写,但写得很少。”她还说:“我的妈妈特别爱看书、爱买书;我也爱看书,有时看到喜欢的书,也买回来收藏;父亲也喜欢,由于一家人都喜欢看书,所以才积累了这么多的书。”她表示:“这里的书,只要你喜欢,随时可以借你看。”

她向我推荐了一些书。我一下子给支老师借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夏洛蒂·勃朗特著的《简爱》、亚历山大·小仲马著的《茶花女》、柳鸣九译莫泊桑著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马克西姆·高尔基著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巴金著的《家》《春》《秋》等好几本书,我读了一个暑期才读完归还于她,有几本书,我只是翻看了个大概。

就这样,支老师一边鼓励我写作,指导我写作,一边借书给我读,我越来越喜欢读书,越来越喜欢写作,越来越喜欢把内心的想法和迷惑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使我沉闷的世界,发出了声音。

后来,我参加到了中文系张翔等人创办的“清泉诗社”队伍中,参

与《清泉》诗刊编辑,2006年《清泉》诗刊第2期总第三期,由于主编范全辉去实习,我和师妹杨霞以副主编的名义组织编辑了本期诗刊,2006年12月9日出版。2006年12月,我写的《秋夜雨思》在第二届“夜郎谷”杯“金秋拾穗”主题征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006年12月,我写的《梦与现实之间》在“高原风文学社”秋季有奖征文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这两次获奖,给了我极大的写作动力,我对写作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有了一个初步的方向,这我得感谢支老师耐心地对我写作方面的指导,让我通过写作,走出了一段沉痛的记忆。

很快,一学期的语文学习,突然就结束了,我还有些舍不得。

作为考查科目,支老师要我们每人写一篇作文,说她批改的成绩,作为最后的语文成绩。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雨夜漫游荷城花园》,内容只记得大概了。

后来,支老师告诉我,我们班123名学生的语文成绩,她只打了一个“优秀”等次,那就是我的。

听了支老师的话,我感觉我是另一个我,在2004级数专班教室里的某个角落,一直在凝望着一个

瘦小的身影,直到这个身影变成了一个挺拔的形象,我一直在谛听她如诗如画的声音,我还在想……

遇上这么好的一个语文老师,是我师专生活里最幸运的事,有什么开心的,不高兴的,我都可以向她倾吐,使多愁善感的我,不再变化无常。

这让我想起一本书上的一句话:“发现美要有美的眼睛;寻求美要有美的心灵;创造美要有美的品格。”

我虽然不敢说有美的品格,但我有寻求美的心灵,支老师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她莫大的鼓励,是我永远前行的动力,在写作的路上,支老师留下的记忆,是生命走过的长短诗句。

如今,我写下了很多文字,虽然写得都很普通,不值一提,但于我个人而言,我有一片思想的天地,母校的风景是最优美的诗章。

我在母校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一种缘分,正是这种缘分,留给我的那片天空,是空旷的,是蔚蓝的,是思念的,是再也找不回来却一直在回味着的温暖。

【作者简介】杨高,男,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数学教育专业2004级学生。

难忘的旅程

■ 谢显圣

在六盘水师专读书的时候,拥有了一段难忘的旅程,那里有远方有诗,有更美的风景……

1992年8月,我们一行13人,在中文系主任高守亚的带领下,开始了我们大学暑期生活中难忘的一次考察,抵达六枝、黔南、黔东南、黔北、黔西北的牂牁江、都柳江、清水江、乌江等河流,绕行大半个贵州,历时一个月。

黔南的都匀城很美,别致、玲珑、小巧,让你不知不觉迷恋于她的大街小巷而忘了归家的路。穿城而过的剑江又给她增添了夜间霓虹灯的迷离和缠绵的歌舞。各种不同建筑风格的桥梁近100座,横跨在涵抱全城的剑江河上,融古

典情调与现代风格、宏宏大观与纤纤娟秀于一体,都匀因之被誉为“桥梁博物馆”,享有“高原桥城”之美誉,成为黔南的首府和门户。

在都柳江,我们被如碧玉的江水和江边一排排高大挺拔浓荫蔽日的大榕树所吸引而一路前行,走得饥渴而又疲惫的我们,在垒垒田间一座简陋的木楼里,得到了当地水族同胞的热情招待,虽然招待我们的只是一大锅白米粥,但我们却深深体会到“一衣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道理。

重安江的酸汤鱼,在当时只是黔东南人的家常菜,就像我们六盘水人吃的腊肉。但当时的我们,第一次真正品尝了人间的美味佳

肴。今天的黔东南酸汤鱼,已经风靡全国,但每一次去品尝,就是没有当年重安江的味道。

舞阳河小三峡,温柔细腻,让我们所有人都沉醉在她的柔柔碧波中,如诗如画如梦的孔雀开屏、三叠泉,把他们的情影永远印在了我们年轻的心上。

镇远古镇,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史书云: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因地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能否据之关乎成败,故名。舞阳河水蜿蜒,以“S”形穿城而过,北岸为旧府城,南岸为旧卫城,远观颇似太极图。青龙洞古建筑群,就在古镇之东,扼出口,控河道,虽然破旧但气势如虹,鸟瞰着舞阳河,似乎在告诉我们它昔日的繁华和未来的辉煌。叱咤风云、虎门扬威的晚清爱国名将林则徐,曾三次路经镇远,他在《镇远道中》一诗中对这里雄奇的山川和险要的地势做了描述:“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

到了凯里,又惊叹清水江之美。江水晶莹剔透,两岸鳞次栉比的木楼和从江边到山顶的层层稻

田,是大江对凯里人民的丰厚馈赠。如今,而清水江也如同黔东南的“侗族大歌”一样一天比一天出名。

梵净山,因其三峰高耸,脉分九支,故称“九龙山”。又因金顶孤峰突起,形如饭甑,故称“饭甑山”。明代该山佛教兴盛,寺刹林立,“饭甑山”“梵净山”音相同,并且此地为梵天净土,是弥勒佛的道场,故名“梵净山”。全境山势雄伟,层峦叠嶂;坡陡谷深,群峰高耸;溪流纵横,飞瀑悬泻;古老地质形成的特殊地质结构,塑造了它千姿百态、峥嵘奇伟的山岳地貌景观。当时的“梵净山”还很萧索和冷落,游人也很少,从一扇无遮拦地写着“梵净山”三个字的石门跨过,步行20多里才到山脚,再攀登7000多级台阶,才到金顶脚下。一路同行的13人,因要先上去联系食宿,不得不因脚程的快慢分成5组,从早上出发,最先到山顶的是下午六点;最晚到山顶的是夜间十一点。黔金丝猴没见着,珙桐没见着,爬了金顶,看了波涛汹涌的云海,见了七彩缤纷的佛光,在“蘑菇石”前留了影。在梵天净土莽莽原始森林里,又饥又渴又累又黑又

怕猿啼狼嚎鹰唳的白日连着黑夜的长途攀爬,对我们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身心灵魂的洗礼。

思南乌江大桥,横跨乌江,沟通南北。思南很是质朴,质朴中略带凄凉。这是当时黔北所有地区的一个缩影。199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虽已绿遍沿海地区,这里还只享受到承包到户的喜悦。但行走在街上的人们却个个春风满面,精神焕发。毕竟那时吃饱了肚子比什么都重要,吃饱了肚子才能有气促生产抓经济。

遵义城很美,很出名,小吃更惹人。遵义因为拥有茅台美酒而得天独厚,又有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四渡赤水纪念馆,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红军街,红军遵义总政治部旧址,毛主席旧居,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苟坝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等许多红色景点。遵义会议永放光芒,这注定了遵义永远是一座红色的城。

毕节大方县大海坝烈士陵园,

35名革命烈士安葬于此。这些烈士是1936年在七家田、猫场等战斗中牺牲的红军和1950年在剿匪中牺牲的解放军,由于他们的遗体无法对照姓名,只好做两排分棺合墓葬于湖畔山腰。一个个红军、解放军烈士的坟茔,倔强地矗立在天地间松林旁,这些不屈的灵魂、骄傲的灵魂、惊天地斗鬼神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高尚灵魂,让我们忘却了近30天的旅途劳累,内心充满了悲壮与崇敬。现在,大海坝修葺一新,成了一个美丽的森林公园,新增亭桥栏榭点缀于山水之间,杜鹃争春,碧波消夏,松涛吟秋,踏雪寻梅,四时游人不断,烈士们经年并不寂寞。

如果你还在六盘水师院就读,如果你还没经历一段难忘的旅程,就赶快开始吧,因为那里有远方有诗,有更美的风景……

【作者简介】谢显胜,男,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1991级学生。

依依惜别

■ 李懿

明天就要离别了，离别这所学校，离别三年来朝夕相处的老师，离别三年来相互关心，共同进步的同学……

三年前，我还在北盘江畔一所乡村学校任教。经过十五年的拼搏与等待，我终于迎来了参加高考的机会，才有幸带着一颗求知的心，一个热切真挚的信念走进六盘水师专，来到您的身边，成为您的学生。我深受家庭的影响，自幼喜欢文学，酷爱写作，自以为进了这所高等学府中文系，就像鸟儿，长出翅膀，可以在蓝天自由翱翔；就像鱼儿，长出四鳍一尾，可以潜游大海劈波斩浪。然而，求学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在浩如烟海的书籍

和繁重艰深的功课面前，我茫然无措了。有一次，我没有如期交上作业，推说自己近来很忙，又想看一点自己喜欢的书。听后，您生气了，那温和而掷地有声的话语就像天空轰响的惊雷，震荡着我的心灵。在文质彬彬的您的面前，不敢抬头，惶恐，愧疚，无言以对。

多少个夜晚，在您的办公室里，那陈设简单的房间，我们天南地北地倾心长谈，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汉语，从美育代替宗教到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凡是我困惑的问题，您都亲切地给我讲解；我写成的文章，您会认真阅读和修改，得意之笔，您笑了，我也笑。每张作文的页面上，都有您鲜红苍劲的

字迹,那么地认真,那么地严肃!

我永远忘不了,那年秋天发表的两万多字的小说《牵手人生》是怎样写成的。我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写成,然后请您提出修改意见。几易其稿,我实在厌倦,失去信心了,但您总是鼓励我,并帮助修改。最终,《牵手人生》变成了铅字。我在《海燕》杂志编辑部寄来的样刊扉页上题了字:捧献给您——我文学之路上的导航者。我敬爱的老师啊,您显得比我还要高兴,手捧样刊,满脸笑容。

在那条通往文学殿堂的崎岖山路上,我跟着您穿过稻花飘香的田野,跨过流水潺潺的小桥……我望着您的背影,心里快活地想:我就像一个天真的顽童,拉着您的衣角,在文学艰难的征途上风雨兼程,不倦地跋涉。三年来,我的路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我多像一条懒惰的黄牛,让您策励着耕耘;多像一个贪玩的孩子,被您呼唤着前行。

那次,中文系组织教师与系学生会去威宁草海旅游,您执意要我与您同车。在车上,我们交谈了很久很多,彼此之间不经意的交流,方知我们都有一段坎坷的人生经

历。当时,您叮嘱我要组织开展好高原风文学社团活动。回来不久,您就在为我们协调办公地点、筹措出刊经费等奔忙着。在您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积极开展工作:商讨发展之策,招募新社员,在炎炎的夏日为编辑《高原风文学报》集体熬夜……在您的周围,一群激荡文学之心的青年学子,因文学这根纽带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我们美好的文学之旅。青涩和激情,孤独和憧憬,交织前行,一颗颗纯洁的校园文学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开花结果,茁壮成长。此后的日子,我们始终守望着这片依然如初的净土,文学不变,梦想不变。一路走来,高原风文学社踏着高原的凉风,艰难前行,吟出如歌的诗篇,流淌出这片沃土的醇厚与神奇,迎来了一段段春华秋实的岁月,走出了一批批具有创作实力的优秀作者……成绩斐然,让人欣喜。

毕业前夕的一天傍晚,我怀着难舍的心情去看您,也想请您帮助动用关系让我留在城里工作,却遭到您的拒绝。您举了许多实例,讲了许多道理,耐心开导我。最后,我愿意服从分配,决心回到生我养

我的那片土地上去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那天,您送我出来,走到门口,您突然微笑着说我长瘦了,变黑了!我望着您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庞,那夕阳下斑白的两鬓,眼泪禁不住从脸颊上滚落。是的,三年来,我的名字一次次变成铅字,您两鬓的头发正一根根地变白了,额头的皱纹更加深了,更加密了。这有没有我给您染白的头发,刻下的皱纹呢?我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每一步台阶是怎样跨上去的,每一点进步是怎样得来的……

季节在窗外不停地变换着风景,我已经在六盘水师专经历了三个春夏秋冬的轮回。三年来,我们用汗水浇灌信心,用青春点燃激情,收获的是希望,放飞的是梦想。三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岁月的流逝带来的不应该完全是感伤,因为它同时沉淀下深深的师生情谊,藏之愈久,醇香愈浓。举手话别,各奔东西,心中有太多太多的不舍,太多太多的惜别。我不想离去,要让这一切永远都余音在耳,历历在目。我怎能离开呢?我的老师!别后的岁月里,若我懒惰时,谁给我加鞭?若我顽皮时,谁

给我呼唤?我写出的文章,谁给我修改?三年来,我虽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了,但仍然是跟在您身后,拉着您的衣角,踏着您的足迹,被您呼唤着前行的顽童。老师,是您为我插上腾飞的翅膀,是您为我扬起远航的风帆。敬爱的老师,我不能离开您……

——然而,我们没有超人的能耐使时间倒流,毕竟要离开,而且就在明天!

时光飞逝,离别在即,敬爱的老师,让我带着一切美好的记忆,难忘的眷恋离去吧。我知道,我的那几本倾注您多少心血留下您多少字迹的写作札记,总会在我身边像鲁迅的藤野先生画像一样,给我信心,勇气和力量,让我去走好人生之旅的每一个风晨雨夕。

别了,母校!别了,老师!虽然我将走出这无限依恋的校园,但是却走不出您关爱的视线:我飞得再高,心儿总与您相连;我飞得再远,目光总与您相望——深知您瞩望我的是什么……

【作者简介】李懿,男,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2002级学生。

我们的小时代

——回首《六盘水市师范青年》

■ 谭波

2018年春天,因又一次搬家,无意中翻捡到一本泛黄而薄薄的油印刊物——23年前,即将从六盘水师范毕业的我负责主编的一期《六盘水市师范青年》。翻阅着这本刊物,六盘水市师范又鲜活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时节,想必响水河畔的樱花早已零落成泥,曾经的《六盘水市师范青年》,你是否也与响水河畔那满眼的三叶草一同沉睡在永远的梦里?

二十多年前,《市师范团讯》(后来的《六盘水市师范青年》)在当时的校团委书记伍友琴老师的精心策划下诞生了,标志着校团委宣教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市师范团讯》从晚秋流金的眸子走来,带着一身蓬勃朝气和许多金色怀想,走过了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几个春秋。到我完成师范三年的学业离开荷城回到故乡时,共办刊31期,近40万字,油印一千三百多份。《六盘水市师范青年》从诞生起便成了师范学子的精神家园。虽为校内油印刊物,但却成了那时师范学子每月心中的一份等待。其文字书写一丝不苟,清晰整齐。排版有收有放,洒脱大方。插图新颖别致,工整精细。封面设计不断创新,日臻完美。每期的“年轻的风流”、“人在旅途”、“多棱镜”等栏目行文或如高山流水,

或如平地惊雷,或如月照花林。《六盘水市师范青年》伴我们走过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成了我们小时代的难忘记忆。

《六盘水市师范青年》是从艰难的岁月里走出来的。

一台油印机,一块钢板,一只铁笔,一盒油墨,一架订书机,几叠油印纸,这就是《六盘水市师范青年》“成家立业”时拥有的全部家产。这些,也告诉了第一届主编胡雄及编委们将要走一段艰难办刊之路。

1993年盛夏,当师兄师姐们走后,第二届编委也仅仅剩下郑开芳、谢磊、李已航、曾芬、惠永和我共六人,91级美术班郑开芳接着挑起了主编的担子。“干!”六位同胞一声喊,仍旧火火热热地干开了。郑开芳一人担起了刻版、编排、美编三项较为繁重的工作。

当1994年的夏天悄悄来临的时候,我不得不十分吃力地把第三届主编担子挪上肩头。但要继续办刊,必须壮大编辑力量。经过从各班物色适合编辑人选,终于成立了仅由8人组成的编委。1994年9月,《市师范团讯》改刊为《六盘水市师范青年》,并扩大了稿源和用

稿量,编委人员增加到13人。1995年初夏,王玮接过第四届主编的担子,并在校团委的指导下组建完善了编辑机构,继续着六盘水师范青年的一分梦想。

《六盘水市师范青年》是师范学子的精神家园,是一首唱不完的心灵之歌,你听——

“出去走走,甩一甩头,将所有的忧郁所有的困惑抛入雨后的晴空,灿燃成一抹彩虹,扬一扬笑脸,将所有的沉重所有的孤寂留给无边的海壮阔成一份博大。”(龙翔.《出去走走》本刊总第9期)

《六盘水市师范青年》是个小巧玲珑的窗口,让你看到校园的勃勃生机,学习生活的酸甜苦辣,看到生活中的真,善,美。

每期刊物印发到各班级,编委总能收到一些来自通讯员及其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伍友琴、吴林、陈开政等老师还亲自动笔帮助修改部分稿件,并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原学校党总支书记兼校长郭廷仲同志曾在百忙中亲自致信校团委,对本刊的办刊工作进行指导。当时的市教委领导靳茹对《六盘水市师范青年》的办刊工作给予

了鼓励和鞭策,使《六盘水市师范青年》向前迈进的步伐更加坚定、有力。

因为有爱,《六盘水市师范青年》不断进步。因为有爱,《六盘水市师范青年》也曾经创造过辉煌。部分稿件在校内刊发的同时还在省内外刊物发表,李已航、杨扬等多位作者曾在全省中师生征文赛中创造了佳绩。

星移斗转,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已成为六盘水教育的一段历史,《六盘水市师范青年》也只能成为那几届师范学子的记忆,但她永远是我们美好的小时代。

【作者简介】谭波,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普师专业1992级学生。

光束

■ 张婷

提到启蒙者,我的脑海里立即出现她的笑容,很荣幸,我的青春里遇见她。回忆就这样涌来,时间,像手心里捧的水,无论是摊开,还是紧紧抓住,都会从指缝溜走。幸好还有回忆,而每一段回忆,都有一个密码。时间,人物,地点,一旦吻合,无论相隔多久,那个模糊的人都会立刻清晰。我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脉络,是进入大学,她作为我们系的书记,作为我的启蒙者,让我一下子好像是开了窍,什么东西突然一下子就全明白了,然后,奋勇前进,收获今昔。

那时的我,高考失利,时至青春,脆弱、羞涩、孤独、自卑,总觉得烦恼无穷无尽,而自己的臂膀,无

力将它们托起,所以神情忧伤、视线迷茫、自怨自艾。

是她站在一个长者的角度给我指点迷津,把所有的机会争取给我,大三那年学校参评国家奖学金,21个系选14个名额。她作为投票人员之一,把我的资料打印出几大本,一个个给其他投票老师推介我,说我是如何如何的优秀……这些都是后来其他评委老师告诉我的,那次评选我得了唯一的满票。

是的,在大学里,一直是她给我最有用的建议,我成功了,她给我鼓励和鲜花,她的表扬是我自信心的来源;我失败了,她给我安慰,帮我分析原因,告诉我方法;我想

自我放弃,却发现她一直在原地等着我,我想着自己不是班干部,入党的事情轮不到我,所以入党申请书也不写,她为此专门找到我,要我写,所以在大学里我就入了党。有时候我很着急,急迫地想要证明自己什么,所以显得格外急躁,是她委婉给我提醒,让我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我想把她比喻成遮荫挡阳的大树,炎炎酷暑,为我留下清凉,足够我修身养德。

她特别喜欢在课堂上提问,课堂上她一遍遍问我们能不能掌握了,要我们大声地、字正腔圆地回答出那个“能”字,每一次我都被她的认真所打动,努力回答出那个发音不太准确的“能”字,她温和的,鼓励的目光,给了我无尽的勇气与信心。

因为喜欢她,我成为一个喜欢和老师有互动的好学分子,可能是因为坐在第一排,我总是反应比其他同学要快地回答出她的问题,她总是有意无意地表扬我,为此,我越来越有自信,对她教的这门课程学得很好,期末考试总是第一名。以至于后面还在她的指导下撰写了相关论文,因为学的是师范专

业,大学里我做的好几份家教都是她推荐我的,想来她也真是偏心我,给了我太多的机遇。

我是误打误撞选的中文系,没有想到在她的鼓励下我竟然特别适合这个专业,语言和文学我都喜爱,有文字摆渡,我沉浸在中国文学里,我在学校图书馆里,书香深深氤氲,大学路如轻舟走过万重山,赏遍万千春色,捧一本好书,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慢慢地,我发觉因为有她这个伯乐,我也可以成为千里马,学校里各种比赛她都鼓励我参加:辩论赛、知识抢答赛、模拟面试大赛、简历大赛……因为有她做后盾和支持,我不敢怠慢,在不断向上的过程中,我也找到通向世界的路,这些比赛学到的经历,变成我遨游天际的翅膀。幸而数载寒窗苦,自此阡陌多暖春。我参加辩论赛,学会了思辨,学会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学会了沟通和有效表达。大三那年,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从一个辩论小白变成成为学校的辩论队队长,代表学校到贵阳参赛,成为那一届辩论赛的最佳辩手。

我也参加过各种知识抢答赛,国防知识大赛,我记得375页厚厚

的一本书我硬是一字不落的背了下来；党史知识竞赛，所有关于共产党的知识我们三个队友也是如数家珍；文学知识竞赛，我把所有文学知识重新学习了一遍，这为后来我裸考考研专业知识成绩非常优秀打下了基础。经常代表学校参赛，我的眼界和生活圈子有了质的飞跃，我有很多因为参加比赛而认识的好朋友，都是当时各个学校的精英，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太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我喜欢这种不断向上提升带来的催人奋进感，这些也成为了我现在性格的底色，我一直在努力，并不是为了对抗命运，而是不断试探命运留给我的空间有多大。

各种比赛让我收获了知识、锻炼了能力。这些让我大学毕业后就马上考上了贵阳的公务员，真的挺幸运的。

记得我顺利进入面试时，她很高兴地给我打来电话，我却说不想去参加面试了，毕竟这只是试一试的一个考试，因为我的理想是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知道这些情况后，她客观地给我分析了就业形势，鼓励我一定要去面试，我听了她的建议，没有想到面试成绩

非常理想。我第一时间给了她电话，电话那头的她非常开心。后来，我参加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的考试，因英语基础薄弱而未能入围。

现在想来，那个无知懵懂的我幸好是遇到她，才有这些幸运。我顺利工作，因为还有文字这个爱好和专长，现在也在体制内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误打误撞选的中文系，在外界环境不太理想的大学里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我很感恩，对于她的感情就如同我的大学一样，我知道，是她帮助我成就我的今天，而且还在一如既往地鼓励我。

去年，我参加了贵州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采风活动，带着孩子慕慕去的，一路的行程相当紧凑，但我还是很想见见她，她也很想见我，晚上九点半，我才从郊区回到酒店，她已经开车在我酒店等了我很久，为了见上这一面，她带着我去到城里最好吃的一家烙锅店，那时候慕慕不到一岁，为此，我的妈妈和小姨帮我带着慕慕来到我们聚会的地方，为了大家团聚。

是的，我的恩师，她像妈妈那样疼爱我，还有慕慕。因为之前她

只是在相册里见过慕慕,那天她真正见到慕慕时,那笑容真的让我觉得亲切。我知道即使没有血缘,我们都会因为这份真挚的师生感情而亲密无间。因为是她帮我走出自我的狭小,体会世界的浩瀚、有“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实力。

现在经常有学弟学妹们告诉我,她在课堂上又以我作为榜样变着法地夸我了,所以到现在我都是那样激情澎湃,和大学里一样,保持最旺盛的生命力,不犹疑、不懈

怠。该努力努力,该玩命玩命,让自己有一技之长,一席之地。

我知道,无论我去向何方,她都在那里,支持我。刘老师,无论将来会怎样,只愿世间风景千般万般熙然过后,你依旧头顶岁月,心系春光,为你祝福,愿你好人有好梦。

【作者简介】张婷,女,六盘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学生。

情系母校

■ 唐向阳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离开母校六盘水师范学院已有十三个春秋,多年间,伴随社会磨砺与成长、事业锤炼与发展、生活付出与收获,诸多往事已如云烟不再,但惟有母校情愫始终在我心头萦绕牵挂。

无论走到哪里,时刻都在侧耳倾听母校的声音!春华秋实。在“厚德博学,范行求真”校训指引下,在“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办学精神指引下,母校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凉都家乡父老自豪而靓丽的“凉都名片”,也成为身在异乡六盘水师院游子们的无尚骄傲与荣光。

虽然从六盘水师院毕业多年还是不忘当年母校的生活。即使

家离母校很远,也总想着要回母校看看。上次还是以学生的身份回母校,而这次是以教师身份回母校看望老师,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感触。

毕业后大家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有时间回母校看看,可自己对六盘水师院有一种更加特殊的情感,得到了更多六盘水师院老师的关心与照顾,让我觉得不管毕业有多久,不管工作有多忙,都要经常回来看看。本来觉得自己回母校的次数还是太少,但是当碰到当年教过自己的费虹老师说“又遇到你了,真巧,每次你回来都能碰见。”突然发现,自己对比其他同学,可能真的还是回来算多的,可是我还

是觉得不够,觉得太少,六盘水师院有太多我的青春记忆,让我觉得回来再多次都不够。

这次回母校,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感到一切是那么陌生。熟悉的是看到了那些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熟悉的是看到了教师办公室张贴的“六盘水师院作息时间表”,熟悉的是看到了我们特有的六盘水师院“学案自助”,熟悉的是看到了“积累本”和“改错本”,熟悉的是看到了教室墙外贴的“班级挑战”和“优秀学生风采展”……陌生的是母校多了太多新教师的脸庞,陌生的是母校教学楼的楼道布置了更多人性化的桌椅和电子触屏仪等完备的设施,陌生的是母校多了各式各样的选修课和社团活动。

六盘水师院也影响了我很多,即使毕业了,自己的身上也有着浓厚的母校烙印,尤其是那一直激励我向前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办学精神。在母校这样的环境中,有太多很聪明、高智商的人,我自知没有那些人聪明,跟他们比不了智商,但是却可以跟他们比勤奋。还记得当年辅导员杨迪老师说的,聪明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聪明的人比你还勤奋努力。真的很感谢六

盘水师院,让我可以那样勤奋地学,那样努力地学,让我的大学生生活过得那样“充实”,那样“问心无愧”。

现在在盘州市保田镇保田中学工作,身为老师,身为班主任的我,更加能够体会六盘水师院老师的辛苦,母校辅导员的辛苦。记得杨迪老师曾经说过她起床的时间是6:17,意思就是“我要起”,为的就是给我们做好榜样。还记得当年我们中文系系主任梁占先老师,他的书法课行云流水,他的古代文学课诗情画意。六盘水师院的成绩是无怨无悔付出的老师们应得的回报。真的很感谢母校老师,正是这些老师的付出,让我们遇见了最好的自己。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母校能够取得辉煌丰硕的发展成就,关键得益于有这样一支以校为家、视学生为己出、可亲可敬的师资队伍。披星戴月是他们经年累月的工作时刻表,殚精竭虑是他们为学生成长付出的真实写照,甘为人梯是他们无私高尚品格的公约共识。作为六盘水师院的一名学子,我愿代表所有对母校心怀感激的校友们诚谢师恩!并祝

福母校永葆青春,再创辉煌!

感谢母校,让我们能够通过奋斗,实现梦想;感谢母校,让我们拥有了锲而不舍的恒心,舍我其谁的雄心,永不言满的虚心,宠辱不惊的平常心,和衷共济的责任心……无论何时何地,我会永远牢记母校八字校训:“厚德博学,范行求真”。

看今朝,母校如此多娇;待明日,风景这边更好!

写到此,我把一首词《永遇乐·贺母校建校40周年》赠母校六盘水师院:

母校四十,宏图伟业、中国凉都。良田书院,翰墨流香、文理携学子。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苑苑生辉添锦。书华章、天下桃李,今朝举杯共饮。明湖日暮,星光熠熠,醉抚古木亲吟。九云方鼎,梦落云霞,自与朝阳邻。风舞明湖,云绕四水,愿景百年相印。君须记:厚德博学,范行求真!

【作者简介】唐向阳,男,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2002级学生。

难忘师范生活

■ 柏朝付

入学

1992年8月,我收到来自六盘水市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喜悦和幸福立即充满心头,三年初中苦读,终于结出硕果。

我的家乡位于贵州高原西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中寨乡管辖下的以洗村,是六枝特区最西边的一个村子,南面是黔西南州的晴龙县和普安县,西面紧邻六盘水市水城县猴场乡,是一个四县交界的地方。从东边流下来的月亮河和从西边流下来的清水河在村子下面汇合,奔腾不息往南在距离村子两三公里的地方注入北盘江。家乡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人民善

良勤劳,但是交通不便,条件比较落后,人们上学很少有超过初中的。我以初中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考取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不断地向我道贺祝福。

说起当年中考,竞争特别激烈:第一次考试叫预选,刷下一半多人;通过了预选,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又刷下一半多人;通过了第二次考试的人才能录取中专和高中。我读书的六枝特区中寨乡中寨中学,每年初三学生一百多人,能够考取中专和高中的也就一二十人。

1992年9月,我背着行囊,在父老乡亲和老师的祝福声中,步行

18公里山路到中寨,再从中寨乘坐中巴车到六枝,又从六枝乘坐火车到六盘水市区。那时候我其实还是个16岁的孩子,跟现在高一年的学生差不多。第一次来到六盘水,举目无亲,心中有些惶惑。正在我孤独无助地站在火车站出站口的时候,看到站前广场上有一个写着“欢迎中寨来的师范新生”的牌子。我朝着牌子走过去,看到了三个大哥哥和两个姐姐,他们问我:“你是中寨来的吗?”我说:“是的。”他们立即说:“我们是来接你的,六盘水市师范学校中寨来的学生有一个传统,每个新学年开学时,老生都会来接中寨来的新生。”我看着微笑着的他们,热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他们接过我的行李,拍了拍我的肩膀,带着我向学校走去。

那一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办好了报名手续,领到了床上用品、校服和教科书,到宿舍住了下来。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感觉到校园内“欢迎新同学”的标语是那么温馨、那么真挚。我永远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三年级的江斌飞、肖玉宏、王翠微、卢美兰和二年级的李国良,当时中寨来的师范在

校生就只有他们了。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以后一定要到火车站去接中寨来的新生,让这种好传统传承下去。对于六盘水市师范学校,由于有了他们热心的帮助,我心里充满了好感,也对接下来的师范生活充满期待。

开学

第二天,开学典礼在学校操场上举行,我感到惊讶无比,这阵势和阅兵差不多。操场上每个班级一个方块,整整齐齐,全部身着校服。

开学典礼由校学生会主持,议程不多,升国旗后校长、老师、学长都讲了话,大概是欢迎和勉励之类,具体内容不记得了。但我被教学楼顶端竖立的校训震撼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多少年后,我一直记得这个校训,也一直在践行着。

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既有普师班,又有音美班和幼师班。普师班同学比较严肃,音美班同学浪漫多姿,而幼师班同学生动活泼,尽显各自的本色。

开学第一天我们没有实质地上课,学校让我们尽快了解学校和班级。晚上在学校三用堂举行的迎新文艺晚会再次让我深深震撼。以前我没有看过电视电影,也没有看过文艺晚会,第一次享受到了听觉视觉盛宴。文艺晚会大多是学生进行表演,也有一些老师参加,质量之高是我后来见到的校园文艺表演很少有比得上的,令我印象深刻的节目是小品《红鸡蛋》和木叶竹笛协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后者是盘县的一对罗氏兄弟表演的节目,弟弟还是一年级新生,真让我们佩服。

班级

我们九二(2)班有42人,男女各一半21人。可惜我们大多数人听从教导不敢在学生时代谈恋爱,后来才谈成了一对。

其他班级男女生比例类似,音美班男生要多一些,可是幼师班全部是女生,所以校园中女生要比男生多一些,那莺莺燕燕让校园充满欢声笑语。

我很快认识了第一届班委:班长刘兴海(中共党员)、团支部书记

曾玉兰、副班长李朝太、纪律委员田燕、学习委员王安芬、文艺委员陈红、劳动委员陈木、生活委员余洪先、体育委员施洪。班子威武,可惜不团结,后来换了两届。领导层不稳定,造成九二(2)班战斗力羸弱,在学校中表现不出众。

我没有任什么职务,守住本心,用功学习,成绩优异,三年后学校拟保送贵师大,可惜我家庭贫苦无力继续深造,谢绝了学校的好意,毕业后参加了工作。

学习

普通师范班的课程主要是政治课程,文化课程(语文基础知识、文选与写作、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艺术课程(音乐、美术……),心理学课程,教育学课程,小学各科教学法课程,教师基本功课程(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普通话、简笔画),另有如“演讲与口才”“足球裁判”“摄影”等文体选修课程。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教风、学风严谨,我们的学习“苦不堪言”,但是收获很多,我们毕业后能够胜任小学各科教学,有的改行到其他部门也干得顺风

顺水,如我所知道的就有符号、惠永等。

我们每周上五天半的课(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全天,星期六是半天,星期天休息),早上四节,下午三节,晚上上晚自习(只有星期六的晚上没有自习)。我们上课如中学生一样认真。早晨上学前和下午放学后大部分人会在校园里背书,晚上上自习时做作业。每天的日子紧张而有规律。

在师范学校我感觉到学生会的强大,早读、课间操、晚自习都要来查,甚至晚上熄灯了不睡觉都要来查,在校期间管我们最多的机构就是学生会。

说到课间操,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有一个传统。每当做完操后,在上第三节课之前还有一点时间,播音室会播放音乐,幼师班的同学就会在操场上跳交谊舞,这成为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老师

第一任班主任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当年刚从大学毕业,姓王,是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她经常穿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服装,戴大大的

耳环,很有个性特点。她书教得好,对我们也很好,可惜一年级下学期就辞职了,后来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去处。

第二任班主任是袁瑞品老师,他从一年级下学期一直带我们到毕业,辛苦得像一位妈妈。

教过我们的老师很多,但我们印象也很深刻,现在想起仍犹如站在我们面前淳淳教诲。如:文选与写作老师陈开政、语文基础知识老师杨兆冀、政治老师陈朝云、心理学老师刘政、教育学老师谌志云、代数与几何老师李金花、物理老师陈磊、历史老师刘清秀、音乐美女老师张文……每个老师都很敬业,每个老师都有水平,每个老师都有特点。杨兆冀老师的课严谨扎实,陈朝云老师的课朴实正气,刘政老师的课发人深省,谌志云老师的课激昂奔放,李金花老师的课细致入微,陈磊老师的课令人向往,刘青秀老师的课大气磅礴(她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每节课都做到板书完最后一个字、说最末一句话下课铃声即响,所有听过她课的人都特别佩服),音乐美女老师张文的课男生大多听不懂,因为都被她的美貌惊呆了……感谢老师们对我们精心

的培育。

生活

生活补助第一学期每人每月三十九块五,第二学期开始分等级,我每个学期都得甲等每月四十五块,基本够生活费。

我们八个人一个宿舍。每天六点过起床,洗漱后被子叠成豆腐块,杯子牙刷窗前排一列,毛巾阳台挂一排,学校随时可能检查。弄好了往学校食堂跑,食堂里的馒头最好吃。中午一下课,立刻从桌厢里抽出饭盒往食堂跑,打了饭沿路吃,吃到宿舍几乎吃完,洗洗然后午睡。下午去上学带着饭盒走,放了学也是一路小跑,打了饭在草坪上吃。草坪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好不热闹。到上晚自习的时候,饭盒带往教室放在桌厢里,第二天再用。晚自习后,往宿舍赶,常常想吃点东西,但条件不允许,只能想着等到明天早上就有馒头吃了。回到宿舍,和同学嬉笑一番,洗洗就睡觉,常有好梦。

每当周末,常常约起两三人,到街上逛逛,只逛不买。没有条件看电影。有时候到公园坐坐,晚上

返回路过黄土坡,看到别人在路边的棚子里唱卡拉OK,好羡慕。有时候到市财校、市农校、市民中去找老乡玩,或者他们来学校找我玩,很快乐。

社团

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有很多社团,最著名的是春梦文学社,我们班的惠永、谭波、符号三位同学是主力成员,刊印文学期刊《春梦》,登载少男少女的孤独、徘徊和梦想。还有一本《响水河文学》,登载小说,水准很高。我也曾在这两本刊物上留下痕迹,练就了一些笔力,很多作品后来还在《中师生报》《六盘水文化报》《六盘水日报》《新都市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十年校庆时我获得了征文一等奖。

活动

六盘水市师范学校的活动很多,有各种重大节日举办的纪念活动,有各类比赛活动,有各种文艺演出,有劳动实践活动,还有教学实践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这些

活动,既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又不断地锻炼我们的能力。

印象深刻的是每学期每班有一个星期的劳动实践周,在校园里值勤、扫地、劳动、检查,不用上课,也不用上晚自习,很快乐。

一学期一次、为期一个星期的教学见习活动也让大家非常喜欢,我们在附近的小学听课、改改作业,学生热情地喊“老师好”,那一刻感觉到我们选择师范学校没错,选择以后当老师没错。

三年级下学期后半学期,我回到家乡的六枝特区中寨乡长寨小学实习,受到学校领导、老师、学生和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我在那里认真地实习了两个月,收获到了肯定、尊敬和勉励。

后记

1995年7月,我从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六枝特区中寨乡中寨小学工作,任语文教师、班主任,曾获六枝特区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8月,我考调到六盘水市第二实验小学工作,历任语文教师、班主任、教务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曾获全国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六盘水市直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母校校园合并入六盘水师专后,几经变化,现在为师范学院附中,与我工作的实验二小比邻,每每从校门口经过,一幕幕往事便会在脑海中浮现。

【作者简介】柏朝付,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普师专业1992级学生。

抹不去的记忆

■ 李举仙

“钟山脚下，响水河畔，坐落我们美丽的校园……”，相信从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对这首耳熟能详的市师范学校的校歌，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吧？这里曾是凉都学子向往的圣地，这里曾是凉都小学教师成长的摇篮。这里见证了多少沧桑变幻，承载了多少刻骨铭心，寄托了多少中师生魂牵梦萦欲说还休的情感！

1996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就读普师专业。因为家境贫寒且是农村户口，我放弃了重点高中，只填了一个志愿：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普师专业。这完全因为“跳出农门”的

急切心情，师范上学学费低，且有生活费，工作包分配。

当年，我考上市师范普师专业，轰动了我家周边的所有山村。在我们寨子上，我是第一个通过考试“跳出农门”的人。那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一直在耳边回荡，那庆祝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我们以为自己是最有才干、最聪慧、中考分数最高的学生。一进师范才知道，所有的同学都很优秀。

普师专业，指的是中等师范学校（进入21世纪后这种学校陆续取消，并入或升为大专、本科院校）普通师范专业。该专业的学生基础知识广泛，区别于音乐、美术、体

育等加强班学生。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和教育实践课组成。主要开设思想政治、语文(含小学语文教材教法)、数学(含小学数学教材教法)、普通话、物理、化学、生物学(含少年儿童生理卫生)、现代教育技术、历史、地理、心理学、小学教育学、小学自然教学研究、音乐、体育、美术和劳动技术等课程。该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较高思想素养、宽厚的基础知识、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和管理水平、良好综合素质,能适应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的、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和创新精神的合格小学教师。

普师专业的特点是“一专多能,能歌善舞”。当时学校各科齐头并进,无主副、大小科之分。任何一个普师专业的学生,每天必须苦练基本功。“三笔一画”成为每个普师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在书法老师的指导下,我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还能快速勾画出简笔画,学会了音乐简谱。师范三年是

我人生中最快活也最辛苦的时光,学的东西多,老师的规矩也多,培养了我坚韧的学习和处事作风。

三年的中师学习,使我们能胜任小学中任何一个学科的教学工作。语文数学自不在话下,音乐美术体育也能上,思品社会自然也会教。记得班主任曾说过:你们这些中师生,走上工作岗位要做万金油。无论哪一科,都要能教,而且要教好。

2003年,因教育体制改革,市师范并入了六盘水师专,后来六盘水师专升格为六盘水师范学院。但我依然会跟别人说,我是中师生,毕业于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曾经在内心隐约伤感过,认为师范学校没有了。其实不然,母校不是消失了,而是升华了。专业变得更多了,功能变得更全了,校园变得更美了!师范生活,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追忆。

【作者简介】李举仙,女,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普师专业1996级学生。

二十九年再回首

——回忆我的体校教学时光

■ 冯秀君

近几年来,不知为何我时常会将一些平凡的事情看得很神圣,我常会为自己举行一些小小的仪式,镌刻在生命里,以此纪念那不一样的过往。就像今天,我起了个大早,7点钟就来到了我原来工作过的地方——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缅怀我在体校那段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2006年2月,体校合并到了六盘水师专,六盘水师专于2009年升本成六盘水师范学院。合并过去后深感工作压力很大,平时除了上班外,又忙于家事和给自己充电,我竟然一次都没有回来过。

体校座落在巍巍的钟山脚下,

和市训练馆连在一起。清晨,烟雨迷蒙,校园披着薄薄的纱衣。门口的牌子现在变成了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从大门进去,学校的旧貌没有多大变化,校园并不大,四合院的布局,仅有三幢楼房。一幢三层楼是学生的教室和男生的寝室(女生寝室在田径场),和市训练馆连在一起,对面一幢三层楼是教师和教练等工作人员办公室,侧面的二层楼是学生食堂。烟雨中,教室和办公室前松树的叶子非常稠密和青翠,一簇一簇向外生长着,围墙旁边的蔷薇花正在盛开,一阵阵清香弥漫着整个校园。因为是暑假,校园中只有一两个小

学生背着羽毛球拍往训练馆走,校园显得很恬静。

站在体校的校园里,回想自己二十九年前从六盘水师专分配到体校第一次来报到的情景。清晨、细雨、恬静,时间、天气、情景竟然如此神奇地相似,这样的巧合,使我的内心波澜起伏。

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是六盘水第一所培养体育专业人才的学校,成立于1978年。体校招收的学生除了按中专学生统一要求外,还要求具备较好的体育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招考的办法分文化课与体育技术测验两部分。学校每年招收30-40名学生,毕业生除向贵州省队、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外,其余主要分配在中小学担任体育老师。学生上午上体育基础课和文化课,下午进行体育专业训练,晚上7点到9点晚自习,学生们统一住校,晚上9点必须熄灯休息。

我是作为文化课教师分配到体校的,一分到体校,就担任1989级新生班语文教学工作及1989级班主任,全校女生生活辅导员。清晰地记得开学前两天,刘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叮咛我班级管理的

一些注意事项,还重点介绍一个留级到我班学生的“劣迹”:5门课不及格,经常逃学,不爱学习和训练,孤僻,爱打架,有记过处分,让我对他管严点,不行就开除。在新学期第一节的数学课中,该生竟又公然趴在桌子上睡觉,被老师赶出来后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开始他用挑衅的眼光瞪着我,我正想发火,突然,我老师说的一句话在我的耳边回响,“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掉一个学生。”我没有呵斥他,用尼采“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等话来鼓励他,我还给他倒了一杯水。后面的几天,我发现他能较专心地听课,下午的训练也很认真,晚自习时也在教室安静地看书做作业。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了他豪爽、重感情、好面子、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我在星期五开班会的时候对他的改变予以肯定,会后又找他谈心,指出了他的很多长处,动员他担任班级的纪律委员。自从他当了班干后,他性格变开朗了,上课特别认真,训练也很刻苦,成了我管理班级的好助手。上课时他那大大的眼睛很专注,看到他那投入的眼光,作

为老师的我真的不好意思不认真上课。他的转变让我明白了：一名教师要想所有的学生对你都多一份亲近、敬爱与信任，使每位学生都能得到你平等的关注，这就需要我们的老师躬下身来主动去亲近每一位孩子的心灵，照亮他们的精神世界。该生现在已经是一个十多岁男孩的爸爸，在水城县一派出所任领导，虽事过二十多年，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睁着大大眼睛专注听课的模样。

还有一学生，盘县大山里的女孩，特别内向，刚开始上她们班课时，她每次站起来朗读课文声音特别小，从不主动发言，发言时脸红手抖口吃，班上几个调皮的同学嘲笑她时，我就会马上用眼神阻止他们，认真地对她的发言和朗读进行点评及鼓励，慢慢地她变成了爱发言的学生。她现在是供电局的工会主席，单位的文艺骨干，我还看过她代表单位参加的演讲，讲得非常好。

时光荏苒，一晃眼二十九年就过去了。我在体校一共当过4届班主任。应该说，在体校17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曾经倾注过一个普通教师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也饱含

着一个年轻教师对学生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我也由衷地热爱和感谢我体校的学生们，是他们的快乐与真挚、问题与好奇、刻苦与进步，让我体验到了教师职业的魅力和工作成就感带来的快乐。在课堂上，我和他们一块讨论问题，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得到了熏陶，受到启发，让真、善、美成为我们自觉的向往与追求；周末和假期，多次和教练一起带他们代表六盘水、代表贵州去参加各种体育比赛，为他们加油，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欢呼；和他们一块在周末爬钟山，一起在钟山上齐声唱歌。他们见证了我的青涩和成长，也给了我鼓舞和温暖。

回首往昔，我最感荣幸与自豪的，就是我在刚毕业后就加入了教书育人的队伍，成为了体校的一名文化教师，成了体校这个团结、拼搏队伍中的一份子。六盘水体校从1978年成立到2006年，历届学生成为六盘水市参加贵州省、全国体育竞赛的主要力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在1990年贵州省年度比赛中，六盘水市体校就有57名学生获奖，共获奖牌62枚；1992年，贵州省第八届运动会，1990级

学生彭红敏两平女子48公斤级全国青少年抓举记录,获运动健将奖,成为六盘水第一个女运动健将;汪奎、陈蕾等都曾在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获得冠军;期间,体校为国家队、省队输送了大量体育竞技人才。他们中有多人代表中国参加了世界性赛事,如张宏鹏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000米4人艇比赛中夺得冠军,2012年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六盘水市体校曾为六盘水市竞技体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六盘水的体育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我的学生中有教练、体育教师、警察、公务员等,其中有的学生还成为了学

校的校长、税务局的厅级干部、公司的董事长,派出所所长等等,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奉献。我和我昔日的同事——六盘水体校的教练和老师们也继续在六盘水师院这片美丽的沃土上辛勤地耕耘着,继续为六盘水市的教育和体育事业做出我们的努力。

【作者简介】冯秀君,女,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1986级学生。曾任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师,现任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那些年 那些事

——在六盘水市体校的日子

■ 陈永春

诗人歌德说过：“不论你能够做什么，或者是在梦想什么，开始去做就是了。勇敢中包含着天赋、能力和魔力。”我的学生时代，就像歌德的这句诗，是从梦想开始的。

1989年9月，我和众多刚刚考上学校的考生一样，怀揣着缤纷的青春梦想来到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记得刚入校那会，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宿舍！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班主任冯秀君老师。冯老师刚大学毕业，二十出头的样子，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第一次带班。上午我们学习文化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冯老师教我们语文，记得第一次上课，看着我们一双双充满好奇和期待的眼睛，冯老师脸倏地就红了；我们看到冯老师难为情的可爱的样子，也好像顿觉不好意思起来。冯老师的上课，会先提出问题，让

我们带着问题朗读课文，冯老师再通过提问、讨论、讲解等分析课文。课上同学们发言都很积极，不知不觉中，一节课就过去了。冯老师还会给我们上“政治课”，什么“虎的伟大在于它的勇猛无畏，人的伟大在于他的自信拼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等等。四年来，听“政治课”是多么享受、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我们班有个留级的男同学，不爱上课，爱打架，冯老师让他当我们班的纪律委员，慢慢地他爱上了学习和训练。我是班长，冯老师经常会把班干部召集到办公室“敲边鼓”，告诫我们要以身作则等等。平时冯老师像大姐一样照顾我们，谁心里不痛快有个小疙瘩什么的，都会跟冯老师说，她也乐意与我们聊天谈心。毕

业已二十几年,现在我班同学都与她保持着密切联系。

有梦是幸福的,筑梦是艰辛的。那时上学不像现在,能上网聊天,充实又多彩。那时,除了上课就是训练,虽然有些单调,但训练中那些难忘的瞬间让我感动、催我奋进。我们练体能是“就地取材”,全班经常一起爬钟山,二十几个来回。爬山是很费体力的,爬时我们兴高采烈、激情飞扬;下山回校时,累得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似的,有的女生哭得一塌糊涂。尽管累得要死,当想到钟山的饮霞吞雾、松青柏翠,一边爬一边能欣赏美丽山景,我们顿感满足许多。同学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即使再难再累,也没有一个人掉队。回想起来,这是多大的一笔人生财富啊!最令我难忘的是射箭训练,训练时,弓箭的弦常常把手臂弹出血印,钻心地疼,很苦很受罪。有时真想不练了,但想到“咱就是专业干这个的,不吃点苦哪来的甜呢”,我也就慢慢习惯了。一个血印、一道伤疤,都是司空见惯的,我还给它起了个颇有学问的名字,叫岁月的吻痕。

1993年的7月,令我终生难忘,我们朝夕相处四年的同学即将毕业。依依惜别那一天,我和老

师、同学讲了许多,聊得很晚。从射箭、射击到游泳,从长跑、短跑到跳高,从过去到今天,从梦想到未来。总有一些心里话想诉说,总有一些知心话说也说不完。确实,四个年头,1460个日日夜夜,我们共同努力过,齐心奋斗过。忘不了曾经睡过的上下铺,忘不了吃过的大白菜、回锅肉,忘不了校园的礼堂和训练场,忘不了爬山的艰辛和汗水,忘不了毕业前夕的那场离别宴……

如今,毕业已25年,昔日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饱经风霜,年近半百。青春是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大海能够冲刷掉岸边的脚印,岁月能够让青春渐渐远去,可那刻骨铭心的校园生活,将深深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25年的时光飞逝,隔不断同学的友情。25年的岁月沧桑,抹不掉心头的记忆。珍贵的情谊温暖着我们的生命之旅,思念的情愫萦绕着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班主任冯老师的循循善诱,钟山留下的我们一天二十几个来回的重重脚印,弓箭的那张充满动力的弦……都给了我们无数的人生启迪和教益,催我们向前去!

【作者简介】陈永春,男,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1989级学生。

师范记忆

■ 惠永

时光荏苒,晃眼离别师范已二十余年。忙碌的生活中,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想想走过的风景,虽没有花前月下般浪漫、温情与甜蜜,轻轻碰触,那些美好的感觉,像月光下的水雾,朦朦胧胧,朦朦胧胧。

——题记

用诗歌疗伤

回忆有时很美,有时是给伤口撒盐。我是留级生,学习上有污点,因为体育、音乐、地理三科不及格多读了一年,从九一(3)班跌落到了九二(2)班。

梦想是加法,现实是减法。那时认为用初中的辛苦已经换得个

“铁饭碗”了,再说什么体育、音乐、地理,不过是副科而已,不学罢了,读职业学校理应轻松轻松,违背了学校要把我们培养成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会的万金油的宗旨,不思进取,我行我素,因此翻了船。留级的那几个夜晚,灵魂在校园里到处飘游,如大海中的一只小船孤单漂泊,久久靠不了岸,又似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找不到娘,找不着家。那时惧怕遇见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甚至有想要逃的冲动,想找个地缝钻,感觉学校就是冰窟窿,每丝空气都是寒冷的,好像所有的季节都与自己无关。虽然心中有一万个不爽,但自己种的果,再苦也得吞。

携春梦远行

九三年,在一场激烈的竞争演讲中,同学们选举我当文学社社长。

当社长,一点都不气派,打零工的样子,但感觉很正派。

这里的正派指的是要给文学社取个名字,接着要落实好为什么要成立文学社?成立了干么?能干什么等系列问题。成立、发展、壮大一个社团,光有激情是不够的,人员的组成、发展思路、发展方向等必须科学规范。

文学社取名春梦,校领导表示赞同,并要求按我的思路打点文学社,每月出一份刊物,刊物名字叫《春梦》。

那时出一期刊物完全是用硬功夫和苦功夫叠加出来的,收稿、审稿、改稿、校对、装订、发行反倒是粗活,刻字、印刷则成了细活。用的是油印机,印刷《挺进报》那种,先把蜡纸铺在钢板上,再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刻字力度很讲究,轻重要适宜,太轻,油墨浸不下去,印不出字,太重,就会通洞,印时字成了黑点。蜡纸上刻满了字,就可

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因为留级,我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品味了教学楼顶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八个大字的深刻内涵,这是师范的校训,更是一种境界。我的知识,我的行为与这八个字距离太远,未来怎么教书育人?首先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学习做人;其次刻苦学习,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们讲课,把体育当健康法宝,与音乐试着交朋友,图书室多了自己阅读的身影,三笔字练得认认真真……最后寻找疗伤良药,孤单无助时学会了解脱,学会了化悲痛为力量,我把留级后的烦杂心情用诗记录下来,《三月怀想》、《我对云说》、《走出孤独》等多篇(首)诗歌、散文、散文诗相继在《六盘水日报》《六盘水文化报》《新都市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刊发。避开世俗的目光,爱自己所爱,行自己所行,让灵魂插上诗意的翅膀,任它在天宇自由飞翔,把那段苦难的岁月描绘成人生枝头上最美的风景。

行走尘世,山长水阔,不忘初心,抖落满身尘埃,保持着内心那份光芒,照亮梦的方向,淡然,宁静,聆听陌上花开的声音,偶然发现,留级生也有春天。

以粘在油印机的纱网上,下面铺好一摞纸,在油滚上沾些印油,把纱网按平,推着油滚,印油透过刻过字的蜡纸,就把字印在白纸上。若是一个人印刷,要推一次油滚再翻一张纸,若一个人推油滚,一个人翻,印速就会快一些。有时,边刻边印,一干就到深夜。油印机的节奏声,油滚的吱吱声,仿佛是潇潇的春雨,在滋润着禾苗,又仿佛是春蚕在咀嚼着桑叶,吐出洁白的蚕丝;刻蜡纸的沙沙声,好像响水河畔绽放的樱花,闹醒熟睡的春,又好像小雪落在三叶草上,古琴禅音般飘来。

就这样简单地重复着,有时漏油,满手、满脸弄得黑漆漆的,像挖煤的汉子,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笑得很开心。谭波、符号、肖枝文等成了印刷行家,陈媛媛、齐枫、王海等成了刻字高手,收稿、审稿、校对、装订、发行的同学们也默默地奉献着。每当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和认可,每当看到同学们津津有味地品读着我们的《春梦》,所有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幸福满满的样子,有时,快乐真的很简单。

那时学校很重视文学社的发展,杨校长亲临文学社调研指导,

很多老师也关注着文学社,语文老师吴林、陈开政等会抽时间到文学社帮我们把稿子质量关,所有理事、会员都用心支持着文学社,文学社成了学校写作爱好者成长的摇篮,《春梦》也成了文学爱好者们的好朋友。除了办刊,文学社还组织春游、采风、比赛等活动,丰富会员校园文化生活,仅仅一个学期就吸引了200多人加入了文学社,文学社办得可谓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春梦》也越走越远。

零的故事

“0”是数学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没有0就没有原点,也就没有了坐标系,几何学大厦就会分崩离析。有人这样描述0,可见,0的地位不一般。的确,社会生活中,0还事关面子问题。

一次,学校领导带着我们到水城县一字河小学帮扶,给了一字河小学3000元帮扶资金,回来我把信息写了交《六盘水日报》社,第二天稿件就刊发了,郭校长看到很高兴,当看着帮扶资金为30元时,他立马叫劳家年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上着课,大校长叫我去办

公室,八成是出事了,我第一时间判定,但我马上镇定下来,我没有违反过校规校纪,也没有在校外干过坏事,难道是喜事?我又揣摩着。

当我走进郭校长办公室,郭校长指着报纸上的30元钱问我,“昨天发的明明是3000块钱,你咋弄丢了两个0,你是粗心,还是故意的,请解释一下!”“我们一大所学校帮扶30块钱,社会上怎么看我们,丢人不丢人?”郭校长不高兴地继续数落着我。

咋解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郭校长一点也没有冤枉我,我非常细声地说:“我写的是3000”。劳老师叫我赶紧拿底稿给郭校长看。我飞快跑回教室拿着底稿,飞

快扫了3000元这个位置一眼,确认是3000元后,我快要蹦出喉咙的心回到了原地。郭校长看过原稿后和蔼地对我说:“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不过,0虽然没有意义,但有时很关键,多一个少一个完全不一样,抽时间去报社请他们更正!”第二天我去报社申请更正了。

之后,虽然我与数学关系不好,但对数字还是很在乎,尤其是写作用到数据时,总要反复对上几遍。

【作者简介】惠永,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普师专业1991级学生。

青春
弦歌

……简陋的教室里，无论老师如何讲，下边一片寂静，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始终在黑板和自己的笔记本之间流动，那课堂纪律真叫个好；小小的阅览室里，占个座位就坐它几个小时，一边看一边记，那专心的劲头真叫个足；校园外的小河边、山坡上，红男绿女，三三两两，时聚时散，谈天说地，那气息才叫做满满的风华正茂……

——杜和平《致远去的青春》

父亲“偷”给我的大学

■ 高志新

1966年,我刚读初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于是,停课闹革命,当红卫兵,参加革命大串联,上山下乡当知青,参军入伍当战士,退伍进厂当工人,整整10年,从少年到青年,本应该是在学校读书的人生黄金期,可是我们这一代,却被历史的漩涡,卷缠着抛出校门,丢进动乱的社会。从此,进学校读书,成了我最奢侈的欲望。

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

标。于是,全国上上下下,刮起了一场“破四旧”风暴,只要是文革前出版的书籍、刊物杂志,都被视为是“四旧”,特别是那些世界名著,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更是难逃劫难。谁家藏有这些杂志、书籍,只要被举报,就有被红卫兵抄家的危险,甚至有可能被批斗。这样一来,各地供销合作社,收废旧书刊门市的生意可好了。

那时,父亲在一个基层供销社当主任。父亲是解放前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读过书的人,哪见得这么多好书丢弃在废纸堆里?于是,他常常会从废纸堆里捡些书或杂志悄悄带回家看,看完后,又悄悄带回去归还。

有一天,父亲回家时,径直走进卧室,掀起后衣襟,拿出一本杂志放在枕头下面。当我们都睡了,父亲每晚都在煤油灯下,拿出这本杂志读。有时,当我们半夜醒来,还见到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读着那本杂志。

那天,父亲上班去了,我好奇地从父亲的枕头下面,拿出这本杂志来看。那是一本1965年6月号的《收获》杂志。我翻开父亲折上的书页,“大学春秋”几个大字,占去了三分之一的页面。由于好奇,我就顺着看了下去。就这样,父亲去上班了,我就在家看,他回家之前,我就把书又放在枕头下面。里面描写的五十年代大学生纯真火热、激情四射的生活,特别是书里描写的那些大学生的青春萌动和那淡淡的小资情调,让我这14岁的少年,沉醉而不能自拔。

不到两天,我把这一期刊发《大学春秋》上半部的《收获》看完了,就追着父亲问,要求他把下一期找来我看。父亲得知我看了《大学春秋》,脸有惊恐之色,把我拉进房间,告诉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带这本书回家,也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看过这本书。那时,正是文化大

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到处是破“四旧”,狠批“封、资、修”的大字报。后来我才知道,这部小说只刊发了上半部,即被扣上宣扬和歌颂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遭到了批判,随即《收获》杂志也被勒令停刊。刊有《大学春秋》的这期《收获》,是我父亲偷偷从废纸堆中拿回来的,如果被人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

就是这半部《大学春秋》,让我对大学有了向往,对文字有了感情,对书籍有了爱恋,对知识有了追求。

知道我爱看书,父亲心里很高兴。从此,隔三差五,他从供销社收购的废书刊中,挑些书带回家给我看,看完后,父亲又悄悄地换回一些没看过的来。

父亲先是带些近现代中国作家写的,诸如:《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们播种爱情》,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林家铺子》《蚀》《春蚕》《幻灭》,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名著,父亲鼓励我尽情读,但不止一次地告诫我:“悄悄看,别让人知道。”

也许是父亲有意循序渐进的

安排吧,当那些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我看了后,父亲又带一些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让我读。读那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时,我虽然似懂非懂,但书里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和感染了我。

随后,父亲带的多是些外国名著,如《莎士比亚全集》《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罪与罚》《悲惨世界》《父与子》《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千零一夜》及卡夫卡、契可夫、莫泊桑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集。

再后来,父亲又带了《东周列国故事》《世界史》《中国通史》《悲剧的诞生》《美的历程》等历史文化书藉。

从1966年到1968年底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虽然囫圇吞枣地读了近百本各种书籍,可是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我的生活离不开书本,离不开阅读了,而且有一种感觉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父亲把阅读的习惯植入了我的生命,是阅读把我领进了另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是阅读在浇灌着我的精神家

园,是阅读使我的生命精彩,人格升华。

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好像都证实了当时的感觉。

1977年,文革10年动乱结束,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消息公布,我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由于《大学春秋》中描写的那些大学生生活,那些发生在大学生中的故事,那些让人心跳的青春萌动,那些令人依恋的小资情调,书中给我的这些刻骨铭心的印象,碰上这相隔10年才到来的高考消息,使那长期沉淀在我下意识里的对大学生生活的向往和梦想,像熊熊烈火燃烧起来,像滔滔海浪涌动起来。

于是,我第一时间四处打听消息,找领导开证明,希望参加高考。那时,我退伍回来正在盘江化工厂当工人,好些同事、亲友得知我想参加高考,都善意相劝:“你没读过中学,就去参加高考,最好别去出洋相了。”这些善意使我动摇过,但是为了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去报了名。当时填报表时,学历那一栏,我填的是“相当于高中毕业”。

1977年10月得知高考消息,11月底把名报上,领到准考证时,

离考试时间只有10多天。考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0日、11日。文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我报的是文科,但对只有小学学历的我来说,除了数学全是空白外,其它科目空白点也是很多。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官方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处于措手不及的状态,来不及准备任何复习资料。面对完全陌生而又似乎很遥远的高考,我突然间感到十分迷茫。

不管怎样,为了心中的梦想和向往,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与10年聚积下来的570万考生一起,挤进了1977年的高考考场。

高考过后好长好长时间,大概1978年的3、4月份吧,厂里的宣传教育科通知我去拿高考录取通知书,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因当年570万考生,只录取27万,录取率仅有5%。

就这样,我挤进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队伍,进入了当时还不具备办学条件,只能分散办学的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大专班(现在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前身)。

这段经历虽然如梦如幻,看似偶然,但是从进入考场开始答题那一刻到收到录取通知书这段时间里,好似父亲偷偷带给我看的那些书里的知识信息,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支撑着我,引导着我。

我时时在想,我能考上大学,肯定与父亲让我读的书有关。或许,可不可以这么说:我的大学,就是父亲“偷”给我的呢?

【作者简介】高志新,男,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中文班1977级学生。

致远去的青春

■ 杜和平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六盘水师范学院杨永贵老师打来电话,约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在六盘水大专班读书时的生活。三十多年过去,如今我已步入退休季,此时怀怀旧,尚可抚慰心灵,自是好事。六盘水是我的第二故乡,当知青,进工厂,上大学,做教师,我曾用青春年华陪伴过这座城市的成长。太多的六盘水故事衍生了我浓郁的六盘水情愫,老朋友约稿,欣然允诺。

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还在农村当知青,消息传来,那欣喜自不用说,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也无从准备,几乎是报了名就进考场,凭着中学时喜欢语文而获得的

那点积淀,调动了所有的记忆来应考。考政治,会做几道时事题;考语文、史地,眼熟的还真不少;考数学则脑子一片空白,完全靠蒙了。无缘77级的大学,我随后招工进了水钢,厂里搞考试分工,我有幸在宣传科当干事,虽然工作岗位还不错,但心里始终不是很舒坦,总是想着要上个大学。工作刚转正,毅然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尽管数学一科还是报零,但终于进了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中文专业。

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于1977年开始招生,前三届均采用分散办学模式,按专业分设在六枝、盘县、水城。1979级招了两个

中文班,分别办在水城特区一中和六枝矿中。当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还真是激动了几个晚上没睡好觉。那时录取通知书和入学报到通知书的寄发不同步,当一个月后接到入学报到通知时,心中平添一丝不爽:入学报到地点为水城特区一中。不为别的,只因这一中离我工作的水钢也太近了,两地就是步行也不过半小时,没有了距离,也就失去了新鲜感。不管怎样,怀揣着大学梦,带着行囊,我的大学生活在马鞍山下的水城一中开始了。

坐落在水城坝子的水城特区一中,还算是六盘水有点办学历史的学校。校园大门朝南,紧邻着一座山,那是两个山峦相连的山,形似马鞍,故名马鞍山。校园如一座稍稍大点的四合院而已,院中的几株老树,也还郁郁葱葱。我的大专班,择得校园西北角一栋简陋的小二楼,说是楼,其实就是四间教室分两层,外加一个转角平台,教室、宿舍、活动场地全部集中于此。全班37位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十六七岁,社会考生年龄最大的已三十岁。全班27位男生分住在两个教室,女生待遇

稍好些,住在校园东头一间陈旧的教师宿舍。水城一中校门口没有加挂大专班的校牌,大专班的学生没有校徽、没有借书证、甚至连学生证也没有。在这里,一切教学和生活资源均是与一中学生共享。教材匮乏,有的学科没有教材,上课就变成了老师念,学生记,不时还有逗号、句号的询问;图书匮乏,“文革”刚过,一中图书室就没有几本书,一些零星的报纸、杂志根本不能解渴,一本《小说月报》全班轮流传阅;师资匮乏,教师都是来自水城片区各中学的佼佼者,他们非常敬业,但长期的中学教学已让他们形成了一种惯性:用中学的套路应对大学的教学。课余时间,我常常独自一人,久久地站在小二楼的平台,遥想我心中的“大学梦”:那是中学时期在一期《收获》杂志上读到的小说《大学春秋》,书中那校园里有杨柳依依的小径,有碧波荡漾的湖泊,有古朴典雅的图书馆,有潇洒浪漫的诗人白亚文,有婀娜多姿的才女陈筱秋。这部尚未刊完的小说,让我从此追梦于大学,心仪于浪漫,用力于耕读,就连下乡当知青,也是奔着将来上工农兵大学而去的。梦再美,终归不

是现实,而当下,我虽然有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却全然没有享受到大学的环境,全然没有寻觅到大学的意蕴。从小二楼放眼校园外,近处是一畦菜地、渐而是一片田野,远处是灰墙黑瓦堆叠出的老城,老城外是连绵的山峦,山的那边就是我工作过的水钢。此景此情,巨大的心理落差,更与何人说。

1980年,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集中办学,当年招收的中文、物理两个专业和1979级分散在水城一中的中文班、六枝特区师范学校的数学班齐聚朝阳新村原六盘水地委招待所,正式挂牌为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新校址,就一栋三层的楼房,一个篮球场,外加一个有大厅的食堂,较之原来挂靠的中学,地盘又狭小了许多。校园外自西向东有一条小河夹在一片沼泽之中,南、北面是大山相连,不怪有人称这里叫“朝阳沟”,也有人叫“夹皮沟”。不管怎么说,挂了牌,有了独立的校园,内心的感受还是比附加在中学时好了许多。住宿仍旧不堪,一间教室住下全班的男生,上、下床把一间屋铺个密密麻麻,过道窄到只能侧身通过,入夜的鼾声、磨牙声、梦呓声此起彼

伏。新校园也有了新的改变:小的变化如吃饭有了大厅和桌凳,开水可以敞开供应,晚上不再十点熄灯,校园外的小河边还可散散步;大的变化是教学有了统一的计划,课程设置更加规范,每门课程都有了正规的教材;教师数量增加,许多在分散办学点授课的老师一并调入了师专;改变中最令人欣喜的是有了期盼已久的图书阅览室,且藏书量是分散办学学校的数十倍,有了图书阅览室,我们似乎一下子拥有了精神的栖息地。

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应该说,作为一所大学,既要有大师,也要有大楼,校园环境对学生修为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在两者只能选其一时,大师自然是首选。从分散办班到刚刚成立的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既没有大楼,也没有大师,但这并没有影响一代如饥似渴想圆大学梦的人。且不说大楼,但就我们的老师而言,他们在学术上虽没有大师般的造诣,但在教学中的敬业精神却教诲我们一生。班主任刘新老师,儒雅敦厚,为人善良,其夫人梅早明老师,

活泼开朗,诙谐幽默。无论是在分散办学的水城一中,还是在集中办学后的朝阳沟,两位老师像父母一样呵护着我们37个同学。尤其是在水城一中期间,刘老师家就住在校园里,于是去老师家找水喝、去老师家混饭吃、去老师家看电视、去老师家聊天,我们真就把刘老师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两位老师当成了自己的父母。刘新老师第一个学期就上我们的《文学概论》,这门课当时没有教材,刘老师自己多方收集资料,精心备课,如今翻开我当年的课堂笔记,与现今的教材比对,从理论到案例均不逊色。梅早明老师出生在贵阳陕西路的大户人家,从小受过诗词歌赋的熏陶,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来到水城一中。她衣着总那么典雅端庄,举止充溢出雍容华贵,声音有磁性,笑容可掬,颇具风韵。和儒雅的刘新老师相比,两夫妇似乎性格与性别错了位,用今天的流行语来形容,梅老师就是一漂亮的“女汉子”,我们班的大事小事几乎都是给刘老师汇报,由梅老师定夺。梅老师讲授的《现代汉语》《教育学》,条理清晰,引例精准到位,让我们在之后的教学中深受益。记忆中还有一位杨家琪老师,他倒是真的错过了当大师的机会。杨

老师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专业,新中国成立后,在水城一中教书,然命运多舛,吃了不少苦,后来靠拉板车维持生计。“文革”结束后,平反回到水城一中。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杨老师,着实被生活蹂躏得只剩下满面的沧桑。杨老师上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课,从先秦到明清,每一段都讲了一点,但因课时少,课程容量大,故都只是提纲挈领、蜻蜓点水。杨老师毕竟离开书、离开教学太久了,他的教案极其简略,讲授几乎不走大纲和教材的规定线路;板书极少,一块黑板他几个字就写满。但凭着西南联大的底子,他不看教案也能侃侃而谈,尤其是历史典故,更是烂熟于心。记得有一次杨老师要求写一篇关于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作业,这应该是一篇出给历史专业学生写的论文,要从文学的角度来写,的确不好写。费尽心思,我选择在说清基本史实,分析因果意义的同时,用力于遣词造句、引经据典,结果被老师以“追求六朝骈文之靡风”批之,这一批,还让我在不服气之中提前自学了有关“六朝骈文”这一段文学史的内容,进而导致了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热爱、对“骈文”的着迷。今天想来,还笑年少轻狂。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课程

是聘请毛韵竹老师讲授,毛老师始终未调入师专,一直在中学任教,毛老师和梅老师都算是美女教师,不同的气质为梅老师潇洒自如,毛老师更多些妩媚。在毛老师的课上,我们认识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喜欢上了诗人徐志摩,走近了莎士比亚,爱上了托尔斯泰。我们的写作课是聘请当时《水钢报》的总编司徒明德老师上的,司徒老师实战观念极强,每次课后必留作文,这也让我们的写作能力在一次次的训练之后,渐次提升。上过我们课的老师还有很多,有些已经记不起名字了,无论他们的学术成就如何,也无论他们的职称如何,如今想来,他们就是大师:我们心中的大师,引领我们初圆大学梦的大师!

怀旧使人苍老。今天已然进入数字化时代,我们那点求学经历于今天的大学生只恐成为笑料。然说者定有心,听者可随意,漫步在今天的六盘水明湖国家湿地公园,还真可以捡拾到许多我们曾经的青春记忆。简陋的教室里,无论老师如何讲,下边一片寂静,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始终在黑板和自己的笔记本之间流动,那课堂纪律真叫个好;小小的阅览室里,占个座位就坐它几个小时,一边看一边

记,那专心的劲头真叫个足;校园外的小河边、山坡上,红男绿女,三三两两,时聚时散,谈天说地,那气息才叫做满满的风华正茂。两年的大专班,每一位同学都卯足了劲,心里只有学习。每每谁买到一期新杂志,大家轮流分享,谁在书店买到一本新书,谁就可以得意几个星期。记得当时书店进书少,好书新书更少,而我们是时间多,钞票少,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买书—卖书—再买”的法子,经常早早跑到书店门口去排队买书,买回来看完后,又溜到书店门口悄悄把书卖给在书店没有买到书的人,这法子还真是让自己读了不少书,尤其是一些重新再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如《基督山伯爵》《飘》《苦难的历程》等。中文专业的学生,很多都做过作家梦。那时媒介单一,报刊少,写作才能的展示仅限于老师布置的作文和学校的墙报,谁若有丁点“豆腐干”变成铅字,谁就会被大家呼为“作家”“诗人”,想起来很幼稚,但却很纯粹。怀特海说过,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剩下的东西才是教育。大学教育,就是让学习、思考、研究成为习惯和爱好。两年的大专班,每一位同学都接受了一次洗礼,首先是感受了大学的形式:学业本有规范;其次是

感知了大学的课程：知识要有系统；最终是感悟了大学的精神：做人须有思想。两年的大专班，我们克服了生存条件的不足，我们提升了作为生活元素的品质与精神：面对现实，脚踏实地，自强不息！从大专班出发，一批又一批勤于钻研、勇于开拓、乐于奉献的教育人从稚嫩走向成熟，从“朝阳沟”走向六盘水的城镇和乡村，构筑起六盘水基础教育坚实的脊梁！

1981年的毕业季，来得那么实在，那么匆忙。校门口，学校把毕业生分配表往墙上一贴，在校园那棵最大的柳树下，37张面孔聚焦定格，毕业了！没有任何形式的毕业典礼，红色塑料皮的毕业证书竟然连所学专业都没有标注。用来时那张油布捆好背包，用来时那只旧木箱塞进所有，两年的大专班就此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可以停下来去想想哪天勘二队还会放电影，哪天还可以去黄土坡逛一逛书店，哪天还可以去窑上水库搞点野炊……。多年后，读到过日本诗人谷川雁的《毕业歌》，很是喜欢：“把纸飞机向草坪放飞，打开叠起的悲伤，雪白能留到几时，花丛

摇着天山北路的扬沙，窗玻璃上手指写下再见。”无论对于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这都是毕业时每一位毕业生自己拥有的心境，也是自己能替自己做到的毕业仪式。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印度诗人泰戈尔如是说。一晃几十年，我们的青春早已远去，该忘的早忘了，能记住的抹也抹不掉。从上专科、读本科到念研究生，我的读书生涯也算是够丰富了，现在想来，惟有两年的大专班，时间虽短暂，条件虽艰苦，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却是印迹最深刻，韵味最绵长……。如今，崭新的六盘水师范学院依偎在美丽的湿地之中，青山绿水为她着妆：姹紫嫣红，分外妖娆！她是那么年青浪漫，那么绚烂多姿，那么大气雄阔，那么蓬勃向上！当我们再度回到校园，问一声昔日的大专班今何在？清风作答：涅槃之后，凤凰舞袖，醉美玉带彩虹！

【作者简介】杜和平，男，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中文班1979级学生。

一个老学生的一生

■ 高克贤

1979年9月,我被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大专班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是没有抱太多希望的,因为我1979年的考分比1978年的还低20分。所以,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完全是一种意外。后来,又过了一些年,才感觉到1978年的高考录取工作,的确有些乱。

其时我已二十七岁,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自1966年小学毕业后,因为文革的原因,没能再继续读书,于是便在家乡的生产队里当了农民。那时年龄还小,虽然每天和大人一道出工、收工,但队里仍然只给半劳力的工分,此后,大约每长一岁增加1分,直到18岁

时,终于得到了与大人们一样的全劳力工分。四、五年下来已然是一个气饱力壮的小伙子,插秧、割谷、犁田、薅地等各类农活,都已样样熟练了。在国家恢复高考之前的这10多年里,我除了劳动之外,农闲时便在家中的小楼里坐着看些杂志,什么《烈火金刚》《苦菜花》《青春之声》《隋唐演义》《彩妆楼》《古今小说》《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俊友》《简爱》《战争与和平》,当然还有四大名著等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沉醉并痛苦着。再后来,哥哥们从安顺带来了一些新书,有《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书刊。其中还有些《中药四万味白话解》

《辩证施治纲要》《汤头歌诀》等医学类书籍。我是来者不拒,反正没什么可消遣的,干完活后也只能看书。最叫囫囵吞枣的,则是那些“古文观止”之类的典籍,一知半解地也看了好些。但恢复高考后,我还是不怎么考试。年纪大了,既得了个录取通知,焉能不走?

我们这个中文大专班的办学点是在原水城特区一中,即现在的六盘水市第一中学。坐落在老水城县城西东南面的马鞍山脚下,面北斜对着场坝。老师们大都是建国前后的老大学生,学识深厚。记得我们的文学概论是刘新老师上,现代汉语是梅早明老师,中国文学史是杨家琪老师,现代文学是毛韵竹老师,班主任由刘新老师担任。刘老师当时已是五十多岁,胖胖的身材,声音纯厚,京剧唱得非常好。班上的同学中,四成是从工农线上和在职职工中考入的,年龄都偏大,多为五十年代的青年,六成是应届毕业生,十七、十八岁者不少。一个班级中年龄相差五至十岁不等,老的老,小的小,全烩成一锅,照我看来,有的几乎是差了辈份的孩子。

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待我们

亲如子弟,课余时间无话不谈,梅老师的幽默风趣,刘老师的厚道明达,毛老师的五四风格,无不留下深刻印象。印象最深者,应以杨家琪老师为第一。杨老师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集渊博的知识和多重的苦难于一身,这位出生于湖南的老先生,讲课时凡所涉及的知识,都能挖掘出历史的根系,渊源深厚,征引丰富,听课者受益良多。最令人扼腕慨叹的是其复杂多灾的生活经历。战火中随校西迁昆明的艰辛不必说,只就文革中失去工作,常于贵阳电影院门前卖瓜子的身影,并多次跳入南明河求死而未能如愿的生活,便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幸得国家及时拨乱反正,杨老师才得以回到水城一中教书,虽获酬微薄,总算晚年有了较为安稳的生活。杨老师是一部史书,从抗战时求学,到建国后的波折,再回到三尺讲台贡献余生。老先生的经历,让我们深刻领会了中国的当代史。结合自己这个小学毕业生的文化与生活,这个大专班的功课,还算修得扎实。

我们班在水城特区一中驻留了一年,1980年秋迁到了原六盘水地委所在地朝阳村,即今天的六

盘水师范学院。同时转到这里集中上课的,还有从六枝迁来的数学班,加上1980年招的一个中文班和物理班,四个班在一个院内,人多气旺,都是认真读书的青年,还真有了不少的文化氛围。这时老师也增加了,我所知道的中文系,熟知的就有三位老师:曹剑锋、邓先甫老师是由六枝调来的,李福生是从盘县调来的,李福生年轻一些,上我们的古代汉语,对人十分亲切。

学生宿舍是大通铺,一个班的男生都住在一起,铺分上下。宿舍本是睡觉休息的地方,但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大声地唱歌、争论,面红耳赤地讲粗话。即使是夜深人静之时,个别人的梦话声音,一点也不亚于醒着的时候,于是又不时地引发大规模的笑骂,无论读书多少,人不文明的时候,就都是一匹野兽。

当年还没有迁到朝阳村集中上课的,还有在六枝矿中的中文班和在水钢的化学班,校舍和师资都没有,只能分散办学,历史条件就这么样,是无能为力的。这些尚未集中教学的班级,一直到毕业,同一届的同学和老师,大多竟未曾谋

面相识。

1981年7月,我们班毕业了。毕业证书是一个极小的长方形小本子,样子极为寒酸。但有一位老师郑重地说,这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难得的文物。我笑着点头,却真想哭。

分配工作了,我和同班的杜和平、常爱民、罗晓明四位同学一道分到了六盘水市一中,就是我们班当初的教学点。开始时,我们四个都是上初中课,不久,我被调上一个高中语文,当班主任,兼初中历史课。带了一届高中生毕业后,我又被调上两个高一的语文课,1988年,又一届高中生毕业。据当时的教务主任龙兴武说,高克贤这两个班的语文成绩,居然和重点班的不相上下。1988年秋,我调出了市一中到市农业学校上课去了。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三位同班同学,也都相继调离了市一中。

在市农业学校,我通过严格的学历考试,很快就评上了中文讲师,并被任命为基础课教研室主任。这一时期,我除了上语文课外,还自己编写写作课讲义,1992年,与山东菏泽的田军峰教授等人合作,出版了《写作概论》(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一书,被市农业学校领导采用为写作课辅助教材。此后,不断发表了《教师的素养漫谈》《中专生的美与教育》《论邹忌讽齐王纳谏的艺术特色》等十来篇论文。课余时间,我把学生的作文进行了选评,三年集了两本《学生习作选评》印刷后分发全校各班,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写作热情,其后历年参加全省的作文大赛,农校学生都能连年捧奖而归。这在六盘水的中专学校,是最值得自豪的一段历史。

2003年,市政府整合全市中专学校,连同市农科所林科所等单位成立了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旋即成立学院公共课教研室,作为原农校时期的中文高级讲师和基础课教研室主任,我被任为市职院公共课教研室主任。职院时期,我主要是上大学语文和写作课,除每周一次带领老师们共同学习外,又写了《人文精神与职业教育》《境界

说》等六篇论文。每逢两会期间,还要写一些提案,十年政协委员,我总共写了不下五十个提案,有的获优秀奖,有的得到市长督办。这一时段,于公于私,忙忙碌碌的,不知不觉又度过了十来年光景。

2012年,我60岁退休。承蒙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杨兴祥书记和各位院领导的认可信赖,由我主编完成了《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院志》。又过了两年,受聘于水红铁路公司,作为副主编,与水红公司相关领导一起完成了《大道水红》一书。时至今日,还不时应市政协文史委之邀,写一些六盘水发展进程中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而今生命渐将枯竭,人生匆匆,没想竟如此之快!

【作者简介】高克贤,男,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中文班1979级学生。

青春弦歌在板桥奏响

■ 侯黔辉

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这历史的馈赠,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轨迹,也把首届师生的跋涉与心声,定格在六盘水师院筚路蓝缕的创建进程中。

1978年的春天,晨曦微露之时,一群文革后首批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大专班的青年,聚集到了六盘水盘县特区一个名为“板桥”的地方,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涯。

大专班位于距盘县老城15里的一座山的山腰间。学校虽然朴素简陋,但这里环境却得天独厚:弯曲交织的小路,随风飘拂的杨柳,依山而建的校舍,蜿蜒折回的流水,苍凉兀立的板桥……

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一位位重

拾教鞭、走上讲台的良师益友。他们是当年不同名校毕业的张龙文、李名高、苏仕鸿等老师,左炯新班主任……

进校以后,这里和全国各地高校一样,掀起了时代青年学习的热潮。从课文“郑伯克段于鄆”等起的古代汉语体系,从《诗经》等起的中国文学史,从《希腊的神话与传说》等起的外国文学史,还有基础写作与文学概论,甚至还有哲学、语法逻辑等科目,读书学习就成为了我们的生活主题。其中最难忘的有这样几个场景,一是各位老师的宿舍经常性地有学生在请教问题,甚至后来发展到把宿舍变成了老师开讲座的地方,从而影响了

老师的休息。所以,有时候我们半夜醒来,会常常看到好多老师家里灯火依旧。二是板桥的桥头和岸边,晚照至黄昏,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学生,或在那里背诗诵文,或在那里谈论有关知识理论的问题。三是当时有个查铺制度,每天晚上,总有值班老师发现有同学在打着手电筒熬夜看书。四是借书。同学之间借书自不必说,但老师家里的书甚至备课用的书老是被学生缠着求着借走,本地的学生则会在星期天通过关系去图书馆借书,并且一借就是满额:一人次借走5本。类似的场景伴随着我们天天读书、听课、写作。那时刚刚摆脱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束缚,师生们也刚刚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环境中走出来,是邓小平带领我们的党果断肃清极左思潮、拨乱反正,让老师们得以从“臭老九”的流放中回到校园、走上讲坛;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让我们在渴望改变命运的蹉跎岁月中看到曙光、走上考场;得以在高考录取率不到5%的情况下走进大学的校门。因此,谁不格外珍惜这曾经荒废了十年之

久的教与学的机遇,谁不挺身而出践行周恩来青年时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格言呢?“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些个场景出现在那时候,是时代的特质,是历史的抉择,也是我们人生拐点的生动写照。

张龙文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老师,平时说话常常引用名言名句。他教的是文学史,让我们对先秦的《诗经》、《离骚》到汉唐以及宋元明清的文学脉络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教起外国文学史来,看得出他这个六十年代的复旦高材生非常推崇俄国文学。在这一领域,无论你对他提出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从容作答,侃侃而谈。他的讲授与推荐,等于为我们打开了俄罗斯文学宝库的大门。让我看到普希金《青铜骑士》的故事,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俄罗斯田园风光,《日瓦戈医生》的乱世浮生,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莱蒙托夫诗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系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那些巨著把我带进圣彼得堡华丽的宫殿,伏尔加河

畔被忧郁笼罩的白桦林,广袤原野上孤零的庄园,莫斯科红场上闪着金光的教堂。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则将我们带进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爱国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几无幸免地壮丽牺牲,让人落泪。

左炯新老师是一个雍容儒雅,睿智谦和的人,他作为班主任和我们接触最多。他的谈吐平实和蔼,做起思想工作来也总会就一些实例旁征博引,严谨而一丝不苟的作风让我们耳闻目染。从他的身上看到也学到不少优良品质和那种壮志报国的情怀。他的教学则比较喜欢推荐法国文学:莫里哀《伪君子》、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许多卷、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复仇记》、司汤达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泊桑的一些中短篇等。是的,回望名家笔下的恢弘史诗,先生的教诲给了我们多少知识的力量、多大的精神满足啊!不是有句话吗:“少年时期学的,就是木头刻的。”起码,我们的思维视野、文学素养与语言功底就在那时

候打下了一定基础。那是我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长的灯塔,那是我们美好想象的世界,那是我们执着梦幻的未来。早期母校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呢?我知道,那不只是别梦依稀的记忆,更是我们青春的向往、还有理想和信仰的历练。今天来看,在人生的长河中,那些情景依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身上抹不掉的板桥文科生的血脉。

随着教学的深入和时光的流逝,我们都几乎有了一个共同的发现:老师群体虽然个性不同,风格各异,但是他们却都知识渊博,作风优良,出口成章,充满激情。不仅励精图治,更耳提面命地希望我们学会思考人生,学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学会实事求是。我们知道,这些老师在文革中曾经饱受歧视,历经沧桑,但他们在这拨乱反正开始的时候,拾起人格的尊严,焕发知识的力量,引领我们走进文学殿堂,启迪我们对文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提示我们拥有人性之美就拥有未来……是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境界与生命灿烂之光,我们从板桥摇篮到铸就辉煌的奋斗

精神,有赖于当年的奠基,得益于导师的教诲。白金贵校长当时作报告时大声疾呼“认识你自己”,这是引用镌刻在古希腊廊柱上的铭文。而我们在此后的岁月,一直不曾忘记这句来自老校长的嘱咐。

金祥同学是班委之一,我找来已发黄的老照片仔细揣摩,因为他相貌堂堂,身躯伟岸,即使是七位班委的合影,我也一眼认出他来。我不记得他是否文艺委员,但他有音乐天赋。在我们大学时期,正是百废待兴,文艺还停留在八亿人民看八部样板戏的时代,我们的艺术欣赏就停留在一片荒芜的废墟上。金祥的艺术天赋竟然能从条件的局限中脱颖而出,用一把普普通通的小提琴,谱曲了一组荡气回肠的《天安门诗抄》组歌。金祥是这组校园歌曲的编导,而我是男声领唱。随着学校的音乐老师、当时盘州剧团唯一的手风琴手苏士贤老师的增援,大专班合唱队就有了校队的性质。合唱队集中了中文班乃至别班的文艺高手,尤其是担当朗诵的建玲和志新,加盟的刘沁、李姗和刘勤丽等几位校花,把这部组歌推向了校园艺术胜景。那时校园的空谷静幽中有我们青

春的放歌,鸟语花香中有同学才情的挥洒,弦乐弹奏中有老师含泪的微笑。“大地回春又清明,倍增怀念总理情”……那慷慨而凄美的旋律,在改革开放的独特时期,在那时的母校,能够让人在清贫中萌生歌以咏志传情的审美情趣,能够让人深深体味天之骄子的精神情怀。我和白平、志新、经远等同学每每谈及于斯,共同的心情是:愿意用下一次生命换取那时青春的弦歌不绝。

师院40年的发展是与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是跟民族的命运一同沉浮的。40年的发展是师院各届师生优良传统的继承,是教育思想的传递,是高尚精神的淬炼。40年来的不平凡之路,总有一种精神薪火相传,那就是母校“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和校训“厚德博学,范行求真”的教育思想。这将是每一个六盘水师院人的思想与实践的人生指南。

如今,六盘水师院就像满园春色的迷梦,从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从童话般的红砖老屋到风光旖旎的校园风情,无不折映出时代的变迁,在明湖之滨的草甸山廓、丛林湖波、奇花异

树间流连,我们仍能倾听到自己青涩不变的初心的跳动。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我们首届师生无论身在何方,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个人际遇曾是坎坷还是一向顺利,谁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母校。而在板桥历练、激扬青春的七七级学子,更是把早期的跋涉当成自己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人生的每一次进步和发展,也正是因为始终享有母校的厚德和厚爱的参天绿荫。

谁不感恩自己的母校?母校就是我们的港湾,我们的牵挂。而当我们站在风光秀丽、日新月异的正在向着区域性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发展的母校的面前时,我们会说:我们是你的学子,而你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骄傲!

【作者简介】侯黔辉,男,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中文班1977级学生。

我们的春梦

■ 尚远刚

“钟山脚下，响水河畔，坐落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手风琴伴奏的歌声仍然飘荡在耳旁。

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占地70余亩，响水河笔直穿过，把校园自然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算是教学区，多了座可在室内举行大型集会和文艺演出的食堂，当然还有浴室，但并不常用。北区算是生活区，多了座图书楼。悬铃木跟雪松掩映着一幢幢小楼。楼前屋后硬化的场地面积不是太大，除了运动场和行车道外，剩下些零星的小花池，此外，就是两大片绿茵茵的草地。校园的围墙并不高，东墙紧邻一所初级中学，南墙外是军分区，西墙外是食品厂，北墙外有一条小

街。小街后面，有一片菜园子，种着适时菜蔬，夏夜可以听见响水河的呖语，还有阵阵蛙鼓从菜园那边传过来。

那时，我们的唇上刚冒出小胡子，正是一群逐梦的青少年。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进这所学校后，首先注意到教学楼顶八个醒目的大字：“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所就读的九四三班也叫边师班。边师是什么专业呢？我想大概说的是毕业后要去边远地区当教师吧。录取线与普通师范班相差不大，教学内容也完全一样，都打算把我们培养成万金油——全面发展，小学阶段的任何科目都能教，还得有点特长，当时这叫多能一专。

自认为不是缺德的人,能被学校录取说明智力也差不到哪里,农村放牛娃出身,虽然长得骨感,但跑跳投达标全然不成问题,正当“充而实之”的年龄,孟老夫子说这就叫做美。看来,我是全面发展的。问题在于一专。据说孔老夫子当年也曾问过自己:“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

十八岁那年,我也同样问过自己:“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笔矣。”

那就执笔吧。拉开架势就写。二年级,恰逢校园“春梦”文学社招新,投了几件习作,于是,顺理成章加入了《春梦》行列,还成为其中的一名责任编辑。

我们的日常活动通常在晚自习时进行,也许是为了充分利用做完作业之外的大把时光吧。有时到各班教室去收收稿子,有时在编辑部选稿、校对。没事时也就站在一旁看美编们用铁笔在蜡纸上排版,完事后大家换着手推老式滚筒油印机,推的推,翻的翻,一张张“推”出书页。由于纸张很薄,只印单面,要一页页对折后再装订成册。最后,用切刀一本本修整好,大功告成,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春

梦》文学送到各班,在一个个文青的手上不断传阅。

我们曾经为了某篇稿子争得面红耳赤,说某个学生会干部喜欢生造词语写得像小学生作文,骂某个编辑派头十足是典型的龟孙子老大爷。曾经为弄坏了切纸刀和油印机大为苦恼,想方设法到处找人检修。曾经加班太晚就着冷水嚼着干馒头相视傻笑,为了回到寝室翻铁门进院子爬砖柱上二楼不畏月黑风高。

在阶梯教室,我结结巴巴发过言(现在还为此红脸出汗),接着是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学辩论。忘了谁说的杜甫是浪漫主义诗人,于是招来一番穷追猛打。我们讨论《废都》,认为贾平凹从此声名将一落千丈,其实,我们大多没有看过《废都》。

还记得有人曾经暗生情愫,离别时哭得双眼肿成一对桃子。还记得那年在明湖边组织秋游时,录音机里翻来覆去地播放:“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

毕业时,我在留言册扉页上写下最为理想的职业是:文学编辑。

六年后,六盘水市师范学校并入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当时正值我到师专读函授,一百多人的成人班,都是利用寒暑假在职进修,认真听同样学习效果不错,有了这段积累,后来自考本科时并不觉得吃力,顺利修完汉语言文学专业。

当年在师范写下的那些习作,后来我才知道那就叫散文诗。那时我们时不时就拿着自己的习作往《水城报》编辑部跑,希望能占上臭豆腐那么大的一小角地盘。

当年春梦文学社的师兄弟们,大多仍在从教,部分成了材料狗,

少数当了校长秘书长乡长局长宣传部长。我从一个村级教学点开始从教。12年后,办过教育内刊。16年后,出过中短篇小说集,加入贵州省作家协会,进入鲁迅文学院第十二期民族作家培训班。20年后,我正式调进水城县文联。

算是如愿以偿,所幸文学写作始终伴随着我。回首来路,却觉世事如同一场春梦,而人生早已几度秋凉。

【作者简介】尚远刚,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边师专业1994级学生。

响水河边的诗意时光

■ 王刚

一

也许,有些事是命中注定,比如就读六盘水市师范学校。

199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还是顺场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名学生,正为了中考拼命苦读。按我的意思,我要上高中,考大学。可父亲说,你是老大,就委屈点吧,随便考个中师中专,尽快找份工作。我懂父亲的意思,作为一名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民办教师,却把我们三兄妹都送进学堂,确实不太容易。家里条件不好,拆东墙补西墙,每走一步都如老牛拉破车,随时有散架的可能。不得不承认,父亲说得在理,我当老大应该早点帮忙父母

撑起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听了父亲的话,我没有反驳,只是玩命学习,希望能够一炮而响。要知道,那时候的中专中师可以包分配,是众多农村学子心中的香饽饽,没有三下两下,还真考不取。

记忆中,1996年的夏天真短,仿佛刚开了个头,就已经接近尾声。报名开始了,老师们建议我报考中专,理由是中专就业面广,发展空间大得多;中师呢,将来几乎只有一条路,当个臭老九而已。不过,我倾向于报考中师,理由有点上不了台面,却牢牢占据我的大脑。我觉得,六盘水市师范毕业的学生有一种吸引我的气质,那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书卷气吧。说不

清道不明，他们一举手一投足，总让我着迷。我认识的几个正在就读六盘水市师范学校的兄长，几乎个个都是多面手，会唱歌，会弹琴，会打篮球，会演讲，还会写文章。而这些兄长中，最让我崇拜的是风度翩翩的校园诗人徐子力（已故）。徐子力也是从顺场中学毕业的，高我两届，算师兄。他考进六盘水市师范后，很快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

1996年的夏天，正当我站在人生路上左右摇摆的时候，徐子力从六盘水市师范回到了顺场。确切点说，他家里有事，就向学校请了几天假。徐子力的家在顺场街上，离顺场中学特别近。很多年后，我还记得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走在小路上，说说笑笑。忽然，我们看见了徐子力，浑身披着金色的阳光，意气风发地走过来。我虽然知道他是徐子力，但又觉得他不是徐子力了。两年前，他就读顺场中学的时候，跟我们没有两样。如今，他的身上发生了某种惊人的变化，虽然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他的确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那一刻，我想起了语文老师教过的一个词语：

破茧为蝶。

那天晚上，徐子力和我们谈起了诗歌。他拿出一本书，打开，全是分行的文字。徐子力翻到某一页，我们赫然看到了他的名字。那短短的几行文字，我看了又看，没有一个字不认识。可它们凑在一起，却有一种怪怪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特别抓人，特别神秘。我觉得昏眩起来，眼前恍惚推开了另一道门，门那边是模模糊糊的风景。我忽然意识到，也许遥远的地方还有一种生活，一种不同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也许，那种生活叫做诗歌。

多年之后，徐子力早已离开了这个人世。诗人尚远刚和诗人刘从富为了纪念挚友，将他的诗作整理成册，名为《水田的月亮》，自费出版。很幸运，远刚与从富也是我的文友，从他们那里拿到了这诗集。书很薄，就像徐子力短暂仓促的人生。打开书本，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多年前读过的那首短诗——《失眠》：

点燃思绪
我没有夜
只有满池的鱼儿
活蹦乱跳

和几只

被鱼儿撞翻的五味瓶

读了《失眠》，我竟然也失眠了。我想起了1996年那个遥远的夏天，诗人徐子力跟我们说起了诗歌，那天晚上，我也失眠了。

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不顾老师们的劝告，填下了“中师”。

二

1996年9月底，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当年的招生出了点小问题，故推迟了时间），终于跨进了六盘水市师范的大门。天气已经变凉，两旁的行道树已经有了些许黄叶，随着风飘飘落下。可是，我的心却充满了兴奋，我觉得生活的新篇章正在我的面前徐徐打开。

开学后，各种社团纷纷来到班上，宣传招收新成员。社团很多，有文学社团，音乐社团，美术社团，书法社团等，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我没有犹豫，直接报名加入了“春梦”文学社。不得不说，那时候的六盘水市师范，文学艺术氛围相当浓郁。大大小小的社团让校园生机盎然，宛如开出了万紫千红的花朵。

“春梦”文学社是一个学生自发组织的文学团体，办有油印刊物《春梦》。听说，春梦文学社是由几个师兄发起的，当初规模很少，人员很少，影响力也很有限。后来，经过不懈努力，春梦得到了学校的支持，有了办刊场所。不止如此，学校还提供办刊的器具，比如刻板蜡纸等。除此之外，学校相关部门作出规定，凡是在刊物上发表文字的学生，操行都可以加分。春梦如此，校刊团刊也如此，其它社团也如此。要知道，那时的师范生可以根据操行分的高低，享受不同级别的伙食补助。我至今还大致记得，伙食补助分四等，甲乙丙丁，各等级之间大概有十几元差距。对于1996年的学生来说，十几元可以解决几天的早餐了。也就是说，发表文章可以一箭双雕，既获得精神满足，还能得到适当的物质给与，实在是一件让人心向往之的好事。

当时的办刊条件很艰苦，为了节约经费，几乎都是油印本。千万别小看一本小小的刊物，从酝酿到诞生，得付出许多心血。首先要收稿，没有充足的稿源，刊物的质量就无法保证。文学社的门口挂着

一只上锁的锁木箱,木箱顶开了一道缝隙。每过几天,文学社会有专人打开木箱,把木箱里的稿子整理出来,分发给各位审稿人员。审稿人员认真审稿,提出自己的意见,该刊发的刊发,该修改的修改,不能刊发的要写上审稿意见,打回作者。稿子审好后,就进入下一个程序。将稿子分发给刻写员,按照相关排版要求,刻写蜡纸。刻写的时候,要注意字迹工整美观,排版得体,还要根据文字内容配图。蜡纸刻写完毕后,就交给印刷组的同学,进行印刷。那可是一个枯燥乏味的活,反反复复重复同一个动作腰酸腿痛不说,还经常弄得满脸满手都是墨迹。这活也要讲究一定的技巧,蛮干可不行。我曾经参加过油印,由于没有掌握要点,印刷出来的页面脏兮兮的,墨迹不均,浓淡不匀。稿子印刷完毕之后,就进入装订阶段。那些出刊的日子,文学社彻夜灯光通明,大家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不得不说,年轻真好啊,哪怕看似乏味枯燥的事情,我们也干得津津有味,兴致盎然。

出刊之后,还有一些后续工作。比如,登记作者,发放样刊,统

计操行分加分等。又比如,还要派出社员,利用晚自习的时间,把刊物发放到各班。那些发放刊物的日子,整个校园里飘满了浓浓的墨香。

最让人难忘的,是响水河畔樱花盛开的季节。响水河穿校而过,河岸边种满了樱花树。春天到来的时候,樱花迎风盛开,仿佛一大片红云。那些阳光暖暖的日子,我们捧着散发墨香的刊物,走进了樱花林。头顶飘满了红红白白的云朵,空气中溢满了清幽的香味。脚下的响水河缓缓向东流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们或坐或站或躺,谈文学,谈人生,诵读诗歌,好不热闹。有时候,我们团团围成一圈,某个同学抱着吉他,坐在中央,拨动琴弦,大家跟着哼唱起来。唱着唱着,我们的声音大起来,响起来,高亢入云。更多的时候,我们三三两两坐在樱花树下,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瞌睡。

那些懵懂而美好的时光,当时并不觉得有多可贵。转眼之间,那些时光已经成为过去,永远不可能再回来。

三

文学社有不少才华横溢的社员,除了前面提到的徐子力,还有高登权,裴俊,杨丽娅等。高登权高我两级,是春梦的副社长,擅长写散文诗。我进校的时候,他已经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散文诗,经常收到一些花花绿绿的汇款单。毕业前夕,他在校园里搞过一次作品展。站在操场边那排橱窗前,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报纸,我感觉体内的热血燃起来,噼啪作响。从橱窗前离开后,我独自走进响水河畔的樱花林,坐在树下,听着涛声,想了许久。我的体内憋着一股劲,总有一天,我也要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也要开作品展。

那段时光,我成了学校图书馆或阅览室的常客。我仿佛一头饥肠辘辘的野兽,逮住什么啃什么。图书馆里的大部头,经常被我借出来,摆在枕边,放在桌上,抱在怀里,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时间长了,管理图书的老师都记住我了。她们每次见到我,总会笑着说,又来换书了,读得这么快啊?不错,我当时确实读得太快,一个砖头厚的大部头,往往一个晚上就能读

完。现在想想,那根本称不上读,是翻。往好处说,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往坏处说,就是囫囵吞枣,只图痛快,只观大略。不过,只要能感受到读书的乐趣,这有什么要紧呢?

图书室的旁边,就是阅览室。一排长长的古色古香的书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新鲜出炉的杂志。放眼望去,五彩斑斓,如百花绽放。那时候,纸质杂志还颇有市场。一本纯文学刊物,订量能够达到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我后来常想,八九十年代应该是纸质刊物的好时代吧,不少杂志都有庞大的读者群。比如,薄薄的《辽宁青年》《读者》《青年文摘》,曾是不少学生的最爱。又如,《收获》《当代》《十月》等,也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如今,这些杂志已经很少有人读了。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不太喜欢纸刊,他们喜欢电子书,迷恋网络小说,乐此不疲。

师范的课程并不重,下午往往有大把的闲暇时光。没课的时候,或独自一人,或约上二三好友,走进安安静静的阅览室。驻足于五彩缤纷的书架前,心里升起了某种神圣的感觉。同学打了个比喻,说那就是初恋的感觉。不错,当你看

到一本好杂志,不由怦然心动,不就像遇上了钟情的女孩吗?挑上喜欢的“女孩”后,找个安静的角落,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多少阳光暖暖的午后,我们捧着书卷,坐在临窗的桌子边。窗外,是如诗如画的校园。抬头望去,还能看见樱花林,以及穿校而过的响水河。如果打开窗子,还能听见响水河隐隐约约的涛声。

也许,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读到一个好故事,却不能一口气读完。有时候,手上的书还没读完,却已经到了上课的时间,不得不放下书本。可手里放下了,心里却放不下。书里那些人物仍在大脑里晃动,或吵或闹,或哭或笑。他们或是朋友、对手,或是亲人,是冤家,或是情人,是情敌。总之,他们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牵肠挂肚。坐在座位上,听着老师杂七杂八的唠叨,我心猿意马,恨不得马上下课。后来,我想出一个主意,把书藏在桌箱里,时不时瞟上几眼。某同学打了个比喻,说这是所说的偷情。我的异常表现常会引起老师的注意,万幸的是,大多数老师顶多瞪上一眼,懒得理睬。也有个别认死理的老师,毫不留情

将我逮住,大棒伺候。数学老师是个高高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对我的“偷情”行为深恶痛绝,不止一次,我被他逮个正着。他处理的方式简单直接:平时成绩不及格,或为零。我们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占百分之四十,期末考试成绩占百分之六十。进校的第一个学期,我就为“偷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数学的平时成绩太低,不得不以补考收场。

除了读书,我开始尝试爬格子。我就像一个害单相思的男人,成天对着稿纸写写涂涂,只为写出一篇满意的“情书”,寄给神秘的女神。稿子写好后,再一丝不苟地誊写到方格信笺纸上,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向四面八方。不得不说,与现在相比,那时候投稿真麻烦。遇上负责任的编辑,如果稿子不能发表,也许还会退稿。遇上不负责任的编辑,不管稿子能不能发,也不给我回音。从我这边看来,投出去的稿件如泥牛入海,不知所踪。想要再次投稿,还得重新誊写。想一想,要发表一篇文章,得付出多少心血啊。现在呢,只需复制,粘贴,发送,省时省力,一劳永逸。

稿子投出后,漫长的等待开始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回音,或者说,会不会有回音?就如追一个女孩,情书寄出去后,却不知道她会不会理睬。主动权在女孩的手里,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写情书,寄情书,希望总有一天,能够叩开她的心门,换得回眸一笑。

历经多少次退稿之后,缪斯女神终于对我露出了一丝微笑。1997年11月,《六枝特区报》刊发了我的小小说《谎言》。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某同学把一个黄色信封交给我。看着信封上“六枝特区报”的字样,我的心砰砰乱跳起来。我把信举到阳光中,仔细看了又看,觉得一切都不真实。我把信揣进怀里,跑到河边的樱花树下,再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打开,抽出报纸。我抖索着双手,把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打开,赫然看见了我的小说——《谎言》。题目下面,是我变成铅字的名字。我看了又看,赶紧收起来,似乎害怕别人看见。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接下来,我在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渐渐多起来。尤其感谢《六枝

特区报》,陆续给我发了多篇文章,如小小说《惑》、《王哥》等。除此之外,我还在《六盘水日报》《校园星空报》《水城报》《淮安师范报》《高原风》等发表了若干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淮安师范报》刊发了我的短篇《父与子》,还寄来一张二十五元的稿费单(那年头,二十五元不算少了)。我把稿费取出来,请室友们在学校门口的小馆子吃火锅。当我们举起酒杯,大声喊着碰杯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了青春铿锵动人的节拍。事情到此还没结束,山东某校的一个女孩看了《父与子》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谈论她读后的感受。后来,我们成了笔友,书信往来,虽未相见,却已相识相知,演绎了一段纸上的诗意青春。

当然,那都是一些很幼稚的文字。现在回头看看,还会为那些不成熟的文字感到脸红。不过,我却把它们看得很重,细心地保存着一张张大大小小的样报。可惜的是,父母搬家的时候(我当时没在家),把那些不起眼的报纸丢弃了。后来,我回到老家,试图找回那些泛黄的报纸,却无法觅其踪影。它们随着我曾张扬跋扈的青春,被一场大风刮走,刮出了我的生命之外。

多年之后,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些黑白文字,那些泛黄的报纸,还有十八岁青涩的脸。我终于知道,我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六盘水市师范。

想一想那些逝去的时光,听一听已经老去的歌谣,不禁怆然涕下。

四

得提一提六盘水师专的《高原风》。

印象中,九十年代的校园文学氛围极好,不少学校都成立了文学社,办有文学刊物。那些意气风发的莘莘学子,以刊物或报纸为平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洒出青春的五线谱。记忆中,师专办了两份文学报:《高原风》和《晨曦》。高原风是一份老牌的校园文学报,办报的时间相对较早,影响力也比较大。对于我们来说,《高原风》是一面旗帜,一块高地。那时候,如果周围的同学上了《高原风》,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啧啧赞叹。《晨曦》是一份新办的文学报,影响力虽不及《高原风》,但也很大气,是一块

校园文学爱好者难得的阵地。二十几年过去了,《高原风》像一株大树,依然挺立于师院(师专后来升格为师院)的土地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开花结果,站成一树绚丽的风景。可惜的是,《晨曦》由于种种原因,早已经停刊。就如师范的《春梦》等刊物,也已经消失于时光的长河之中,无迹可寻。不过,关于它们的故事,却已经深深写进一代校园学子的记忆,成为灵魂深处的风景。

师专与师范挨得近,不过十几分钟的路。两校的文学爱好者常有往来,开展一些文学活动。响水河畔的樱花林,琴房后的草地,苹果园,钟山,天波楼,都曾留下我们的足迹。相比之下,我们最喜欢去苹果园。苹果园离师专很近,种满了一株株苹果树。春回大地,满坡的苹果树长出嫩绿的叶子,竞相开出一团团白雪似的花朵。挑个好日子,两校的文学社会相约苹果园,以文会友。苹果树下,幽幽花香缭绕,大家围成一圈,团团坐下,谈文学,谈人生,读诗,唱歌,跳舞。天空高而蓝,白云如蓬松的棉花,随风飘动。几只鸟站在树枝上,好奇地看着那些吵吵闹闹的青

年男女。就是在那样的场合下,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唱了歌,发了言。其中,影响最深的是某个同学朗诵诗人闻捷的《苹果树下》: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
你不要、不要再唱歌;
姑娘沿着水渠走来了,
年轻的心在胸中跳着。
她的心为什么跳啊?
……

很多年后,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仿佛还能看见那张青春飞扬的脸,仿佛又听见了深情动人的吟唱。那些在苹果树下欢聚一堂的学子们,有的不止收获了诗歌,还收获了爱情。弹指之间,多少年转瞬即逝。那群青涩的年轻人,他们如今去了哪儿?正如朴树的《那些花儿》所唱:“……她们都老了吧/她们还在开吗/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不错,我们如飞散的蒲公英,不可能再次相聚苹果树下。即使再见,肯定也不会是当初的模样,也不复当初的心情。就连苹果园,也被城市蚕食,化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偶尔有一二次经过那里,看着坚硬的水泥地板,看着一桩桩高楼,我为那片苹果林感到伤心。也许,我只能在梦中,回到那

片开百花的苹果林,看一看那些青涩的脸庞了。

我写了稿子后,陆陆续续向《高原风》及《晨曦》投稿。大概读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一组散文诗发表在《晨曦》上。当我收到散发墨香的样报时,竟感觉自己如中了大奖。时隔多年,我竟然还记得那篇文章的题目——《乡情三章》。不久,《高原风》又发表了 my 散文——《母亲,你的长发铺就我的生命之路》。让我没齿难忘的是,高原风的一个编辑(好像是副主编)来学校找我,亲自把样报交到我的手中。我接过报纸时,不禁有点发愣,仿佛被馅饼砸中了脑袋。后来,我把他带到学校旁边的饭馆,点了几个菜,要了几瓶啤酒,两人边聊边喝。因为一份“高原风”,两个素不相识的大男孩坐到一起,居然聊了几个小时。我们吃光了所有的菜,喝光了所有的啤酒,相约下次再遇。我站在饭馆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觉得他就是我的兄弟,就是另一个我。

多年之后,当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禁怅然若失。想一想那些走散的兄弟,想一想已经消失的苹

果林,蓦然惊觉年岁陡增,老之将至。

庆幸的是,《高原风》还在。人会变老,但文学永远年轻,或者说,因为文学,哪怕躯体已经走向黄昏,但体内仍跳动着正午的心。

愿《高原风》长成参天大树,站成高原上最美最辉煌的风景。

五

岁月如风,三年时光不过弹指之间。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花嘎中学,做了一名初中教师。我曾下定决心,坚持读书,坚持写作,努力做出点样子。可叹的是,我是个懦弱,或者说,我是个叛变者。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我觉得自己被关进了铁笼子。订几本书,基本上送不到手里。寄稿子出去,大多被弄掉,基本上到不了目的地。起初,我还作困兽斗,试图从铁笼子里钻出来。渐渐地,我渐渐消灭了斗志,磨灭了激情。响水河畔的那些时光,渐渐变得遥远,模糊一片。

有几次回城,我偷偷走进了母校的校园。站在桥上,看着永远不

会停留的响水河,听着哗啦哗啦的水声,不禁百感交集。这时候,六盘水市师范已与六盘水师专合并,母校校园已经成了六盘水市实验二中。从我身边走过的,都是穿着实验中学校服的高中学生。他们打着闹着,脸上的笑容单纯明净,让我禁不住多看几眼。可是,他们并不看我,对于他们而言,我可能只是一个奇怪的有点忧郁的男子。我与他们之间,隔着长长的岁月,隔着千山万水。就连河边的樱花林,因为河道改造,全部被挖掉了。虽然重新种了一些樱花树,但规模远不及前。我有点难过,那些熟悉的树,你们去了哪儿呢?响水河,响水河,你可还记得当初的少年?

2007年9月,我考到了六盘水市八中,成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看到了水城文联办的刊物《双水》(现在改名《水城文学》),心里某扇关闭已久的门嘎吱作响,灰尘纷纷飘落,推开了一道缝隙。打开《双水》,仿佛打开了一段久远的岁月,里面写满了我的青春。刹那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响水河畔那些诗意时光,想起了青葱校园里的峥嵘岁月。我怅然

若失,已经过了多少时候,我竟然放下了书本?丢失了手里的笔?丢失了我曾经视若生命的东西?那个晚上,我翻出就读师范时的相册,拭去上面的灰土,一张张往下看。响水河,樱花林,苹果园,天波楼,钟山,草地……看着那些陌生又熟悉的风景,我顿感无限苍凉,无限惆怅。

我决定,重新捡回丢弃的笔。我用了大概一个周的时间,写了两篇散文,投给了《双水》。没想到,几天后,我接到了主编王鹏翔(时任县文联主席)的信息,说稿子已经采用了,鼓励我以后多写。与他熟悉后,我不再称他主席,而是称他土匪大哥。可以说,土匪大哥是我的贵人,编发了我的很多文章,还写了推荐语。正是他的出现,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让我穿越漫长的尘封岁月,找回响水河畔的诗意

时光。

几年来,我写下了六七十万字,在《民族文学》《南方文学》《厦门文学》《短篇小说》等刊物发表了文章。可以说,虽然我的步子迈得慢,但却走得很坚定。从今以后,只要读得动,就绝不放下书本;只要还能写,就绝不能放下手中的笔。我知道,这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并将一直到老。

如今,当我驻足凝望响水河畔的那些诗意时光,不由幡然醒悟:原来,那段青葱岁月已经为我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不错,响水河畔的墨香,已经飘进我的生命,渗透我的骨髓,直抵灵魂深处。

【作者简介】王刚,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普师专业1996级学生。

那一抹芳华

■ 陈曦

时光如沙,总在指缝中无声无息地流逝。

年到30岁,终于愿意回忆,开始疯狂翻找以前的照片,想在新年伊始的朋友圈晒出自己的18岁。当照片里一张张青涩的脸庞映入眼前,当熟悉的校园街景在眼前徐徐展开,我的大学仿佛又回来了——那是一段有无数遥远的梦可以憧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的芳华岁月。

大学是人生最有意义的站点。它开启了我新的旅途,给我不同寻常的景色,它告诉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也为我的生活涂上了绚丽的色彩。

大学是我的转折点。依稀记

得,辗转来到大学的第一天,我局促不安,像个无措的孩子,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迎面而来的学长,帮我拿过手中的行李,带我走进陌生又新奇的大学校园。这里既开放,又朴素,既安静,又热情,既有着严肃认真的学习氛围,又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文化气息,第一眼,我就爱上了这里。羞涩矜持的我,就这样进入了中文系语文教育2007年(一)班这样一个温暖的大集体,420宿舍里6个性格鲜明的小姐妹,大学的三年,每个人都开始用自己的画笔描绘着人生,不管是多彩的,还是阳光的,都是在抒写着最真实的自我。

当最初的青涩懵懂,化为坚定

自信的步伐,走在青葱校园里,我拥抱着校园里的每一束阳光,每一棵树,每一朵花,可以在夏日的午后与同学们谈笑风生,可以在明湖水畔把心放飞乌蒙山川。大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在这里我看到了另一片不同的天地,她让我走出了自己那隅狭小的天地,释放自己的青春和渴望。多年后,回忆起来,大学三年,是我改变最多的三年,她让我对世界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也开始建立起对自我的认识。

大学是我的充电站。大学三年是我对知识如饥似渴的一段时光,在安静纯净的“象牙塔”里,我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之书”。记忆里的明湖水畔、教室是我日常最向往的殿堂和圣地,那里没有外界的喧嚣,没有琐事的烦恼,捧一本书,能够看一个下午。也常常流连黄土坡的万卷书城,下雨天一待就是一天,连吃饭都忘了。那段时间,我徜徉在各类文学大师的文字里,品味着古今中外的千古名篇,也会拿上一本饶雪漫的小说看到泪流。那样静谧的好时光,我想走出校园的人此生难有。生活的风霜刀剑早就逼着我们为了生计而奔波,为了生活而费尽心力,再难

心无杂念地拿出一本泛着书香的小说津津有味地读。

那时候的课,总是有趣得很。记忆最深的就是梁占先教授,他的课总能让我回味无穷。第一次听他的中国古代文学,浓重的方言气息把我讲得晕头转向,几次都听错了,因为听不明白,我还闹过笑话。但是时间长了,我竟然喜欢上他的课,他的方言都成为一种独特的授课风格,他风趣幽默地让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里,潜移默化地吸收了知识。还记得为了上他的选修课,我每次都早早地去抢占第一排的位置,以致于那个位置最后成了我的专属座位,即使我去晚了,也没有人占,同学们颇有些“君子不夺人所爱”的可爱。至今,我的书架里还放着一本梁老师送我的,他的专著《<左传>赋诗言志义解》,梁老师亲笔写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每人一本,记得当时收到这本书,心里都美上了天。

大学是我的筑梦师。大学时候,爱过一首歌叫《最初的梦想》。有时候下课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就会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其实,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大学时期种下的。那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在风和

日丽的校园中发芽、成长,我开始渴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的梦想就是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书房,就像“禾田书房”一样,可以在客人稀少的午后,听听音乐,品品茶。让匆匆的行人,放慢生活的脚步,在绽放的味蕾间,得到短暂舒适的休息。多年后的今年,我虽然没有走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但我仍坚守着初心,做着自己。有人说,上大学是为了有一份光鲜的工作,上大学是为了光宗耀祖,上大学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其实,都没错。我们班的同学,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当上了公务员,有的成了老师,在毕业的那天,我们怀着最初的梦想各奔天涯。而对于我来说,我的大学教给我的,就是做我自己。我小小的梦想,也许就是偏安一隅的平淡生活,简单而踏实。

我记得,从校园大门到教室有条不长也不短的路。因为校园建设,那条路徐徐渐进地在修着,那里石头遍布,坚硬而锋利。其实,每次走那段路我都欣然,因为我的运动鞋走在上面,有种特别的质

感。想来,人生也不过如此,在颠簸中找到行走的乐趣。

大抵总有遗憾,进大学的时候,校园里总是在施工和新建,等我们走的时候,它才换得新颜。我们没有在更加美丽和气派舒心的校园里生活,但是毕业后每次在火车上远远地看到她,总是惊喜地指给别人,“看,我的母校,多漂亮啊!”幸福感油然而生。

在那青春岁月里,我们见证了学校的成长,学校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她造就了我们,我们也成全了她。

记忆中模糊的容颜,以及那初到校园的孤单慌张、那肆无忌惮的欢笑、那懵懂勇敢的闯荡、那亲密难忘的友谊,那为梦想努力的岁月和那从未被遗忘的时光,都放在我内心深处最安静的角落。

时光荏苒,记忆中的那一抹芳华,真美。

【作者简介】陈曦,女,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文教育专业2007级学生。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 王林

席慕蓉在《青春》中写到：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入校报到当天，看到这所位于当时还被称作“江南煤都”城市里唯一的本科学校，只能用简陋来形容她。

一座小桥代替了学校的大门，桥头竖着几块牌子写着校名，一条小水沟穿桥而过，桥上两边摆满了各种卖生活用品的地摊，路灯杆上扯着“欢迎新同学入校”的横幅。左边的河坡上，简单搭起的一排小屋里，修手机、卖日用品以及各种炒饭的餐馆拥挤在一起，马路边卖炸洋芋和各种水果的推车横竖交

错。一个女生买了盒洋芋，放了三大勺辣椒，看得来自北方的我不自主打了个寒颤，额头冒汗。

越过这几家简易铺面，也是座桥，桥对面的小型菜场里买菜卖菜的来来往往。路边搭锅卖炒饭的老房子屋檐漆黑，老板娘是个豪爽的人，非常爱笑；印象中她家隔壁有四个小娃娃支着摊打麻将；理发店的小姑娘白白净净，讲话轻声细语，手脚利索，后来据说和学校的外教结了婚，远嫁美国；卖粥的阿姨和蔼可亲，粥要盛到溢出来；煮火锅的大姐服务周到，隔几分钟就会过来加菜……这地方虽然脏乱，却成了我们最难忘却的记忆之一。

顺着马路再向前，老远一股酸

臭味,几家搭棚子卖酸汤鱼粉的小店,也许是因为这种味道,这几家没人愿意和他们搭伙,被孤立了出来。刚来的时候奇怪怎么会有人吃这种东西,腥臭不说,还酸得要命,现在早已经爱上了。

桥的右边,也是一排低矮简易建筑,分布着各种豆汤圆子火锅、豆花火锅等等。这地方后来得知是社团聚餐、大家改善伙食的天堂,五块钱一个人,管饱。桥的对面,相对来讲算是比较正规的门面房了,主要经营羊肉粉,还有炒菜馆,来这边吃炒菜那时已经算是大餐了。第一次吃羊肉粉就是在这个地方,觉得酸菜好吃,问了句酸菜是怎么长出来的,笑了一屋子人。

看到这样的环境,满怀着的欣喜和希望,一时间跌落到了冰点。把车票拿出来反复看了好多次,总有下错站的错觉。后来渐渐发现,人生没有下错的站,只有错过的风景。恍惚中有人接过了行李,不由自主地跟着走进了校园。

迎面而来是个花坛,里面的植被被剪成了校训“厚德博学、范行求真”的字样,绕过花坛是一栋有些年头的小楼,这在当时是学院的

心脏,各个行政部门都在这里,这栋楼也是我大学四年待的时间最多最怀念获益最多的地方。

综合楼过去一直到山上就一览无余了,坡上坡下两大块荒地零散堆着建筑材料,几棵杨树随风飘摇,以至于由于场地的缺失,连当年的军训都没有进行,到了第二年,足球场硬化后,才勉强和学弟学妹们一起把军训给补了。

远处一前一后两栋比较新的建筑,让领着我进校的学长颇为骄傲,手指着前面的一栋介绍说是我们上课的主教楼,后面的是图书馆。通往主教和图书馆的路,都是用石子临时铺就的,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平时随便溜达一圈,裤脚便弄得满是泥巴,一到下雨天更是噩梦。来上课的学生们从外面进来,主教的楼梯从一楼到五楼就全都是黄褐色的泥巴,以至于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各个入口铺上毯子。

终于到了公寓,刚修好的4号公寓,我们是第一届入住的学生。看到贴在墙上2008年的校报,上面有一篇描述的4号和5号公寓即将封顶的新闻,配有图片,言语之间充满了激动和自豪。更神奇的是在我们四号公寓后面,五号公寓

旁边竟然还有活动板房,据说是以前的学生宿舍。

观察了一圈,学校的主要建筑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硬件设施十分缺乏,来报到的很多学生在家长的带领下,开开心心地来了,有些行李都没有打开,又在家长的陪同下沮丧地走了。有些同学的家长当时掩饰住了自己的伤心,回去之后大哭了一场。

送走学长,陷入了沉思。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感觉老天和自己开了个玩笑,这和想象中的大学生生活差得太远了,躺在床上一直在思考是走还是留这个问题。以前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些悟道的人会在一瞬间得道成功,其实生死执念之间往往只是一句话就决定得了。没心情出去,在宿舍待了三天,后来忽然想到一句话:你可以因你的母校而骄傲,但更应该让母校因你而自豪。因为这句话我最终决定留下来。

整个人振作了起来,开始规划大学的生活。首先是要加入个学生组织,加入什么组织好呢?踌躇了很久,每天中午和下午都能准时听到广播台的招新启示,“离心脏近的地方血液更多”是当时的招新

语,最终决定报名广播台。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为你开一扇窗,在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刻,遇到了最好的平台,从此开启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勾画了美丽的画卷。

和广播台的相遇是成长的开始。第一次参加这么正规的面试和笔试,经过三轮筛选,从400多人的报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成为广播台十三位考察成员之一。

人员素质强、组织严谨、行动效率高是外界对广播台的评价。带着好奇,第一次走进广播台,出乎想象的简陋。这个位于综合楼四楼小小的房间里面,只有两个大脑壳电脑,一部播音机,几张办公桌。

条件很艰苦,两台电脑白天要播音,晚上一台编辑新闻,一台写新闻稿件,播音成员还要练习播音,几乎没有时间给我们练习编写稿件。2G时代,寝室没网没电脑,怎么办?只能抽时间去网吧自己练习,经常在网吧一待就是一晚,就靠着这样一股韧劲,提前转正了。

进入广播台的第二年,已经开始负责编辑部的工作了,当时正处

在学院大改革之时,学院对处级干部和科级干部进行竞聘上岗改革,这是学校规模最大的一次干部竞聘。在学校党委宣传部的安排下,广播台对这次重大改革,从竞聘到上岗培训,开展了全程跟踪采访报道,而我出于对写作的喜爱,自愿参与了这次新闻报道,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有幸见证了学校的一次飞跃。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完成编辑部工作的同时,开始跨部门工作,参与新闻写作和新闻活动的策划,直到调任新闻部负责人。彼时学校的发展建设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学校的规划被提上日程。市委书记多次前来调研,作为一名校园记者,见证了学校发展的同时,也组织策划了很多大型活动的采访报道以及人物专访。行政楼拔地而起,新修了足球场、篮球场,校园主要干道全面硬化,告别了泥巴地,植被覆盖面积明显增加,除了硬件设施,文化活动也组织得有声有色,第一届校园文化月活动,第一届校运会,第一届校园社团活动月,第一次大型迎新晚会等活动依次举行,学校的每一次变化,组织的每一次校园活动,都有我们采访

的身影。而对我来说,每一次都是成长和进步。随着这些活动的举行,我们的工作日益忙碌,新闻稿件呈几何倍数增长。

大发展时期,学校的新生平均报到率也从百分之七十左右,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六。学校开始转变办学思路,2012年,学校化学与化学工程系增加了化学工程与工艺、冶金工程专业,而艺术系不再招专科生等。学校开始与辽宁师范大学、上海技术工程大学合作。依然记得上海技术工程大学学生来学校参观的情景,同年龄段的孩子,享受的教学环境天壤之别,他们在参观完艺术楼时表示爬上爬下太累了,竟然说要捐个电梯。

2013年贵州第八届旅游发展大会在六盘水举行,主会场设置在学校旁的明湖湿地。仿佛一夜之间,破败老旧的明湖村没了,污水蜿蜒的小水沟也没了,各种大型机械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着,高原明珠——明湖湿地公园悄悄地诞生了。这对于学校发展来讲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年,学校抓住旅发大会的机遇,在现有基础上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而广播台全体成员也以闪亮的姿态加入志愿者队

伍,服务主会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时间不等人,转眼就大四了。之前笑过、骂过、恨过,唯独没有哭过,卸任广播台台长的时候,我流泪了,握手拥抱告别,虽然很不舍,虽然不想走,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来时虽荒芜,去时花开满路,四年的青春,和学校一起成长。从入校时惶惶不安、不知所措,到带着贵州省优秀学生干部、六盘水市优秀志愿者、六盘水师范学院优秀大学毕业生、优秀共产党员、三好学生、优秀班干、优秀团员等等荣誉称号离开。在学校校报、门户网站发表新闻报道、人物专访几十篇,也连续四年都在贵州省教育厅主导的“多彩校园·闪亮青春”征文比赛中小有斩获。这是我成长过的地方,我来过,留下了不灭的痕迹。

离开时,学院的银杏树还在打着吊液,明湖湿地一片苍茫,芦苇刚刚扎根,龙山校区还在规划中,而如今再回到校园,主校区面积扩

大了一倍,龙山校区也开始使用,银杏林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景观。校园和湿地公园完美结合,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在最美的年华尽己所能把它装订得不那么拙劣,以后翻起泛黄的书页时,不至于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感谢大学期间遇到的所有老师,在迷茫的青春里给予的指导和关怀,帮我们走过坎坷,邂逅芳华。

那不息的青春,被撞了一下腰,却澎湃了人生的自豪。像那擦肩而过的一次最倾心的遇见,定是前世一段未了的缘,犹如昙花一现。又恰似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尘封在记忆的最深处,无人知晓。只需稍一碰触,便浓香四溢回味无穷。

【作者简介】王林,男,六盘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0级学生。

那时我年轻，满嘴都是草莓

■ 钱磊

2003年去师专报到就读时，已是盛夏。

从校门到政教系住宿楼，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然后是爬坡，几乎快要到山的顶部，几栋两层楼房陈旧而安静地掩在树林里，师兄们遗留的垃圾随处可见，我似乎不反感这些存在，但难免沮丧，可能是与当时的心境有关，至少这并不是理想的校园。然而转念一想，或许会有新的改变，年轻的心就是这样，忽然就豁达了。看着眼前松散走来的师兄们，我的颓丧也算是呼应吧，我在心里这样想到。

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师专生活。大约两周的时间后，加入了校高原风文学社，我知道了文学社办

公室以及中文系宿舍在政教系宿舍的反方向，开往远方的绿皮火车就在宿舍后，经过我们宿舍时常常一声长鸣，转而就到了文学社办公室后，恍惚间这声长鸣拉短了两地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幻觉来自我曾经热爱中文，然而我并没有选择就读中文系，现在想来也无法探究当时的缘故了。

关于师专，至今令我悸动的，还是那一段诗歌的岁月。因为诗歌结识了一些诗友，我们在一起饮酒，作诗，多年后我们成为挚友，虽然已不常相见。但却是诗歌拯救了我颓废的师专日子，换言之，也是诗歌使我走向了青春的深处。后来读到欧阳江河的一句诗：那时

我年轻，满嘴都是草莓。竟有一种无言的欣喜，这是热爱，也是命运之一种境况吧。

有些改变或许就在不经意间。入校后不久在校门口旧书摊翻阅到一本盗版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其中的哲思震动，醍醐灌顶，打开了对自我以及诗歌的另一种认知。我毫无犹豫地买下它，如着魔一般反复阅读，抄写，同时这期间并在校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在这些日子里，我不觉间已经爱上了这所学校。在它的散漫和慵倦中，我的写作也从青春式的激情转向对生活的深思。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从中树立了生活的信条，指引我走上一条未知的路。

这些年我一直这样去生活，但现在我必须得承认，我是失败的。如同我写下的诗句：允许某一次误读，让我们否定了生活。

在反复地书写与阅读中，我试

着去想象我所热爱生活，来弥补对已知的缺憾。日子就这样在一首首诗中消逝，至今虽然我不能轻言说出这就是命运，譬如我写下的诸多诗篇，我也无法预见它所能抵达到的读者。

多年后数次途经师专，它已变换名称，校区也扩大了数倍，四季之景散发出一种华丽和朝气。它的气息吸引着我，回想起那些青春时无数个肆意的瞬间，但我怯步了，我终于还是没有踏进去，这是我的失败感造成的。当然我也曾想过重游一遍，写出心中的诗，譬如赞美白雪覆盖它时，我们读诗，或是为爱曾流下的热泪；赞美春风中，我们分别后又会有再相见……

如果还能这样，这一切该多么美好，犹如那年夏天。

【作者简介】钱磊，男，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法学专业2003级学生。

在路上

■ 杨家岭

仿佛就在昨天,刚刚走进大学校园,对未来充满幻想和期待。

仿佛还在篮球场上驰骋,挥洒着汗水。

仿佛还在201寝室,讨论一张小小的校园文学报……

仿佛就在昨天,离开大学校园,背着行囊。

回首,大学已渐行渐远。

常常回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些青涩的爱情,那些一起生活了四年的同窗。

闲暇的时候,像放电影一样,把那些故事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播放。

慢慢地,沉淀成了幸福。

有回忆,回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梦想

上小学的时候,村里有个人考上了中专,全村以他为榜样教育孩子。母亲问我,你长大了想读中专还是大专?母亲不识文化,认为比中专高的层次就是大专了。我回答母亲,我想读大专,母亲认为我很有志气。从那时候起,上大学成为了我的梦想。后来,村里陆陆续续出了几个大学生,母亲对我的要求也变得严格起来,你不能考大专,要考大学,考取大学就不用种地了。

跳农门,是母亲对我最大的期望。

考一个好的大学,光宗耀祖,是我的梦想。

高考放榜,贴在学校门口那张大红的纸上没有我的名字,第一批、第二批……2002年8月初,收到了贵州师范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报道地点在贵州师范大学六盘水办学点。当时心里凉凉的,这不是六盘水师专吗?

梦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

102 寝室

2002年8月最后一天,我终于走进了六盘水师专的大门,和我想象的一样,学校不是我梦想中大学校园的样子。大门有一个花坛,绕过花坛是通往教学楼的路。教学楼是八十年代的房子,有的教室还漏水。寝室是防疫站的老家属楼,人搬走了被学校盘下来给我们住。我们住得还算不错,有的系的同学住的是七十年代的石头房,天气变化,寝室里面全是水。

从教室通往寝室的路大约要走10分钟,坑坑洼洼的,路边有几家小店,都是卖小吃,走完小路穿过铁路桥就是寝室了。13号楼102,这是大一时候的寝室,一楼,基本无采光,里面摆着4张双层铁床,一张书桌,就基本没空余地方

了,床的中间是凹下去的,躺在上面就像被包裹住一样,翻不了身。老盖、小吕、余思、小虎、标哥、何二,住了六个人,还剩2张床,刚好大家拿来放衣物。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每天上课、下课、吃饭、睡觉,住在一个寝室,都像不认识一样。后来才知道,大家高考成绩都很好,因为填报志愿没填好,最后录取到了六盘水办学点,就是原来的六盘水师专,所以都很失落。大约一个星期,大家慢慢地熟悉起来,开始聊人生、聊理想。老盖是个文艺青年,很喜欢写诗,笔记本上,满满都是他的作品,记得最深刻的一句是:“风,掠过你的影子,我抓不住你的脚步”。11月的一天晚上,老盖带了一个人回寝室,是我们上一届的,说过来约大家一起办文学社。

之前六盘水师专办有一张校园文学报,是学生自发组织的文学社办的,社团名叫高原风,据说最辉煌的时候评选过全国十佳校园文学社,但因为各种原因,停办了两年。这个学长就是想把高原风重新办起来。我的文字功底不好,就有点犹豫,老盖发动我,说要经常写,一定会有进步的,就这样,

我加入了高原风文学社。

高原风文学社

刚刚进文学社，什么都不懂，就跟着学长学报纸的排版，练习写作，到图书馆找一些文学作品来看，然后感觉写得好的句子就摘抄下来，模仿别人的写法，慢慢地开始学写诗歌、散文。2003年11月，第一首诗歌发表在《高原风》文学报，激动万分，对文学有了兴趣。于是上课的时候也在看小说、练习写。2004年，全省大学生作文大赛，报着试一试的心态，投了一篇稿子，结果成了学校唯一获奖的参赛者。从那时候起，对文学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学长毕业了，也从学长的手里接过了高原风文学社，当了社长。当时心里的想法是要繁荣六盘水校园文化，先要把高原风文学报推出去，于是组织起文学社的成员到市内各个高中、职校推销报纸。因为是纯文学报纸，刊载的都是文学作品，很受学生们的喜欢，一个上午，我在一个学校就卖出去80多份。这让我们办好文学社的信心猛增，后来，《高原风》文学报从一学期出1期改到2

期，从每期500份增加到1000份。随着发行量增大，高原风文学社逐渐发展，社员发展到600多人，在市内两所学校还成立了分社。2005年，邀请市内30多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召开了全市第一次青少年写作交流会。伴随着文学社一天天壮大，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学会了写一些小小的豆腐块，学会了和别人交流，学会了统筹活动。回想起来，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

我的老师

那个时候，我们系叫中文系，只有十几个老师，每一位老师亦师亦友。我的书法老师同时也教古代文学，感觉老先生非常儒雅，见到老先生第一面，感觉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概就是指这种人了吧。老先生对古代文学和书法很有研究，当时多数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用的古代文学教材都是他参与编的，给我们讲他恢复高考前自学，后来上大学、教书、搞研究。感觉先生脑袋里全是学问。上书法课的时候，先生让每一个同学都到黑板上用粉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完后，

先生认认真真的看,然后点了我的名字,我赶紧举手站起来,说是我。先生说:这个同学的字写得好,可以好好地练练。先生的话,给我很大鼓励,后来还去参加了一个全国的书法大赛,得了一个奖,受邀加入全国硬笔书法协会。领奖回来,先生颇感欣慰,专门帮我在系里申请了奖金,又为我垫付了一年的会费。写作老师感觉像一位大儒,温文尔雅,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同学。每逢假期,老师总是带着全班的同学外出采风,每一次采风都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过贫困村、去过旅游景区、去过没有名字的山。每一次,老师都让我们写感想,后来整理下来,很多同学的感想都变成了不错的小散文。辅导员长我们几岁,当时是系里的团支部书记,偶尔会邀请我们到他家改善生活,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朋友,直到现在,偶尔还邀他出来小酌两杯。

大学的老师印象都很深刻,每一位老师都有一些难忘的交集,在人生的路上,因为有这些老师,让我收获了知识,更多的,是人生的一些道理。

毕业

照毕业照的那天,全班同学笑得很开心,实际是摄影师逗的。照完集体照,同学们相互约着留影,都希望把同学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太多的不舍,都定格在摄影师的影像里。

晚餐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哭了,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像要把四年来没说完的话说完,一直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仿佛此生再也不会见面了一般。

仿佛,还在昨天,全班同学还在聚会,你拉着我,我拉着你。

一晃就是十几年。离开学校后,回去给学弟学妹上过几次课,说是上课,到不如是说谈心,每一次去,我都小心翼翼地准备,小心翼翼地讲,生怕讲错了,把学弟学妹带坏了。也正是每一次回校,又让我想起了青春。

仿佛,还在昨天。

【作者简介】杨家岭,男,贵州师范大学六盘水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2级学生。

高原上的歌吟

——写给高原风文学社

■ 杨永贵

1992年的寒冬，一群不知疲倦和天高地厚的青年瑟缩在寒风中，一阵异想天开之后，从此，高原风便吹得更加劲猛了。

1992年，是无比特殊的年份，在被那位老人划过圈之后，便和春天的故事一起镶上历史的金边。市场经济的种子在历史的车轮碾压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在历史的巧合中你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时任校长王文楷先生不仅为你题写刊名，还欣然致发刊词。记得王校长这样写到：西北风吹过了，东南风吹过了，是该高原风吹起的时候了。并借李贺的名句“东方风来满眼春”鼓励文学社成员在市场经济的东风吹拂下勤奋耕

耘。无独有偶，《东方风来满眼春》也是当年小平同志南巡时《深圳特区报》发表的著名通讯标题。

和着历史前进的节拍，你的声响与动静也越来越大，一份份报纸的印刷和一本本专辑的出版，一张张省级、国家级优秀社团的奖状捧回，一个个高原风优秀社员踏入社会，建功立业，好评如潮。当然，你是以你的脚踏实地捍卫你的实绩，从未沾沾自喜。

也许，年岁的大小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可是以你的茁壮，是我用一生一世无法企及的，一百岁，一千年？不可得知。我只是在趁着生命的有限将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进行修改，因为，不知道是哪

位着急的耕耘者悄悄地拔高了一节,为你增长了一岁,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你令人景仰的蓬勃气势。

当我纠缠在细节中难以自拔的时候,我常常怀念那些曾经峥嵘过的岁月,忆起在当年号称黄土坡最高的十二层大楼上,在略显昏暗的楼梯走道里,也许是受寒冷的高原季风催迫,也许是常常穿越于《诗经》意象,我和吴秋林先生边走边聊,将“高原风”三个字羞涩地说出来,居然得到吴先生的首肯,于是你便在不经意间呱呱坠地,也许是沾了秋林先生的才气,从此你便在文学的路上疯长,高原上的歌吟沉醉了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

恍然之间,书生意气的少年已在匆忙和平淡中老去,可无论时光的沙漏如何过滤,都无法淡却最初那一刻娇羞的回眸,你不像是初生的婴儿,更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初恋的情人,纵然一切成为追忆,也会像一坛尘封经年的烈酒,在绵长醇厚中令人回味。

今天你雍容华贵的耀眼,常常令我怀念过去那土得掉渣的淳朴。还记得创刊号的时候,大雪纷纷的日子里哈着热气搓着手守候

在打字员旁边,一个字钉一个字钉地摆弄文字(没有电脑打字之前的有别于蜡板雕刻印刷的现在看来相当落后,那时却显得前卫和高大上的印刷方式,即所谓铅印,后来人们常常以文字变成铅字代表发表作品),然后自己用蜡纸一页页地印,没有技术的年轻人被油墨弄成了大花脸,你也被打扮成了灰姑娘,油污和印痕是在所难免的。为了让你时尚一些,不懂美术和绘画的我们找来了一张那个时候流行的叫画报的东西,记不清上面是风景还是美人,也幸亏有了复印机,彩色画报复印后便演绎成了《高原风》创刊号的黑白封面。或浓或淡的点点墨迹,颇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味道。我想,是这一份粗粝奠定了你的厚重,却不曾料到你会今天的典雅与高洁。

也许是缘分。纵然是别离,却未走出这片明湖湿地,多年来,在文学与人生的潮起潮落中,习惯了喧嚣,也学会了享受宁静。默默地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常常在校园的一角,偷偷看着你翩跹起舞,衣袂飘飘,和青年们一起闹腾,制造了一次次的惊喜和飞跃。一棵小草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是我始料未

及的,不得不佩服一代代高原风人的浇灌能力,也感怀历届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文学前辈的扶掖。也许是我坐井观天,但我始终在想,虽然我们的大学名气不大,竟然有一个运行了26载光辉历程的文学社,在文学经营日渐惨淡的今天风采依然,这在中国当代大学中应该算是个不小的奇迹。人们都在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我们的学校鲜有大师,然而,你的声名远播,既是你的荣耀,也是学校之大幸。我们的大学也会因有这样的文学社而自豪。

不必寄希望于成为文学大师,也不急于功成名就。我们和高原风一起成长,是因为我们年轻,有

激情和梦想。抛却世俗的功利,按捺住心中的浮躁,或者,今天的涂鸦会在大智若愚中变成明天的似锦蓝图。

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让文学的光亮烛照我们心里的阴暗,只要有理想,敢追求,趁高原风吹过,摇动心中的风铃,唱出高原上最美的歌吟。当枫叶红透的时候,回首往事,我们会骄傲地说:这一季,收获了最美的风景。

【作者简介】杨永贵,男,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1990级学生。现任六盘水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曾经的芳华

■ 郭盛耀

立秋过后的下午，落了一场雨。我出差到六盘水，立即联系在师院工作的同学永贵。这时细雨飘落在脸上有些凉意，明湖居然还在开着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花，热情奔放。

永贵，我来了！

他还是以前充满活力、儒雅的学者模样，从新图书馆那块浑圆圆的大石头边健步赶来。人生匆匆，沧海茫茫，总有些人、有些事会深刻并长久地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永贵连忙叫上老婆和孩子，在明湖边的小酒馆整了一桌，为我接风洗尘。永贵的儿子睁着大眼睛一直在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来客。“叫伯伯，儿子！我们家伯伯。”

“伯伯！”“伯伯！”孩子连续喊我两声，又很害羞地将头低了下去，眼睛还在时不时地偷看我。

时光飞逝，几年不见，我们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有了属于自己的天空。看着这一家三口，不经意间，思绪飞回到了过去。

“明湖路高架桥边有家医院，你别急！忍着点，快到了！”那时永贵着急地对我讲，他急得满头是汗。当时我们上完课，就一同去黄土坡，顺便在一家小餐馆吃了炒饭。吃完饭刚走到市职校，我的肚子像有把刀在里面绞，痛得眼睛直冒金星。永贵他一边扶着我，一边安慰我。永贵比我小几岁，但他成熟早，懂事，见识多。在我生病期

间,他精心地照顾我,宽慰我,我的病情渐渐地好转。从此,一个学中文的和一学政治的成了好朋友。

师专的日子太厚实。

从此,我俩经常在一起,一起去黄土坡看电影,为电影故事情节争个你输我赢;一起到明湖边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或急或缓地散步;一起看明湖西南山区远处的山丘,若隐若现村舍;一起讨论《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三国演义》里的分分合合以及《百年孤独》的生命所有灿烂终要用寂寞偿还。连接我们的不仅仅是友情,更有一份文学情缘。永贵每天下晚自习,都要去学校团讯编辑部,一起修改同学们投来的稿件,直到看门的那个老太太不耐烦地喊:“十点半了,关铁门了”。我们才挥手再见。

师专的日子很抒情。

常常在听完讲座后去苹果园,那时去苹果园游玩的人不是很多,晚霞投在情人山像一幅浓淡相宜

的油画,与苹果园宁静相得益彰。这样的景致,谈论人生与文学是最好不过的了。

很怀念那时的交通,很落后,也近乎原始,却很有诗意。那时从师专到黄土坡都是人力三轮车,虽然一路颠簸,却是一道风景线。

校园边上的田野阡陌纵横,傍晚十分,夕阳西下,时时能看到一对对相依偎的情侣的身影。

这些都成为刻在师专人心中永恒的意象。

师专的日子富于诗情画意。

“伯伯难得来,儿子,请伯伯吃菜!”永贵还是像以前一样热情厚道,留不住的是远去的青春,挥不去的是记忆里的岁月印痕。

那些年,我们也曾有过芳华。

【作者简介】郭盛耀,男,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成人教育政史专业1991级学生。

昙花般的初恋情结

■ 符号

生活就是这样，总让人琢磨不透，总有许多出其不意的相逢、相识、相知、相爱，心头都曾经有过伤痕、伤心，甚至伤痛。但所幸的是，这伤痕、伤心和伤痛是美丽的，是值得的，它能时时唤起我们对青春往事温馨的回忆和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告诉我们，一定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让情感之河永不干涸、永远长流。

——题记

1992年，我就读的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水城河横穿校园，河流两岸及校园内道路两旁的柳树、法国梧桐、樱花、玫瑰花随处可见，林间小道花木扶疏，绿茵茵的草坪上

长势茂盛的三叶草，还零星地点缀着些许或黄或白的野花。在学生宿舍到教学楼的桥旁，还有一个精致的木质六角亭。那时，我们学校是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花园式学校，真是名副其实。

正处于花季年龄的我们是一群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俗话说：“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中师生谈恋爱是较普遍的现象，校园内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那些卿卿我我的男男女女，简直成了校园中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那时，我最喜欢的是同班同学李薇，她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所矿区中学内，家庭殷实，父母都在城里工作。李薇人长得漂亮，既可

爱又聪明,只是眼睛有点近视。她还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呢。由于近视,刚进校时,李薇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我在三年的师范中一直都坐在教室的倒数第二排。起初,在学校或班上组织开展相关文艺活动时,李薇总要把我拉进来一起参加。

师范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李薇不顾自己是近视,主动调到倒数第二排与我同桌。我们成了同桌后无话不说。李薇把她的出生及读小学、初中的经历告诉了我。她说她母亲怀她七个月的时候,因与其父亲吵架,被父亲推了一下,跌了一跤,母亲就生下了她,属于早产儿。她还告诉我,她的近视,是因为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晚上经常背着父母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看小说造成的。

李薇向我托出了这些她自己的秘密,让我感到她是喜欢我的。这还可从李薇的所作所为和与李薇关系颇好的几个好姐妹的言行中看得出来。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是挺喜欢李薇的。

在师范读书的我们,相对来说男生总要比女生起床晚一些。学校食堂供应的早餐主要是馒头和

包子,有一些同学食欲好,在打早餐的时候总是多打一些。这就造成起床晚的同学打不到早餐,我就是属于这种因起床晚而打不到早餐的人。

自从李薇与我成为同桌之后,每天,李薇总是起得很早,把早餐打好带到教室里吃。她打的早餐无论多少,总是要给我至少留着一半。每次李薇给我馒头时,我也不想总是白吃李薇的馒头,就会主动拿餐票给她,但李薇就是不接,说:“我们是同桌,你还拿什么餐票?这就见外了。再说,我们女生又不像你们男生饭量大,餐票不够用。我饭量小,也经常回家吃饭,餐票用不完,多的是。”就这样,我也不知道究竟吃了她多少个馒头。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与李薇关系很铁的几个好姐妹,只要一遇到我就说:“符号,你还不请我们大家的客啊!”我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喊我请她们的客,不就是很明显的吗?她们的好姐妹李薇喜欢我,我也挺喜欢她们的好姐妹李薇。只是我觉得自己是农村的,李薇是城市的,以后毕业,劳燕分飞,分道扬镳,是不现实的,这是其一。其二,我的家在农村,虽然爱涂抹一些诗

文,按同学们的说法,我还有文才,并自认为长得也帅,但面对李薇这样可爱漂亮的女生时,我还真的不敢高攀,心里总是有那么几分自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向李薇表白自己的心曲。

但这些我不想说出来伤害李薇,也不想对李薇的这几个铁姐妹细说。我明知故问地说:“凭什么叫我请客?”李薇的那些铁姐妹就说:“凭你们现在的关系。李薇很喜欢你,我们看得出你也很喜欢李薇,你们之间,就只隔着那么一层窗户纸,难道要让我们来给你们捅破,才好吗?”

听了李薇几个铁姐妹的话后,几天以来,我特难受,并陷入了恋情的漩涡之中,整天焦躁不安,不知所措。我并不是不喜欢李薇啊!说句实话,在我们班上的女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李薇。但当时我还真有点自卑,再加上我认真考虑过,我和李薇是不现实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苦苦地煎熬着我痛苦的心灵……

白天上课和上晚自习的时候,我是能和李薇在一起的,但除了这两个时间段,我也是时常想起李薇,李薇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

一笑和那她美丽的情影,总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还常常闯入我的梦乡。就这样苦苦煎熬了两三个星期,我实在受不了初恋的这份折磨,便给李薇写了一封长达四页近两千字的信。信主要表述的内容是:我很爱你,但我不敢高攀,我们很不现实。我把写好的信夹在《文选与写作》里,待有机会时就交给李薇。

一天下午,在最后一节课下课时,我鼓着勇气从《文选与写作》书中把信翻出来,交给李薇并对她说:“下午6点钟,我在学校琴房前的草坪上等你,不见不散。”当时,李薇感到很惊讶,但也很高兴地接过我递给她的信。之后,我们随着其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教室。吃完晚餐后,5点40分,我便提前在学校琴房前,在那长满三叶草的草坪上坐着,左手拿着一本《泰戈尔散文诗集》正心不在焉地看,那支银灰色的钢笔在我的右手中不停地旋转。10分钟过后,李薇穿着一套粉红底色点缀着星星点点白花的连衣裙,凌波微步般款款飘到了我的面前,在距我不足两尺远的地方与我面对面坐了下来。

我说:“来了?”

李薇答应：“嗯。”

之后的两分钟，我们谁也没说话，默默地坐着。

还是李薇打破了这沉默的气氛，并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我说：“符号，我看了你的信，有什么不可高攀的嘛！我们应该是能走到一起的。你知道吗？在我们班上，我真的是很喜欢你的。”

我说：“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呀，我几次做梦都梦到过你，但我们农村的条件不好，怕以后你受不了，再说我们不是一个县的，以后分不到一起，迟早也是要分手的。总之，我总觉得我们还是很不现实，真的很对不起你！”

那时，在我们的校园里曾经流行过一句学生谈恋爱的话题：“一年级初恋，二年级热恋，三年级失恋。”不是吗？一年级大家有缘能在一起求学，相互之间才有机会认识、了解和接触，接触多了，了解深了，再加上学习又不是那么紧张，就会产生一种想接触异性的冲动，慢慢地产生相互爱慕之心，便进入了初恋。二年级，相互之间渐渐地加深了解和沟通，友情和感情随之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理、心理的进一步成熟，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了，就难免会出现卿卿我我的举动，什么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这些美丽的诺言在两个相爱的男女之间频频出现。三年级，面临毕业分配，面对现实，加之地域鸿沟及人生观、价值观等因素的不同，便可能分道扬镳、劳燕分飞了。他们的青春之梦、爱情之梦犹如美丽的肥皂泡，随着毕业钟声敲响而破灭，一个个在叹息和伤感中失恋了。

李薇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我这时已把钢笔和《泰戈尔散文诗集》放在开满星星点点，或白或黄的野花的草地上，然后站起来看着李薇，心不由衷似乎又是很认真地说：“李薇，这几天，我很难过，以后，请你告诉你那几个好姐妹，不要再喊我请客了，我真的很难受啊！”

这时，在草坪上的同学们都陆续起身回教室上晚自习了。李薇站起来说：“晚自习的时间到了，走吧！”我弯下腰捡起书和笔，与李薇一起走过绿地毯似的软软的草坪，经学校篮球场，一前一后走进了教室。

到了教室，我一看，同学们基本到齐了，只有教室的最后一排还有两三个空位。这时，李薇从桌箱

翻出一张《六盘水日报》，径直走到教室的最后面，将报纸铺在地上，背靠着墙壁坐了下来，头低着，纤细白嫩的双手紧紧地捂着脸，并发出很弱很弱的抽泣声……当时，面对全班的学生，我还不好意思去安慰她。

还好，两分钟之后，李薇的那几个铁姐妹走到我的书桌前，似乎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后，便扶着李薇离开了教室。

不久，一年一度闻名全国的“南开三口塘苗族跳花节”，将在我的家乡南开举办。一天，李薇和她特别要好的那几名女生一起对我说：“符号，过几天，‘苗族跳花节’就要到了，我们想去看看，也趁这个机会，想到你的家乡南开去走走、看看，怎么样？”

我说：“行啊，但去我家是要讲条件的。第一是你们要能适应没有电的生活，因为我老家凉山还没通电；第二是你们要能吃酸汤苞谷饭，因为我老家吃的是酸汤苞谷饭；第三是你们要能走路，因为我老家不通客车。如果能同时做到这三点，我就带你们去，反之，就不能带你们去。”

李薇和那几名女生听了我说

出的这三个条件后，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我知道她们没有一个能做到我所说的这几点，最终，我也没有带她们去过我的老家。只是在之后进入秋收的一天，我带了我们班盘县的郝雄等几名男生去过我老家，参与家人抢收苞谷。

以后的日子，我还是和李薇同桌，不同的是李薇没像以前那样开朗和乐观了。我也是满脸愁容、心情沮丧啊！我与李薇这段感情很微妙，可以说是我的一段还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的昙花般的初恋情节。花朵是美丽的，果实是有价值的。可是在我与李薇的爱情之树上，无花也无果。

秋季学期开学报名后，李薇又调回教室的第一排去坐了。之后不久的一天，李薇一次收到了她读初中时的一名男孩在一个月之内写给她的30封情书，这真是打破世界纪录了。当时，这件事还在我们学校传得沸沸扬扬，令许多男生女生羡慕不已。

师范毕业后，我分回了老家的一所中学教书，李薇留在了城里的一所小学教书。

两年后，参加成人高考，我录取了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

科班,在去贵阳读书之前,我进城看望了一次李薇,并告诉了她这个喜讯,她也为我能继续读书深造感到高兴。在和她的谈话中,得知她已找到了男朋友,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与惆怅。

我在贵阳读了四年书,通过自己的努力,调进了县城的一个机关工作,也就与李薇住在了同一个城市。那时,李薇已经结婚了。两年后,我也结了婚。自从我调进城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的七八个师范时的同班同学,每年都要

聚会三五次。有时,我们同学聚会,也各自带上配偶和孩子。

起初聚会的几次,同学都爱拿我和李薇开玩笑,我和李薇都心照不宣相视一笑。聚会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就像兄弟姊妹一样,很快乐地分享同学之间的那份纯真的深情厚谊。我常在心里想,这也许是最完美的结局了。

【作者简介】符号,男,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普师专业1992级学生。

初心不改

一路走来,是教师这个职业铸就我今天的自信,是学生赋予我今天的从容,更是母校成就我今天的人生!

一路走来,是母校让我一直热爱着这个职业,一直热爱着我的专业,一直初心不改。

一路走来,从来我都不是聪明的那个,我只是最努力和最勤奋的那一个;从来我都没有停止过学习和奋斗的脚步;我,只是潜心做一个勤奋的跋涉者,一个坚持的奋斗者。

——张晚艳《奋斗,常新》

大记者,小记者

——献给母校的峥嵘岁月

■ 邓 俭

值此母校四十华诞之际,谨以此汇报,通过《跋涉者》,献给辛勤的老师,献给我的师兄学弟学妹们。

——题记

悲苍、激昂、高亢、悠远的歌声《我们这一辈》,把我带到了37年前的朝阳沟——现明湖国家湿地公园畔的六盘水师范学院校园。那时孤零零的一栋教学楼,正是我们求学的“筒子楼”。

岁月苦短。眨眼间,在“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中崛起的母校,现代化生态型的新校园令人瞩目。校园变了,师兄学弟们人变了吗?教导我们做人学理育才的老师们

还在吗?

我想,那样的精神还在,传承创新发展的血脉还在,大三线建设的骨髓还在,新时代有血有肉生机勃勃的生命还在!

是母校,将我这个一天初中高中没上过的小学生,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是母校传承的血脉,让我在人生路上自强不息,奋力攀登,在早年“跨界”当今融媒体互联网加N中有了自己也想不到的“冒尖”成绩。

梦想成真

华罗庚是小学生,高尔基是小学生,却又分别是鼎鼎大名的数学

家、文学家；《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是小学生，我们少年时期学过的这篇课文，场景栩栩如生。

我不是参天大树，也写不出《半夜鸡叫》，但榜样的力量深入我心，小学毕业无缘升学，靠自学“跳了六级”参加普通高考（即与高中生一样报考），在1980年进入那时的“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学习。此后又靠自学考试，获得新闻本科文凭，走上记者岗位，从报告文学《夫妻岁月》、征文《他比亲人还要亲》起步，“如梦如幻”成长为一名“高级记者”。

同班同学一定记得，大学入学测试，我们班近50人，语文只有两人不及格，我得了58分。全班倒数第二。毕业时，我的各科成绩总分进入班级前三名，“翻身道情”。

还记得各位师长的循循善诱，班主任老师邓先甫的苦口婆心；记得班上小我十岁的同学刘祖军、李明勇教我背《梦游天姥吟留别》；记得勤奋苦学今已去世的高玉明、梁毅刚，他们是我的学弟，却又是我的学长。

读大学好穷，我因此假期没路费回家，守校门；读大学好穷，我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毕业时穿了补

丁裤子去单位报到。但我精神富有，心态乐观。学习成绩进步值得自豪，坚持义务冲洗厕所又得表彰，毕业时有了学校“三好学生”的荣誉。

当然，最提神的一件事源于求学期间在贵州日报发表的一篇千字通讯《他比亲人还要亲》。那是我铭刻于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是我做记者的“敲门砖”。

闪回。1978年我重病住院手术，生命垂危，是勘探队党支部书记王振山为我端屎接尿，彻夜未眠。省委机关报在“建党征文”版为《他比亲人还要亲》配了一幅大大的插图，位置醒目。

40年后的2017年10月，我专程驾车赴京探望年近八旬的救命恩人，为老人炖了带去的火腿，炒菜做饭聊天忆旧，了却一桩心愿。

进入六盘水日报社，是1984年。比起先来的人学历资历，我算“小记者”。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的男神编辑，将我采写那条700多字的“好新闻”心脏“切除”，发了一条50字的标题新闻。另一位美女编辑，却在改稿时“采访”我，将我写得比较干巴的一条新闻，充实得有血有肉，文采飞扬。性别性情各异

的两位，至今是我心目中的老师。男神让我知道什么叫令人心痛的“大刀阔斧”，女神成了我“忍痛割爱”却效仿一生的榜样。

做专业记者，我真正的处女作是1985年初发表的《一颗闪光的铺路石》。北大毕业的老新闻、报社总编辑朱祖雄给了我一次机会：采写水城养护段冰天雪地护送旅客不幸牺牲的英雄段长姚荣生。

梅花山冰冻三尺，道班工人的叙述还原现场；水城养护段，我在寒风飕飕的小屋呆了两天，采访英雄的同事、妻子、战友，连续熬夜写成5000字的长篇通讯《一颗闪光的铺路石》。报道发出后反响强烈，中共六盘水市委追授姚荣生为模范共产党员，号召全市上下向英雄学习。

一次采访终身受益，我懂得了“有为才有位”，记者的道义良知比知识重要；新闻现场一手素材的抢救比二手三手资料重要；写作的情感与读者的情感相融相通，比技巧重要；事关民生民心向背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新闻，比花边新闻、“标题新闻”重要。

于是，在贵州六盘水日报做记者的11年间，全市257个建制乡

镇，我走了243个。六枝最边远的梭嘎，水城最边远的格支，盘县最边远的格所，都有我汗水流淌徒步采访的足迹。有一年冬天凝冻，我从水城发提乡走盘县普古乡，20多里坎坷山路，乡长请农民带上镰刀为我护身。

峥嵘岁月，不会喝酒的我，与采访对象，与工人农民普通百姓“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

米箩河畔春寒料峭，铺天盖地的泥石流安静下来。在城里或许享受天伦之乐的百岁老人，在这里却住在通天亮洞的茅房里，用包谷草盖被取暖，说着“我冷得很，我饿得很”，老泪纵横。我大声呼唤已经离开的电视摄像快抢镜头。

《贵州西部贫困现状纪实》《珠江上游水土流失考察记》拍摄完毕。这是我建议“与其抱着厚厚的文字材料汇报，不如用两部电视专题片打动人心！”被时任市长管彦鹤采纳，“跨界”与六盘水电视台老台长余祖海等合作的作品，为市里争取国家扶贫项目、珠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项目数千万元资金立下汗马功劳。

一位副省长看了专题片，说与

“百岁老人”有关的那段解说词“抹黑政府”，要追责，时任市委书记夏国华顶了下来。

记者要敢于担当，为百姓鼓与呼；记者要善于牵线，做“桥梁和纽带”。《当改革涉及我们的时候》《新春行》《除夕之夜在农家》《紧急呼吁，救救老厂竹乡》，是我奉献给家乡父老的“担当”，当好“桥梁纽带”的写照。

夜深沉，急出发，一线救灾忙。

我去过煤矿瓦斯爆炸现场，抢救出来的工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身上皮肤通红……

登上抢险专列，采访一桩惨案。到达现场心重如铅——88人死亡，66人重伤，8节车厢颠覆，4节车厢出轨，现场横尸遍野。抢险时分不清泪水汗水。

《1.24,时代的聚焦点》，记述了1988年1月24日凌晨，沪昆80次客运列车在云南邓家村颠覆造成重大伤亡，六盘水人民举全市之力抢救生命的壮举。一曲义无反顾的壮丽凯歌，由我与杨家纯、覃空前方后方彻夜采写。报社全体采编人员连续报道。

事后，贵州省人民政府、成都军区通报表扬六盘水，国务院办公

厅向市委市政府致慰问电。

山中寻宝，母校生物系师生赴发耳野外考察，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86年7月，我第一时间发出的新闻《贵州水城特区首次发现黑叶猴》，《中国环境报》《贵州日报》分别在一版刊登，考察结果与新闻报道成为北盘江大峡谷野钟黑叶猴自然保护区成立的先导。

1991年6月我采写的深度报道《蟠龙水灾备忘录》，被新华社刘扬深老师评价为“全省地方报纸中最早提出应从灾害中吸取什么教训”，报道的“指导性强，难能可贵。”

《试论地州市报的开放性》《“新闻脑”初探》《记者的灵性与悟性》则是我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思考结晶。《“新闻脑”初探》被中国新闻学院评为优秀论文。

六盘水日报做记者11年，我从记者到记者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始终没有放下新闻的笔杆，始终走在去新闻现场的路上。

因为敬业勤奋，我成为报社获得贵州新闻奖最多的记者。1994年高级职称评定，省专业评审组7位专家，全票推荐我参评副高级，

评委会18票赞成，我晋升为“主任记者”，被贵州教育学院（今贵州师范学院）聘为新闻学副教授。

可是，1995年春，我就要告别六盘水，要“孔雀东南飞”了。

难忘的历史印记

《春天的故事》耳熟能详。

《我们这一辈》岁月沧桑。

这两支歌，出自同一作者王佑贵。后者由王佑贵作词作曲“跨界”演唱，声情无敌。据传，有企业家曾希望用买一辆汽车的钱，买下《我们这一辈》。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
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
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

我们这一辈，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

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

嘿哟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
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
我们这一辈，真正尝到了
做人的滋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数以千万计这样情感经历的“我们这一辈”不会再有。“我们这一辈”无悔人生。

1995年，我调到广东《顺德报》做记者。在广东，我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新闻学院、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新闻的宏观与微观意识大大增强。《为了无愧光辉的旗帜》，是我写产权改革的深度报道，全国多家媒体约稿。当时红得发紫的《粤港信息日报》用了两个版刊登。

33年记者生涯，我在新闻行业的摸爬滚打中，先后荣获贵州新闻奖、广东新闻奖、全国地市报新闻奖等奖项91件，假如一岁一奖，我就做了“91年记者”——奋斗的生命这样延长。

33年记者生涯，我完成了1000万字以上的编辑或初审终审稿件。采写了300多万字的新闻、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出版了260多万字的专著，其中，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就有7部。

2010年，我作为引进的高级人才回到六盘水日报，7年间，主持了《六盘水日报》《毕节日报》的改版，参与了《乌蒙新报》的创办。

完成了《中国凉都故事》《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古银杏之乡》《一个人的九个年代》《亲亲娘娘山，吻我银湖水》《贵州榜样最美人物——陶正学的新闻云》等五本书的采写出版、主编出版。它们是我献给家乡父老的厚礼。

从2015年起，我一直跟踪的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娘娘山的报道，探路人陶正学的新闻报道，有了丰硕的果实。陶正学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贵州省道德模范”；我采写的陶正学参评“贵州榜样——最美人物”报道，网络点击率超过46万人次。

重回六盘水，故乡给了我全新的平台。2011年11月，我这个经六盘水师范学院打磨的“小学生”，

在六盘水日报高志新社长、刘黔总编辑的积极支持下参加正高级职称申报，经贵州省新闻职称高评委投票，获“高级记者”任职资格。

我现在已经离开具体的某家媒体，开辟了作为自由策划撰稿人的空间，但记者职业之于我，则是终身职业。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深知道义担当之难，文章传世之难上加难。唯一的奢望，是记者职业的问心无愧，良知未眠的为民请命，无私无畏的能量传递，记录历史的难忘印记……

【作者简介】邓俭，男，贵阳师范学院六盘水专科班中文班1980级学生。

胎记

——致我们美好的青春岁月

■ 余漫江

我想,许多人的青春年少一定和我一样渴望通过上大学这条路径实现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到外面精彩的大千世界去独自走一段“我的青春我做主”的精彩人生路。可是,冥冥之中命运似乎早就注定,青春年少的我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远离故土,我的青春与六盘水师专有着不解之缘,因为这缘,六盘水师专成为刻在我肌体上的一块鲜艳的令我骄傲的胎记。

可以说,六盘水师专三年短暂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精彩、最生动、最美好、最诗意的青春岁月,从踏进师专中文系的那天开始,当作家的梦想,就像地心吸引

力一样深深吸引着我,牵引着我,一路蹒跚在虽然谈不上精彩,但却绝不单调乏味的漫漫人生路上……

缘进师专

按我初中数学老师的说法:你太偏科了,就好比你是用一只脚在跳,而别人是两只脚在跑,你怎么追赶得上呢?果然,历经两次高考,均因数学超烂为我的高考总分帮不上半点忙而注定我的分数只够进入六盘水师专录取线。

1985年夏天,经历那些煎熬的、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的艰难日

子,目送着一个个因考上省内外理想大学而踌躇满志的同学踏上开往远方的列车后,9月,一个阳光朗照的秋日,带着高考失利的灰暗心情,带着不能远离家乡和父母的遗憾,带上简单的行囊,提上我心爱的为了备战高考而不得不束之高阁的小提琴,我走进了离家不过10公里远的六盘水师专,成为中文系一名忧郁而迷茫的女大学生。

你们可以成为作家

迈进六盘水师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它真的很简陋,简陋到没有气派的校门,没有高高的梧桐树,没有悠长的林荫道,也没有体育场和跑道,更没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一句话,它不是我心目中遐想过的一所大学应该具备的气质和形象。后来,当我读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句话时,我想,它不正是当年六盘水师专的真实写照吗。

八十年代的六盘水师专没有百年名校的历史厚重感和莘莘学子们仰望的威仪,也没有新贵高校的现代气派让人羡慕,它甚至还赶不上当时一所上规模上档次的中

学,它与世无争地坐落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间一个叫朝阳沟的地方,依偎在世外桃源般宁静而不被外界所打扰的明湖村畔,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水城河,从它身边漫不经心地流过……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奠定了今天的六盘水师院成为贵州乃至全国最美高校之一的坚实基础。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没有了备战高考的巨大压力,永远不用再碰那些让我头痛、令我心悸的数学及其它理科知识,一下子过起了如山溪般慵懒的校园生活,让我焦虑的、因备战高考而拖得脆弱不堪的身心得到了疗养一般的恢复,但是,我知道,这宁静如水的生活,对一群刚刚进校的青春群体来说,但凡有一丝半点火星划过,便足以点燃那一股股暗流之下涌动着的躁动和那些原本就属于青春的澎湃与激情。

在新生进校之前,班主任高守亚老师就把中文八五级41名学生的档案仔细看了个遍,谁有什么特长,他都了如指掌。筹备迎新晚会前,高守亚老师找到我,让我写一个小品在迎新晚会上演出,至今我也不得而知他怎么会找我写小品。小品,这个兴起于八十年代的

文艺形式,看过,但没写过,我如实对高老师说,我没写过,也不知道怎么写。高老师说:“小品是戏剧的一种形式,戏剧最基本的特点,一要有矛盾冲突,二要有人物对话,三要有故事情节,把握这一点,你先写一个出来,我来修改,再组织同学排练。”因驾驭不了这种对于我来说全然陌生的文学形式,小品最终也没能写出来,但是,高老师的那三句话,我一直铭记至今,它醍醐灌顶地深深印进了我的脑海,甚至影响了我今后的事业和创作走向。尽管在写作路途上我已经出版过两本个人专集,本人也因为长于写小说而被圈内的文友们认可,但是,无心插柳般的偶然,使我在戏剧艺术上的意外收获竟然比我坚持了多年的小说创作多得多。今天,我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能胜任六盘水市多台大型文艺演出活动的艺术总监、总导演等工作职责,应该源自高守亚老师当年那几句话的指引吧。

八十年代的六盘水师专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是它却不缺乏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群好老师,一群在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成为航标、灯塔的老师。上写作课的龙森老师,总是在每一位学生的习作中画

满了红色的波纹线,并且在旁边批注:“好!”“尚佳”等字样,激发起了学生写作的自信心。在汪日新老师讲授的《关雎》、《蒹葭》中,我们与他一起穿越千年时空隧道,去感知先秦文学的独特魅力与中国人含蓄而美好的情感与忧伤。马经辉老师讲授的《春江花月夜》,张若虚这首被后人称为“孤篇盖全唐”的诗作中所描写的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和夜晚带给了我精神上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唐诗宋词里的那些千古精绝在马老师的课堂上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深深潜入我们心间。向昕老师讲授的现代文学,郭沫若笔下的《凤凰涅槃》中那只“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美丽而坚毅的凤凰带给了我思考生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壮美与崇高……

今天的六盘水师院,坐落在六盘水市著名的明湖国家湿地公园里,可以说,校园在景中,景在校园中。一路蓬勃发展至今的六盘水师院成为了六盘水市的地标景点和全市教学、科研、人才储备的至高点,成为了贵州高校中的后起新秀,它所取得的辉煌成绩,靠的是一代一代的校领导和优秀教师们的接力传承和艰苦创业。以八十

年代的中文系来说,讲授当代文学的李文洁老师,诸子散文的陈桂兰老师、外国文学的钟经邦老师、现代汉语的龙绍安老师,还有龙森走后接着为我们上写作课的李福森老师以及既是中文系系主任又是我们大二以后的班主任兼古代汉语学科的邓先甫老师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我虽没有走进名校,但我庆幸,我曾在这些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下,一天天成长,一天天成为拥有一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对社会有用之人。2011年,受时任六盘水师院团委书记现市政协副主席禄祜的邀请,让我为师院的学生们举办一堂“大学生成长与成才”的专题讲座,我在讲座上的第一句话是“英雄莫问来处”,它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年轻校友们的距离,当天的讲座很成功,也很受学生们欢迎。我想,“英雄莫问来处”这句话,今天仍然对所有从六盘水师院走出去的学生有用。

中文系的老师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开书单。几乎每一位老师在上第一堂课时,都会发给我们好几张油印的书单,上面排满了一部部必读的书目与篇目,老师们总会说:学中文的人就是要

比别人多读书、多读作品,书读多了,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这一批学生也正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养成了坚持阅读的好习惯并受用终生。

中文系的老师爱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多读多写,除了以后当一名好老师,你们还可以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它常常使我联想到这句话:“前进的骆驼不怕前方没有绿洲,怕的是眼里全是沙漠”。我想,老师们正是给我们这群六盘水师专首届三年制的大专生描绘了一片前景无限美好的绿洲。在中文系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引导下“你们可以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就那样深深地、深深地种在了我的心中,一天天、一天天地根深叶茂……

书记校长记住了我们

大二的一个夜晚,时任六盘水师专党委书记的母光宇先生和校长王文楷先生在学生科老师的陪同下例行到学生宿舍查夜,一是看看学生晚上没去上自习在寝室里都干啥,二是叮嘱同学们注意安全等等。当母书记、王校长一行来到

我们寝室时,我正在阅读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渴望生活》,看着书记校长来到宿舍,同学们一时都不知所措地慌乱一团。记得当时母书记走到我跟前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在看什么书?我一一回答。没想到母书记说:原来你就是余漫江啊,前些天《六盘水日报》副刊上登载了你写的小小说《野莽花开》反响不错啊,还配发了编者按,对你的小说评价很好哦。王校长接着问我:余漫江你那篇小小说中写到一个初二的学生请假回家结婚娶亲,你的素材是从哪儿听来的。我说是假期参加社会实践在农村听到的。王校长说,写得不错,也敢写,说明你观察生活的能力很强,还要坚持多写,多练笔,今后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什么帮助,你可以直接来找我。两位领导又问了一下其他同学们的情况,说了许多鼓励和叮嘱的话后离开了。至今,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大领导、大官员的高不可攀和不需要我们仰视的那种和蔼可亲,仍然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书记、校长在百忙中抽时间阅读一个本校在读学生的稚嫩习作,并且记得那么清楚,那么关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它

给了我无尽的力量和信心,它让我相信,自己真的有写作天分,并且愿意在写作的路上坚持走下去。

从那以后,我们也知道了王文楷校长就是一个有名的作家。王校长利用他在贵州省文艺界和市文联的人脉关系推荐或带着我们去听叶辛、何世光、李宽定、金永福等当时在省内外都十分有名的作家在市内举办的文学创作讲座,特别是时任市文联主席的金永福先生因和王文楷校长关系要好,常受王校长所托组织市里的作家段扬等老师到师专举办各类讲座和开展联谊活动,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王校长又牵线搭桥让我们文学社的学生与当时《六盘水日报》的副刊编辑后任六盘水日报副总编的刘嘉碧老师结识,刘总编家就住在师专旁边,常常参加我们文学社的活动,对文学爱好者、文学新人的扶持真是不遗余力。

母光宇书记、王文楷校长对学生的关怀可以说无微不至。1988年,六盘水建市十周年,市里举行纪念建市十周年征文大赛,我和同班同学张凤华分别把金奖和铜奖收入囊中,而银奖却因其他原因空缺。当这一消息在《六盘水日报》

登出后,母书记亲自安排学生科的老师为我们四处张贴海报报喜。也是这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面临毕业分配、何去何从的人生紧要关头,我因在市内外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文章,成为六盘水文学界的一名新人,母书记、王校长把我留在了校图书馆工作,并且在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又把我送到武汉大学进修学习。张凤华同学经母书记出面推荐按优秀毕业生待遇分到了六枝特区一中工作,今天,她和张月霞等同学都成为了六盘水市优秀的园丁并且带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

现在,八五级中文班的同学们聚在一起时,对两位领导给予学生的关心、厚爱都感激不尽,都说母书记、王校长是我们人生路上遇到的贵人,他们位居高位,学识渊博却心怀仁爱与宽厚,他们甚至会记得在联欢会上跳了一段十分出彩的新疆舞的庄德红同学,会记得在合唱比赛上领唱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张月霞同学“西北风”韵味很足,会记得童声未减的张凤华同学演唱的《采蘑菇的小姑娘》,会记得写得一首好诗的陈强同学等等,现在想起这些,内心的美好,真是

油然而生啊。2009年,在我出版第二部个人专集《最后的歌师》时,需要有名家为我写序言,那时王文楷校长已经退休在家,当我找到他时,他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为我的新专集提笔作序,有了恩师们的一路扶持与支持,在写作之路上,我坚持着一路前行……

我们在师专茁壮成长

八十年代的师专,真的让人感到学术氛围、创作氛围、文化艺术氛围很浓,它虽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但是它很浪漫,很活跃,很自由,很积极向上,学术空气浓厚,文艺范很足,这应该算是母校在我心中留下的气质形象了。当时,从校领导到老师到学生无不彰显出改革开放之初的那种活力四射和拼搏向上的正能量。

学校里成立有校文工团和各种社团组织,校文工团又设有舞蹈队、声乐队、乐队等,活动开展有声有色。当时,校文工团的负责人是学生科科长郑志平老师和团委书记王崇政老师,文工团除了要承办一年一度的迎新晚会外,还会在国庆、元旦等节庆假日组织各类联欢

活动,周末舞会的伴奏基本也是由校内师生组成的校乐队承担,学生的课余生活可以说丰富多彩。由学校团委、学生科、各系组织的各类讲座,如,当时北京讲师团的外派老师李易光开讲的《怎样欣赏交响乐》等,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让待在尺方天地里的我们知道了远方。在没有课时的天气晴好的下午,我们常会三五一群结伴爬山,几乎走遍了师专周围的山山水水和附近的村庄,在我们眼里,当时的师专,真的是风生水起啊。

中文系成立各类文学社,是校园一道别致的风景。我们八五级进校后成立的文学社,叫“枫林文学社”,由我们班上的陈强同学(已逝)担任第一任社长,枫林文学社在王文楷校长、高守亚老师等的帮助下,有了专门的办公室并配齐了钢板、油墨、纸张等油印工具,使我们的刊物《乌蒙小草》得以与广大师生见面。枫林文学社到我们读大三时接力转给了八六级中文班的一批喜爱文学创作的同学,直到我们毕业了好几年,听说都还存在。30年前,我们的文学社很小,但是文学发烧友却相当多,并且常以写了一首好诗、一篇好文章而自豪不已。

1995年,我调入六盘水市文化局创作室工作,正式迈入了专业创作人员行列。1997年,当师专与贵州教育学院联合开办成人教育中文本科班时,我再次选择回到母校用走读的方式完成了本科学业。

从六盘水师专到今天的六盘水师院,可以说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和华丽转身,昨天的师专与今天的师院比,其外在物质条件、校园规模、各类配套设施等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培养师资的专门学院,它的贡献、它的使命和高度,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是伟大而崇高的,因为,教育的高度和使命不仅仅在于给所有的受众打上脱盲、走出愚昧成为智者的胎记,最终,它让我们的灵魂找到回家的路……

我自豪,我毕业于六盘水师专。我骄傲,我在六盘水师专茁壮成长。

六盘水师专,一块附在我肌体上最明艳的胎记……

【作者简介】余漫江,女,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1985级学生。

奋斗，常新

■ 张晚艳

毕业二十八年了，我一直底气很足地说：我毕业于六盘水师专。

1987年，我就读于师专英语系。就是师专，我却读得丰裕又饱满，勤奋又快乐：我用尽我的热情和努力、积极和勤奋，走进每一个课堂、走过每一天的清晨到夜晚。那时我是早上起得最早去晨读的那一个；是上课笔记做得最工整的那一个；是晚自习上得最自觉的那一个，但绝不是抱怨学校不够理想的那一个。同时，我也是爬山爬得最远的，周末舞跳得最勤的，录像看得最欢的，书读得最多的……那时，我不是学业成绩最棒的，只是其中最认真的。

工作三年后我考上华中师范

大学攻读本科。

在华师的日子是我过得最艰难的。刚进校，面对各省优秀的同学，面对他们敏捷的思维、流利的口语（那时的师专我们还没有外教），我刻苦又吃力地学着：每天早上6:30准时到校园里收听VOA，每个周四的晚上坚持去英语角，每个晚上自愿到教室上自习。但是，每个周末、国庆或是寒暑假，我游走在湖北或其它地方：荆州、武当山、庐山、黄山、北京……那时的我，不是班上优秀的，却始终是学得最认真的。毕业时，我的认真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贵师大读研期间，我的同学也是来自全国的优秀骨干教师，课

堂内外他们始终谈笑风生,我只是听得最仔细,记得最全面的那一个,后来,因为我的仔细和认真,在众多科目中,有四科成绩我拿了全班最高分,我的开题报告也被导师作为范本在后来的教学中使用。原本在职读书,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我是认真在学校读过每一段学习时光,让那三年的每个假期学得超乎想象。

回想求学的这一路,我走得坚实、真切。

在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后,我问自己:下一站,你会去哪里?

考博或者出国,这必定是我的下一个选择。

为了是否还继续考博的问题,我曾不止一次与师大我的导师马书红商讨,她这样说:考博意味着从事理论和研究,你是否更喜欢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你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需要、追求、理想、优势,然后找到一个理想的平台释放自己所有的能量,发挥你的潜力,让他人受益,让自我实现,惠人惠己。

虽然,马老师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但是,我想我的内心是清晰的。

2012年,在师专同学毛春红

的帮助下,我报考了“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项目”,在整整九个月里,我经历很多,付出很多,也收获很多,最终等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一纸通知:赴英国里丁大学留学。

终于,我的求学之路得以延伸,延伸到伦敦,一个至今还散发着拜伦、雪莱浪漫主义诗句的地方,一个徐志摩曾经挥手别过康桥的地方,一个带点温情、带点沉潜的地方:六分往昔人物的清养,四分深刻文化的陶铸。

2012,我的春天开在伦敦。

留学归来,我陷入下一个沉思:你还奋斗吗?

是的,我要出书!

这是梦想,却不只是梦想。

我开始着手整理自己最近十年的文稿:教育教学的工作手记、英国学习的所见所闻和平日生活的随笔札记。经过两年的整理、校对等一系列工作,最终在2018年1月我的专著《潜心笃教时间闻花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网上公开出售。

这本书以十年为一个方阵,收录2007年至2017年十年来的散文、诗歌一百三十五篇,以词牌名

根据内容分为七个篇章：紫萸香慢、采桑子慢、女冠子慢、绿鸾归令、绕地游慢、烘春桃李和渔父家风。从生活、教育、访学、人文等多个视角，记载了我的一段奋斗历程，辑录了我的成长心路。

我没想到，它的问世鼓舞了我身边的所有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教过的那些学生，它还影响了家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同事的朋友，学生的朋友……它辐射到了我想象不到的地方。

我想，它达到了我的初衷：给读者带来一些生活的真情、教学的启发和教育的共鸣。静心读，时闻香，觉有情。

我想，书的成功更多是源自我的职业：教师。我感谢那个让我成长的摇篮：六盘水师专！

一路走来，正是因为成长在师专这个教师的摇篮，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其它的职业所享受不到的乐趣，感受到了只有当着一名教师才独有的幸福。因为，是学生教会我善良与关爱，教我宽容与公正，教

我敬业与正道。也正是学生，使我始终保持着人格和内心灵魂的敞亮。

一路走来，是教师这个职业铸就我今天的自信，是学生赋予我今天的从容，更是母校成就我今天的人生！

一路走来，是母校让我一直热爱着这个职业，一直热爱着我的专业，一直初心不改。

一路走来，从来我都不是聪明的那个，我只是最努力和最勤奋的那一个；从来我都没有停止过学习和奋斗的脚步；我，只是潜心做一个勤奋的跋涉者，一个坚持的奋斗者。

虽然距离退休，我只剩下再带两届学生的时间了，然而，为下一个目标我已开启了新的奋斗模式。

母校藏于心，奋斗常更新。

未来，我还要精进。

【作者简介】张晚艳，女，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1987级学生。

为师不悔忆青春

■ 王群

一九九一年,正是二十岁的芳华,我高考到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政教系学习。学校管理甚严格,早晨必须7:30分出操,晚上7:00到9:00晚自习,校学生会会对每个班的出操情况和自习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同学们都叫苦,师专管理太严格了!

自己是第一次离家住校,且学校离家不远,坐七角钱的中巴车就能到家。有一天,自己怀着侥幸的心理,偷偷跑回家,没有上晚自习。第二天一早回学校,才到学校大门口,就被校学生会逮个正着,被全校通报批评,在班上当众作深刻检查。

进入师范专科学校学习,是为

当好老师作铺垫,如果不出意外,毕业后就是耕耘三尺讲台。确实,师专的同学现在坚守在教学岗位的,都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了。1994年3月,春节才过,我们九一级的全部学生由学校指定带队老师把我们带到六枝实习,实习时间是三个月。平时觉得三个月时间长,可在实习的时间里,三个月太短!我只给孩子们上了四节课,就要回校了,我们每个实习老师都与孩子们依依不舍,离别时泪眼婆娑。

记忆最深的是我上的第一堂课。课前自己万分紧张,紧张得无法面对学生说话。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情绪,除了每天听指导老师讲课,揣摩老师的讲课技巧,还在

每天下午放学后,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对着桌椅,大声讲课练胆。一遍、二遍……,记不清练了多少次,才正式走上了讲台。课后,指导老师和学生反映不错。此后,增强了自己当好老师的信心。实习结束后,带着学校“优”的评语,重返师专。返校的时候,大家都有些落寞伤感,学生生活即将结束,七月之后,开启的是另一段人生路。谁也无法预测未来。很多同学在理想和现实中徘徊、挣扎。时至今日,细细想来,人生的聚散、去留早已上演,自己只是其中一个角色罢了,只是你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才无愧于青春!记不清是谁说过的一句话“你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时候,还不如努力做好现在的自己。”我不抱怨也不奢望自己在毕业分配上有什么奇迹发生,初衷不改,背着行李包到乡镇中学教书。

在乡镇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痛并快乐着。住在某乡镇工商所的地下室里,阴冷、潮湿、老鼠多。冷,我不怕,只怕深夜吱吱咬门的老鼠。才住了两个月,工商所领导就说地下室有其他安排,让我自己找住处。我从街上搬到了学校教

学楼的一小间教师休息室。推开门,看到的就是高耸入云的大山。那时,农村没有电视信号,从市区买了一台七寸的小电视,但因为信号不好,屏幕上只有闪烁的雪花点点。虽然看不见人,我也把电视开着,感觉到一个有生气的东西陪着我。母亲劝我辞去工作回家,但作为一名农村成长起来的孩子,不能被这些困难打败,咬紧牙关坚持!

我从教四年,1998年我改行到党群部门做行政工作。2012年,全县遴选部门领导,我斗胆报名,有幸进入面试。面试在一个能坐200多人的大会议室里进行,下面坐满了各级领导干部(考官),自己得面对考官表述“如果自己是该部门领导,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为有师专三年的学习积累,有四年的从教经历,我把面试的报告席当讲台,从容、淡定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述出来。

如今我已离校24年,但三年的师专校园生活仍然历历在目,它是我终身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王群,女,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91级学生。

感谢有您

■ 钱召芬

1991年7月,刚从六盘水市师范学校毕业的我就被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招走,继续我的师范教育生涯。师范学校(现在的六盘水市第十七中学)离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六盘水师范学院)不远,只十几分钟的路程。

踏进学校的大门,一条灰色的水泥路延伸至师专的办公大楼。面对办公大楼的左后面是咱们学校的三层教学楼和图书楼,办公楼的右后面是两层学生宿舍楼。从办公大楼门口走过,是学校唯一的运动场——两个紧紧相依的篮球场。穿过篮球场,看到的是咱们师专的食堂。这个食堂可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最好的食堂了,食堂宽

敞明亮,可同时容纳一千多人就餐呢。这里不但是食堂,还是周末时师生们的舞厅。看到师专比我上了三年的师范学校大多了,心里也随之敞亮。最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师专的宿舍是五六个人住一个小房间,较之在师范时几十个同学住一个大寝室(教室)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再看看我的室友张美会、付蓉、梅丽、杨胜梅、王潇、马韶华,她们是那么的青春洋溢。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第一节普通话课上,刘付华老师让同学们做自我介绍。当依次介绍到胡敏同学时,胡敏说道:“大家好,我姓胡(fú),名敏,我叫胡敏。”听惯了贵州普通话和水城普通话的我们,

当时并没听出这样的介绍有什么不对,可胡敏刚自我介绍完,刘老师就一本正经地说:“嗯,你幸福,我痛苦。”同学们一听便笑了起来,可我却不觉得好笑,反倒觉得应该要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了,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孩子,普通话的发音很不准。从那时起,刘老师的每一堂普通话课我都认认真真地上着,听着,读着。因为那时的认真学习,所以现在给孩子们上起拼音来才显得得心应手。

在师专学习三年,像刘老师的普通话课这样让我受益的可真不少,其中让我受益最多的课是高守亚老师的写作课,让我最喜欢的课是任三三老师的体育课。那时每周的写作课,高老师都会带我们出去采风,收集写作素材;每周的体育课,任老师就会带着我们从学校跑步到学校旁边山后面的苹果园,让我们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到了美景,也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说起写作课,得先说说写作老师高守亚。高守亚老师不苟言笑,是个一板一眼的老学究。一双黑色半筒雨靴,一件灰色夹克,一把黑布长柄弯把伞几乎是他终年不变的打扮。在第一次写作课上,高

老师给我们布置的写作任务是介绍自己的家人,字数不得少于一万字,必须一周之内完成。高老师才布置完作业我就傻眼了:写作可不是我的强项,在师范上学时只不过就写七八百字的作文。怎么办?紧锁眉头,抓耳挠腮也没用,如果第一次作业完不成的话就丢人丢大了,我可不能落在其他同学之后啊!此时的我,顿时感到才疏学浅,不加紧学习就赶不上同学们了。为了充实自己,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从此,学校图书馆就成了我饭后的去处。在图书馆,我一边阅读,一边摘抄,一边记读书笔记,一边写作。就这样,我的第一次写作任务得以勉强完成,看着那交上去的二十几张信笺纸,心里还有些打鼓哩!很快,一丝不苟的高老师就把批阅好的第一次作业发了下来。作业才一发到手,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信笺的最后一页。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第一次作品《我的一家》居然得了个优。再悄悄斜眼偷看别同学,还有的同学得良呢。这下可树立了我的写作自信:只要肯努力,我并不比别人差嘛!从此,我再也不害怕上高老师的写作课

了,再也不害怕高老师布置长篇的写作作业了。为了使自己的写作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我就天天去泡图书馆。直到现在当了小学老师,我都会在课堂上,在生活中把这种自信和努力传递给我的孩子们。我常常对孩子们说:“一分努力,一分收获;一分收获,十分快乐。”

我从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至今已有24个年头了。回想当年,虽然那时的学校没有现在的六盘水师范学院大,校园没有现在的漂亮,办学规模没有现在庞大,但

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90年代从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我们,现在正是教育战线或和其他行业的中坚力量。感谢有您,我的母校;感谢有您,母校的老师们。我和我的同学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越来越美的六盘水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作者简介】钱召芬,女,六盘水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1991级学生。

美丽的邂逅

■ 许兴阳

与六盘水师院的邂逅源于十年前的一场聚会。那场聚会的发起者是时任广西财经学院一个二级学院的副院长丁智才。觥筹交错之余,作为同乡的他问起即将研究生毕业的我有何打算。虽然离毕业仅剩半年,也参加了一些单位的招聘和面试,但不是对方看中我,就是我看不中对方。了解情况之后,他就提起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熟人,而此人正在六盘水。临别之际,他把此人的电话给了我。随后的一段时间,因忙于各种各样毕业上的事情,就把六盘水淡忘了。

2009年春,几经奔波,先后与几家单位达成就业意向,但因种种原因,并未签订就业协议书。那年

4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熟人打了个电话。对方的盛情邀请,让我始料未及。于是,不久我就来到了六盘水。

甫遇六盘水,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全国而言,彼时的气温基本上都是25-30度左右。当穿着短袖衬衫走下火车的时候,我立即感受到了六盘水的独特,即初夏时的寒气。环视周围人等,则基本为长袖加外套,心中暗暗嘀咕:“一不小心,自己竟成了六盘水的另类。”那天恰好是阴天,不见一丝阳光,路边的植物已很葳蕤。虽未下雨,但微风中的寒意颇有点逼人之势。于是昂首挺胸,抖擞精神,想以此抵御低温。可是出火车站

走了一会儿,温度的体感仍未有所改善,寒风凛凛中的那份坚持终是土崩瓦解,便迅速找家超市,买了一件外套穿上,方解眼前之忧。

坐上出租车,师傅职业性地问:“请问您到哪里?”

“六盘水师范学院。”我简短地回道。

“到什么地方啊?师范吗?”他满腔疑虑地询问着。

我知道师范和师院绝不会是同一个地方,于是我再次清晰地告诉他:“我去的是师范学院,不是师范学校。”

听到我回答,师傅侧过脸,像发现怪物般看着我。我很惶然,一时间思绪纷飞:是我普通话不标准而吐字不清,还是六盘水根本就没有师范学院?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出租车师傅没有听说或没到过本地唯一一所大学?

师傅见我陷入沉思,便试探地问:“不是师范,是不是朝阳沟的师专?”

我恍然大悟,因为曾经在网上看到师专刚刚升本的消息,于是连忙点头。得到确认后,师傅便开着车向目的地驶去,而我却对师院开始了腹诽:既然是本地唯一一所大

学,为什么市民的了解度如此低?虽然刚刚升本,但也应该大力宣传宣传,毕竟每年不仅要面向贵州招生,还要到外省招;如今甚至连本市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升本改名之事,何其怪哉!

透过车窗,一路上的市容市貌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好。那时的六盘水真的是天晴一身灰,下雨一身泥。而随后几天的实地了解,师院给我的初步印象也不好:面积不大,一条主路,一座综合楼,一座主教学楼,一座实验楼及其他几座低矮的建筑;主教学楼前是污水横流、杂草横生的滩涂,后面是图书馆,靠东一个山丘,上面竟还有坟墓在,其下是窄小的操场,靠西的位置则是荒地和明湖村。难道六盘水师院实现了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境界?大楼没有看见多少,大师有无倒是需要进一步不了解。

第一次来六盘水,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和师院签订就业协议书。5月,接到师院人事处电话,让我再次到六盘水。经过权衡,到师院后不多久就签下了协议,毕竟六盘水人的质朴热情、夏季的凉爽和师院

的发展潜力还是吸引了我。当然，来之前我特地带了一件厚厚的外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因为那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美丽的邂逅。

因为此次邂逅，我有幸成为师院巨大变化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眼看她高楼平地起，眼看她人才济济于一堂，眼看她旧貌换新颜，眼看她开疆拓土横跨明湖与龙山……

因为此次邂逅，认识了师院老一届领导班子。感谢他们成功使师专升格为师院，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感谢他们解决了家属工作的调动问题！

因为此次邂逅，体会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雄心壮志，理解了他们为学校长远发展的良苦用心和高瞻远瞩，感谢他们为教职员工争取的种种福利！

因为此次邂逅，认识了中文系的老师们。他们或博学睿智，或通古晓今，或温雅谦和，或出尘脱俗，

或恬淡如菊，或认真执着……个个性格鲜明，仪态万方，令人倾慕。

因为此次邂逅，结识了党政办诸同好。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服务于领导、同事、学生。他们总是想尽办法，竭力完成党政领导交办的每一件事，积极协调校内外工作，精心组织每一次会务，认真统计各种数据，按时上报众多信息……他们任劳任怨，放假仍在值班，手机始终开机。

因为此次邂逅，让我见识了六盘水神奇的夏季——19°的夏天，见识了师院参与夏季马拉松的热情与奔放。

……………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年来师院却早已换了发展的内涵。遇见你的那一瞬，便永驻心田，美丽的师院！

【作者简介】许兴阳，男，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龙山·对话

■ 连明磊

2001年夏，路过六盘水的时候，我想：“在一片狭窄的区间居然包容了无数的峰林、深谷与河流，这一区域的地形地貌恰好代表了原本苍茫连绵的地球气象，再没有哪座城市像六盘水那样——清冷。”

我在昆明读了七年书，从2001年夏到2008年夏。从黄海岸边的那个村庄，乘坐4小时的汽车到烟台站，再乘坐18个小时的火车到郑州站，再站立48小时的火车到昆明站。然而就是在这最后一个小时的去大学的公交车上，我摔倒在了公交车的扶手下面，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经历使之后的我变得特别能吃苦，特别膨胀，开

始在所有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之外的时间里，学习黎曼几何，读《边城》，预备拿诺贝尔奖。

2001年冬，再一次地，我摔倒在了公交车的扶手下面，而后挣扎着站了起来，透过公交车的窗玻璃，看到了满城的提前争相绽开的迎春花。之后，在花丛中，我听到了这样一段恋人间的对话。

“毕业了，我预备回洱海边的村庄，但愿未来给村庄增加一点经济收入。”

“毕业了，我也预备回资水边的村庄，希望未来可以改变一点人们的观念。”

这凄凉的对话明显在我心中引起了颤动。“原来我一生走不出

的,竟然是黄海岸边的那个村庄。”我想。

2015年夏,六盘水。我对学生说:“人生,当全力以赴,同一节奏,永不停歇。”说这话的时候,我正疲惫不堪。2016年秋,水城河,桥边,流窜的光,潺潺的流水正泛起粼粼的暖色。我教的学生凝视着浅浅的河水,对我说:“枯季,就静静流。”

“应该是,无论是急流还是缓流,都是启示。”我回转头,说,“无论急流或缓流,河道对河水都是一样的包容。”我接着说:“我们都对自己的人生更多一点包容。六盘水那稳恒的清冷即是包容,在我们的大学,牛的力量与马的速度都会得到赞美,不会把优点认作缺点,甚至不会盯着缺点。当然,不会拿是否会飞去衡量一条鱼。”

“六盘水,没有长沙之浮热,没有上海之喧嚣,没有广州之倨傲,而比昆明多了一种稳恒的清冷。”我们说:“一所大学的高度以他的包容性为标志。我们的大学,今后一定能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取决于他今日包容的程度。”

2017年冬,我站在龙山步道,眼前浮现出今年的场景:

我匆匆忙忙赶着上课,学校的引领者们都站在博学楼门口,正对着上课的学生和老师温和地笑,“你的钥匙掉了。”引领者慢慢弯下腰去,捡起钥匙,递给我,微微地笑。

我在路上呕吐,校园的人们都向我递出纸巾。

我去重庆治眼疾,学生们和老师纷纷询问我的病情。

“清冷的六盘水,色调却是暖色。”我站在龙山步道上,想。近处的暗绿色的峰林与清澈的水城河水形成简单的水墨画,冬日的光正混织着几种单调的师院颜色,唯有清冽的风正以不及的速度冲向你的口鼻。奥学楼、翰学楼仍在炫耀尊崇,而学术报告厅等新贵则显得遥遥。几座高峰正间杂着无数峰林由远及近地连成山岭,正展现着中国第四大高原的气势。随着太阳光线的不断上移,这个中国最佳避暑胜地正渐渐笼罩在人的喧闹氛围之中。这时,水城山歌与水城炊烟异常清晰,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面上浩淼的烟气不断上浮,而那大片的钢桥如彩带一般飞舞其间。

我侧过头来,在龙山步道上,见到了很多老师和学生,他们正仰

起脸,对着冬日的弱光,展现着极佳的风貌。

“不仅是温和的气候,同时是受这种深谷与峰林为主基调的地貌的影响,来六盘水足够长时间的人,久之大约都会渐变成这样一类性格:宽容、豁达、温和,开阔,总之是包容的。”我们的老师这样说。

“应该更多包容,对自己和别人更多一点包容,就像我们的大学,形形色色的人奔走其间,或者奔跑,或者踱步。如果给我们的大学定义一种色调,应该是暖色,包容的暖色。”我们的学生这样说。

“哀民生之多艰!”我重又抬起头来,凝望着炊烟处,潸然泪下——我了解深谷处居民的真实境地。我在龙山步道上站了很久,低头沉默——一直到2018年春天,“你总是沉默,请跟我来。”我听见一个背影对我说。于是我走下龙山步道,追随那个身影。我走上明湖钢桥,步入了壮阔的一线天——一线天正渐渐有梯度地呈流畅的弧线形向两边移开。

从2018年春,我开始沿着水城河向前走,走过风光旖旎的白水河畔,路过峡谷间隙的牂牁江,在舞阳河边驻足,在赤水河边疯跑,

之后转而向北走入了长江水系,走入了沱江,走入了凤凰古城。我终于走过了纵横交错毫不规则的水系,之后走上蜿蜒的青石板,站在了沈从文故居的那幅画像前。

“《边城》在于情感的感染,不在于湘西景色。”我说:“不可替代的文学,改变人的目标从未变。文学依然是文艺的基础,甚至依然是精神的支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学却愈加被边缘化。”

“它改变人提升人的作用从未变。文学有着无限的包容性,应该增加文学的新颖性、叙事性、想象力甚至是幻想力,以吸引读者为目标——文学需要创新。”我的身后,有人这样静静地说,我静静地听。而当我回过头去,他已经背对我,走向熙熙攘攘的人群。“等等!”我大声地对他喊,那个身影实在是太熟悉了。他正消失在人群。

“从龙山步道我一路赶来,我能追上你。”这时,忽然,我听见了水城山歌,看见了水城炊烟。

竟然是同样的水城山歌和水城炊烟。我呆立当地。

“那是苗寨山歌与苗寨炊烟。之间相隔何止千山万水,却是相通的山歌与炊烟!”他停下脚步,慢

慢回转身,对我说:“相通即是对差异的包容,包容了千山万水的相隔。”

终于,他回过头来。

一张无比熟悉的面孔,一张无比熟悉的冷漠的青涩脸庞。

我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自己。

原来我一直追逐的,竟是年轻时的自己。或者说,我追逐的是自己的年轻。

“跟随我,回到黄海岸边的那个生你的村庄。”他说。

慢慢地,我说:“面对年华的一天天逝去,我可以包容。而且,我已经走出了那个村庄。”

“再见,或者不再见。”我回转身,说。

我不再那么疲惫不堪,不再背负着那么沉重的束缚,我终于走出了那个村庄,身和心。我可以从容地回到黄海岸边的村庄,而不必背负那么多的责任、愧疚甚至虚伪。

仿佛间,又回到了那一年:2001年夏,我孤身乘坐T61次列车去昆明读大学。路过六盘水的时候,那车窗外的深谷、峰林与河流竟然在我心中引起了反应,一种浩瀚的感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是六盘水。一路走来,唯有它的深谷与峰林,可以代表原本苍茫连绵的地球气象。”

【作者简介】连明磊,男,六盘水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教师。

谁的眼泪在飞

■ 黎 维

谁的眼泪在飞，飞过钟山，飞过荷城，化成一湾明湖的水？谁的眼泪在飞，飞过牂牁江，飞过北盘江，化作一道彩虹桥？谁的眼泪在飞，飞过梅花山，飞过乌蒙大草原，滋润干涸的心，让朦胧的梦不再遥远？

你是高原的风，你是明湖的梦，你是凤凰山上的飞鸟，你是江南煤海，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一颗璀璨明珠！我的母校——六盘水师范学院！

三月，细雨蒙蒙，为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我与你再见。母校，多美的一个词。我最美的青春都被你储存，有爱、有恨、有不甘、有奋进、有遗憾、有感动……如今再

回想起来，尽是幸福！

有人说，母校就是那个自己一天抱怨几遍，别人却不能说一句不好的地方。好像也是这么回事。正值初春，草木青翠，春风十里，不如记忆。穿梭在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之间，我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2011年9月，我拖着行李，也拖着心事，与你相遇。那时，明湖旁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大门迎八方客，不够宽广的土地上也没有标志性的建筑。记得很多次打车，给出租车师傅说“到师院”，师傅总要回一句“是师范还是师专”，当我再回一句“是六盘水师范学院”的时候，师傅总会嘀咕“就是师专嘛”。后

来才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做“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9年才更名为“六盘水师范学院”,当地的人们都习惯称你为“师专”。习惯是难改的,也难怪大家都这样称呼了。我对你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却又很容易与你熟悉,因为只需环顾一圈,所有的风景都在眼里,也在心里。

毕业三年多了,一抬头一低头,所有的心情又涌上心头。如果这里没有中文系,没有专科,也许我和你就没有这一段缘分了。高考的失利离本科线的18分是意料也是意外,走进你却是必然。青春的世界有放浪不羁,也有愿赌服输,心甘情愿。长翅膀的时候,谁都想往更远的地方飞,我却像一匹被“道理”驯服的马,在离家30块钱车费的城市寻找草原。离家近、有专科、有语文教育专业——所以我来了。没错,我就是冲着中文系来的,就是因为喜欢,因为挚爱。但开学的热闹还是没能把没上本科的落寞冲淡。军训的时候哭过,住在负一楼的宿舍里手机没信号的时候哭过,那时的眼泪是委屈,是抱怨,是不甘。哭过以后又提醒自己:还能怎样?

也许,在这里生活过的我们都一样:一边嫌弃着食堂的饭菜,一边端起饭碗;一边埋怨宿管阿姨管得太严,偷用电热壶被没收,一边给她笑脸;一边想浑浑噩噩度日,一边提醒自己“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边抱怨学校地盘小,一边在球场上奋力奔跑……

青春啊,就在这抱怨和奋进的相互矛盾中绽放光彩。都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完全融入有你的生活。也许是一堂现代文学课上,听到的那些追求自由却又被现实打败的故事,告诉自己要学会接受。也许是在一堂秘书学的课上,知道了怎么样做好本职工作,怎么样多方位思考,告诉自己要学会改变。也许是在一堂大学生礼仪课上,了解到形象的重要性,要坚守内心的高贵,告诉自己要进步。也许是一堂教学技能课上,学到了为人师者要如何做表率,告诉自己专业不能丢,要打好基础。也许是在比赛中获了奖,也许是拿了奖学金,一次一次的进步终于能够得到自我认可,也学会了在成长之路上自我救赎。

三年的时光匆匆而过,清楚地记得刚进校的时候学长学姐安慰

道：“你们真好，遇到了学校发展最好的时候。”而后这些话语也变成了我对学弟学妹的安慰。是啊，学校在发展，万物在更新。我们都是要共苦之后才能同甘。感谢，感谢在条件艰苦的时候遇见你，才能见证你的发展：从无澡堂到有澡堂；从拥挤的宿舍到宽敞的公寓；主教门前的稀泥变成了清澈的湖；光秃秃的土地上种满了银杏树……一路走来，你越来越美，越来越强，一届又一届学子挥手与你道别，予你祝福。

毕业三年多，这一次，在略带寒意的春风中再见你，太多的惊喜、感叹。

时光缓慢，三年的相守，我们牢记彼此最青春的模样。光阴似箭，一千多个日夜，我恨我带不走你的点滴。

这个三月，你迎来了40岁生日。40周年，于人生，已是半辈子了。于你，这才是刚起步。你没有悠远的历史，四十载春夏秋冬，饱经沧桑，风雨无阻，年轻的生命朝气蓬勃。

闭上眼睛，耳畔是一墙之隔的明湖二号隧道传来的鸣笛。睁开眼睛，“厚德博学，范行求真”的校训光彩照人！

三月的细雨，是你的眼泪。这泪飞过岁月的洪流，落在钟山；飞过历史的风雨，留在明湖。

今日的我，已是校友的身份，再见或是回忆，都让我泪水充盈……

【作者简介】黎维，女，六盘水师范学院语文教育专业2011级学生。

磨炼卓越

■ 向立

从小就有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加上坚定的信念,让我在1995年通过层层选拔,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选择了冷门专业——竞走。

踏入校门时,怀揣着一种向往,坚定着一种刻苦训练的决心,展开追求梦想之旅。但高强度的训练让我措手不及,每天累到精疲力竭。有一段时间几乎想要放弃,放弃一如既往坚持的梦想,放弃人生的追求。心里一直在抉择,后来是教练苦心劝导加上父母耐心教诲才让我重拾信心、重整旗鼓,坚持拼到底的信心再次燃起。

那以后,在教练的严格要求和

细心指导下,训练强度每天都在加大,以不断提高我的耐力及爆发力。我知道只有咬牙坚持才能把身体极限打破,只有咬牙坚持才能取得优异成绩,这也是我坚持到最后的动力。半年后,我的竞走成绩有了很大进步,耐力及爆发力也突飞猛进,我还被选拔参加学校的冬训。又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训练,1997年我被选拔参加在遵义市桐梓县举行的贵州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接到参赛通知时,无比自豪与高兴,自豪的是能代表六盘水市参加比赛,高兴的是我的辛苦付出终于有了展示的舞台。梦想的力量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领奖台,梦想驱使着我更加刻苦训

练、积极备战。

然而事以愿违,离比赛还有两天,领队及教练通知我由于某州市代表队的放弃,比赛人数减少为两人,组委会决定取消男子竞走。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瞬间击碎我的梦想,当场我落下了眼泪,心里五味杂陈,一切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回想一年多来的苦与累,回想一年多来洒下的汗水,负面情绪笼罩了我,我不敢再想下去,冲出寝室到了个没有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好受一些。比赛没能参加,就只能为队友们加油了,我用最大的嗓音呐喊助威,其实也是发泄心里不快。回校后,心中的阴影随时间渐渐消散,从阴影中我慢慢走了出来。好景不长,沉重的打击又一次降临。由于贵州省竞走项目练的队员少,成绩也不突出,贵州省体育局取消了该项目。得知消息,我的心彻彻底底被击碎,一个人在田径场默默走着,泪水顺着脸颊流下,自己好像是大海中失去导航灯的一叶小舟,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归宿。

后来教练找到我,与我亲切交谈了一个下午。记得他说:“虽然

取消了竞走项目,但是你要振作起来,六盘水市体校不取消,还练这个项目,你要承担起带师弟师妹的重任。”我心里知道,这是教练在鼓励我,更是在安慰我,不管怎样这鼓励与关心是给我的最大激励,我又一次重塑信心,重整衣装再次出发。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这样梦才不会破碎,汗水与泪水才不会白流。我用更加努力的刻苦训练去证明自己,去掩盖内心的疼痛,让我那从小追逐的美好梦想再次延续。

三年的体校生活,一点一滴都留在我的脑海里。除了每天下午的训练,就是上午的文化课程。体校开设有体育基础理论课及政治、语文、数学和物理等28门文化必修课程,这些课程使体校学生文化素质不断得到提升,为今后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校期间,我担任过校园支部文体委员、支部副书记、学生会副主席等职务,参加过市级校级文艺比赛并获奖,每年都以优异的成绩得到文化专项训练奖学金。这些历练提升了我的勇气,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加展现了我的多方面能力,使我更加成熟,更加自信。成

绩的取得除了自身的努力,更多的是学校及每位老师的培养与关心,也与父母从小的严格教育分不开。这些成绩的取得也向社会证明了体校学生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他们能力全面、心态稳定,比其他专业学生更能吃苦。走出校园迈向社会进入工作岗位后,这些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在工作中更加有信心、有决心去做好每件事,从不畏惧、从不退缩,因为我深知只有刻苦的磨炼,才有今天

的卓越。

吃水不忘挖井人,一生感谢恩师情。借此机会,真诚地感谢在三年体校生活学习训练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寇杜波、李仲斌、陈少君、冯秀君、伍德忠、王竹青等体校全体教师,感谢你们的悉心关注、细心栽培、耐心教育和倾心支持。我想说:来生还想当你们的学生。

【作者简介】向立,男,六盘水市体育运动学校1995级学生。

向着梦想前行

——在2018届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胡丰丰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师弟师妹们：

大家好！

此时此刻，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一个庄重的仪式，感谢母校给我这个机会！

我是外语系1995级的学生，算算毕业正好二十年整。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母校，在这之前我对母校变化的了解仅来自于朋友圈的图片，和凭着图片发挥的想像，想像现在校园的各种美好。二十年母校由内而外的变化让人震撼。

二十年前，学校永远被一扇铁门关着，那扇铁门当然被我翻越了无数次，也因此多次被学生科的老

师责骂，因为那时候有着非常严格的作息规定，我们是需要被锁起来好好学习的，尽管现在看来那是很旧的管理方式，但因为那扇铁门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也是这份好奇后来让我走了很多地方；还有门口那条路，那条走出校园的必经之路，它永远不平，下雨就是满脚泥，出太阳就是满身灰，后来我常常把我们恋爱失败的原因归于那条路，因为太不平坦了。我相信无论喜怒哀乐，今天的校园都会给同学们留下美好回忆。

新千年那年我去了北京大学进修，由于我很少说起自己毕业于什么学校，以至于大家都怀疑我是否真正读过大学，因为他们没听说

过六盘水师专,甚至有人不知道六盘水这个城市。在北京我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经历了很多重要的事件,北漂生活被我彻底地体会了一番,尽管那时候的生活有时会让人有些不堪,但这段时光于我而言非常的宝贵,因为这个城市浓浓的文化底蕴和可以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让我脑洞大开,我想这应该是我打开视野的初始。

跟广州结缘是2003年暑假,我因为偶然的机会计同学去广州应聘工作,瞬间就被一种活力吸引住了,奇迹的是我居然也顺利地找到了工作,我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30年广州发展最快的时代,抓住了这个时代给我们创造的机遇。

在广州媒体的工作是我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这个单位里每一个命好且有着名牌大学学历的人每天都在看书学习。坚持专业学习,学会学习这是我在这份工作中收获的最大财富。坚持学习是一种能力,这样的学习能力会让你有底气面对生活中的任何挑战。

记得有一次开会分配工作,领导提出一个任务目标,我主动举手接领任务,大家哄笑起来,我接过

任务说,我能出色地完成,大家的笑声就更大了,我肯定那是嘲笑,但是没有关系,我接了任务。我开始学习广东话,向别人请教,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写读书日记,进入高压节奏的工作加班状态,最后我做到了,成了那个会议室里笑到最后的人。

无论是我在北京学习,还是在广州工作,都开阔了我的视野,这是任何书本和文章或者某个人无法给你的。一个人的成就某种程度上是他的视野所决定的,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把学校成绩视作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现实生活中我也常常告诉自己的女儿,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同样重要。

北京奥运会之后我选择了创业,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花卉行业。到哪儿我都会跟别人说我是个卖花女。这次转型创业,除了创造财富之外,当然还有一些想去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驱使。和每一个创业者一样,我也经历过市场挫折、核心技术瓶颈等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如果没有“勇敢”这种精神,我相信这十年中的每一次困难都足够让我再也爬不起来。

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实在

太多,故事不同情怀一致。

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告诉师弟师妹们,未来无论你们选择何种人生,遭逢怎样的际遇,希望你们既能守住内心的底线,又能以独立冷静的眼光审视世界也反省自我。

今天,看到母校的变化,我深深地被震撼了。这样的变化毫无疑问来源于母校的领导和老师。没有学校领导的掌舵定航,没有各位老师的辛勤耕耘,学校不可能呈现这样的新气象。二十年过去了,我怀念的母校变了,今天的母校变成了她该有的模样,她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胸怀、智慧,一种不折不挠的精神。

每每看到校园的美丽画面,每

每听到母校传来的好消息,每每感受到母校前进的坚定脚步,我就在想,现在的师弟师妹们该有多幸福啊!

最后,亲爱的同学们,世界那么大,你们那么年轻,是时候出发了。勇敢迈出脚,去行万里路,看花开花谢,听潮起潮落,不畏千里迢迢,不惧关隘险阻,一路走一路憧憬,前方一定是心灵深处时时渴望到达的彼岸。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胡丰丰,女,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1995级学生。

C O N T E N T S 目录

在历史的浪花中前行 周斯弼(001)

◇踏石留印

蜕变 王文楷(005)

往事并不如烟 费虹(016)

永恒的记忆 陈开政(024)

运动场的挡土墙 邓吉良(028)

往事难忘(外一篇) 卢香宇(032)

走进校史馆 曾杨(038)

评建办杂忆 戴永恒(040)

“黑马夹”诞生记 龙尚国(046)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白平(051)

厉害了,我的校 张贵州(053)

- 我的中文系(外一篇) 陈小江(057)
- 再进明湖 王国宁(063)
- 您在我的青春回忆里 匡其羽(067)
- 我来大学两年半 李津津(069)

◇往事如风

- 想起主编《掬水朝阳》的事 袁仁庆(075)
- 清凉地往事 陈 平(077)
- 真情难忘 苏士奇(083)
- 龙山絮语 梁占先(086)
- 往事(外一篇) 高守亚(091)
- 在师专的日子 何爱蓉(099)
- 穿越时空的想念 施 昱(103)
- 母校缘 杨 高(106)
- 难忘的旅程 谢显圣(116)
- 依依惜别 李 懿(119)
- 我们的小时代 谭 波(122)
- 光 束 张 婷(125)
- 情系母校 唐向阳(129)
- 难忘师范生活 柏朝付(132)
- 抹不去的记忆 李举仙(138)
- 二十九年再回首 冯秀君(140)
- 那些年 那些事 陈永春(144)

师范记忆 惠 永(146)

◇青春弦歌

父亲“偷”给我的大学 高志新(153)

致远去的青春 杜和平(157)

一个老学生的一生 高克贤(163)

青春弦歌在板桥奏响 侯黔辉(167)

我们的春梦 尚远刚(172)

响水河边的诗意时光 王 刚(175)

那一抹芳华 陈 曦(186)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王 林(189)

那时我年轻,满嘴都是草莓 钱 磊(194)

在路上 杨家岭(196)

高原上的歌吟 杨永贵(200)

曾经的芳华 郭盛耀(203)

昙花般的初恋情结 符 号(205)

◇初心不改

大记者,小记者 邓 俭(213)

胎 记 余漫江(219)

奋斗,常新 张晚艳(226)

为师不悔忆青春 王 群(229)

感谢有您 钱召芬(231)

美丽的邂逅	许兴阳(234)
龙山·对话	连明磊(237)
谁的眼泪在飞	黎 维(241)
磨炼卓越	向 立(244)
向着梦想前行	胡丰丰(247)